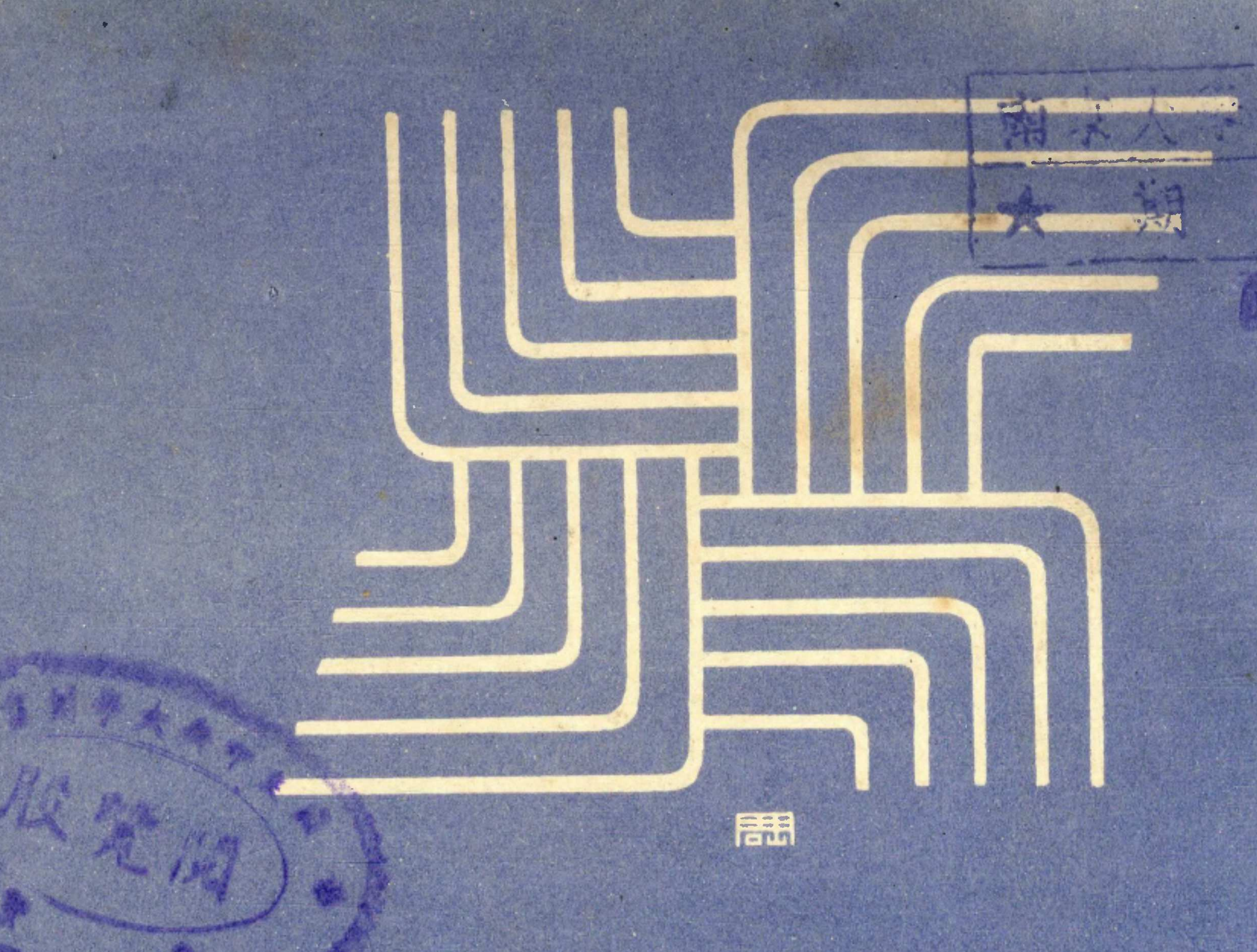




第一四卷

第三一期

國廿六年八月九日出版

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呈請登記）

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日重訂

1次 平瀋特快 臥各等	41次 普通客車 中臥各等	71次 平津客車 三等慢車	305次 平浦特快 臥各等	21次 快車 臥車各等	23次 平榆特快 臥車各等	5次 平津特快 臥車各等	301次 平滬特快 臥各等	401次 平津客貨 平滬通車	3次 平瀋特快 臥各等	73次 津唐客貨 三等慢車	75次 唐榆客貨 三等慢車	43次 唐榆慢車 各等	下行車	站名	上行車	22次 快車 臥車各等	6次 津平特快 臥車各等	302次 滬平特快 臥各等	72次 津平客車 三等慢車	42次 普通客車 中臥各等	4次 瀋平特快 臥各等	24次 榆平快車 臥車各等	306次 浦平特快 臥各等	2次 瀋平特快 臥各等	402次 津平客貨 滬平通貨	74次 唐津客車 三等慢車	76次 榆唐客貨 三等慢車	44次 榆唐慢車 各等
6.00	6.30	6.45	8.00	10.00	13.00	16.00	18.00	20.15	21.00				開	北平前門	到	9.50	11.30	13.55	16.46	17.30	18.30	21.50	23.00	23.20	2.40			
	6.48	7.27			13.16			21.36					開	永定門	開	9.35			16.13	17.13	18.15				2.13			
6.23	7.03	8.40	8.26	10.26	13.32		18.25	23.00	21.26				開	豐台	開	9.22		13.31	15.25	17.00	18.00	21.25	22.35	22.53	1.35			
	7.26	9.46			13.50				21.45				開	黃村	開	9.03			13.51	16.33	17.41							
	8.16	12.40	9.20	11.25	14.39			1.35	22.33				開	郎坊	開	8.16			10.40	15.41	17.06	20.28	21.36		22.40			
	8.35	13.34			14.55				22.50				開	落垡	開	8.01			9.36	15.21	16.43							
	9.03	14.53		12.05	15.23			3.37	23.12				開	楊村	開	7.39			8.10	14.53	16.21	19.52			20.04			
8.02	9.39	16.46	10.24	12.32	15.57	17.53	20.16	4.53	23.38				開	天津總站	開	7.12	9.33	11.40	6.16	14.20	15.56	19.25	20.39	21.15	18.10			
8.10	9.48	17.03	10.32	12.40	16.05	18.00	20.25	5.10	23.47				到	天津東站	開	7.0[illegible]	9.30	11.30	5.40	14.05	15.45	19.15	20.30	21.05	17.10	停		
8.20	10.00	停	11.05	12.55	16.20	停	20.50		24.00	7.10			開	天津東站	到	6.45		11.00		13.55	15.30	19.00	20.03	20.55		12.12		
9.14	11.03		開	13.58	17.28		開		1.04	10.00			開	塘沽	開	5.44		自		12.52	14.36	18.06	自	20.04		10.35		
10.07	12.09		往	15.06	18.34		往		2.09	12.52			開	蘆台	開	4.41		上		11.42	13.41	17.08	浦	19.09		7.55		
	12.59		浦	15.50	19.26		上		2.57	15.17			開	胥各莊	開	3.45		海		10.48	12.57	16.21	口			6.05		
10.59	13.12		口	16.03	19.40		海		3.10	15.40			到	唐山	開	3.30		開		10.30	12.43	16.07	開	18.15		5.00	停	停
11.02	13.17			16.08	19.43				3.15	停	5.30	7.30	開	唐山	到	3.25		來		10.25	12.38	16.05	來	13.12			22.35	20.50
11.13	13.31			16.19							6.10	7.45	開	開平	開					10.12	12.27	15.55		18.02			22.13	20.37
11.37	14.04			16.44	20.19				4.02		7.20	8.14	開	古冶	開	2.49				9.45	12.07	15.38		17.45			21.18	20.11
12.09	14.57			17.18	20.52				4.53		9.45	9.07	開	灤縣	開	1.52				8.45	11.20	14.58		17.04			18.22	19.18
12.50	15.58			18.07	21.41				5.58		12.58	10.10	開	昌黎	開	0.51				7.40	10.30	14.17		16.23			14.54	18.16
	16.21			18.26					6.23		13.51	10.34	開	留守營	開	0.21				7.12	10.05						13.39	17.48
13.23	16.41			18.44	22.17				6.46		14.38	10.54	開	北戴河	開	0.02				6.54	9.50	13.43		15.53			12.57	17.31
13.42	17.08			19.07	22.38				7.16		15.48	11.23	開	秦皇島	開	23.29				6.25	9.23	13.20		15.30			11.30	17.02
14.00	17.30			19.25	22.56				7.40		16.25	11.45	到	山海關	開	23.00				6.00	9.00	13.00		15.10			10.25	16.35
14.35									8.20				開	山海關	到						8.15			14.30				
21.40									15.35				到	瀋陽(南滿站)	開						23.10			7.20				

胥各莊至唐山古冶間輕油車行車時刻表

561次	559次	553次	551次	下行	站名	上行	550次	552次	558次	560次
20.42	17.10	9.00	6.30	開	胥各莊	到	5.53	8.35	16.45	19.10
20.55	17.23	9.13	6.43	到	唐山	開	5.40	8.22	16.32	18.57
	17.26	9.16	6.46	開	唐山	到		8.19	16.29	18.45
	17.38	9.28	6.58	到	開平	開		8.07	16.17	18.42
	17.40	9.30	7.00	開	開平	到		8.05	16.15	18.40
	—	—	—	到	窪里	開		7.56	16.06	18.31
	17.49	9.39	7.09	開	窪里	到		—	—	—
	18.00	9.50	7.20	到	古冶	開		7.45	15.55	18.20

天津塘沽間輕油車行車時刻表

531次	533次	下行	站名	上行	532次	534次
14.35	19.25	開	天津東站	到	10.28	17.16
15.26	20.17	到	塘沽	開	9.35	16.24

北戴河海濱支綫

85次	87次	89次	91次	93次	95次	97次	99次	下行	站名	上行	86次	88次	90次	92次	94次	96次	98次	100次
7.00	9.50	11.00	13.50	16.00	18.50	22.25	0.05	開	北戴河	到	6.35	9.30	10.45	13.10	15.35	18.35	22.00	23.40
7.20	10.10	11.20	14.10	16.20	19.10	22.45	0.25	到	北戴河海濱	開	6.15	9.10	10.25	12.50	15.15	18.15	21.40	23.20

通縣支路

51次 客車	501次 輕油車	503次 輕油車	81次 客貨車	505次 輕油車	507次 輕油車	53次 客車	509次 輕油車	55次 客車	511次 輕油車	513次 輕油車	83次 客貨車	下行	站名	上行	50次 客車	502次 輕油車	504次 輕油車	82次 客貨車	506次 輕油車	508次 輕油車	54次 客車	510次 輕油車	56次 客車	512次 輕油車	514次 輕油車	84次 客貨車
6.15	7.30	8.30	9.30	10.45	11.15	12.50	14.00	15.30	16.30	17.50	18.40	開	北平前門	到	8.18	9.15	10.25	12.10	12.40	13.40	14.48	15.29	17.20	18.37	20.05	21.25
6.21	7.35	8.35	9.38	10.50	11.20	12.56	14.05	15.36	16.35	17.55	18.48	到	東便門	開	8.12	9.10	10.20	12.02	12.35	13.35	14.42	15.24	17.14	18.32	20.00	21.17
6.22	7.36	8.36	8.40	10.51	11.21	12.57	14.06	15.39	16.36	17.56	18.50	開	東便門	到	8.10	9.09	10.18	12.00	12.34	13.33	14.40	15.23	17.12	18.30	19.58	21.15
6.39	7.52	8.52	8.59	11.07	11.37	13.14	14.22	15.56	16.53	18.12	19.09	到	雙橋	開	7.53	8.53	10.02	11.41	12.18	13.17	14.23	15.07	16.55	18.13	19.42	20.56
6.40	7.53	8.53	10.02	11.08	11.40	13.17	14.23	15.57	16.55	18.13	19.11	開	雙橋	到	7.57	8.51	10.01	11.39	12.16	13.16	14.20	15.06	16.54	18.11	19.41	20.54
6.52	8.03	9.03	10.16	11.18	11.50	13.30	14.33	16.09	17.05	18.23	19.25	到	通縣南	開	7.30	8.41	9.51	11.25	12.06	13.06	14.97	14.56	16.42	18.01	19.31	20.40
6.54	8.05	9.05	10.23	11.20	11.52	13.32	14.35	16.10	17.07	18.25	19.33	開	通縣南	到	7.36	8.40	9.50	11.17	12.05	13.05	14.06	14.55	16.41	18.00	19.30	20.32
7.00	8.10	9.10	10.30	11.25	11.57	13.38	14.40	16.16	17.12	18.30	19.40	到	通縣東	開	7.30	8.35	9.45	11.10	12.00	13.00	14.00	14.50	16.35	17.55	19.25	20.25


五洲爽身粉
五洲花露香水
五洲爽身粉
上海五洲藥房發行
各埠五洲藥房均售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三十一期目錄
民國廿六年八月九日出版

插圖

一週簡評

新書介紹

外論介紹

論評選輯

文藝



美麗牌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My Dear
CIGARETTES
HWA CHING TOBACCO Co. LTD
華成煙公司出品



北方戰事揭開

被毀前之天津東站外景

源源由關外開津之日軍

七月廿八日晨在天津陳塘莊墮地焚燬之日機

天津日軍拉我居民運往日租界代築工事

天津日軍強拉我鄉民車馬運軍用品

被日機炸燬之長辛店鐵路員工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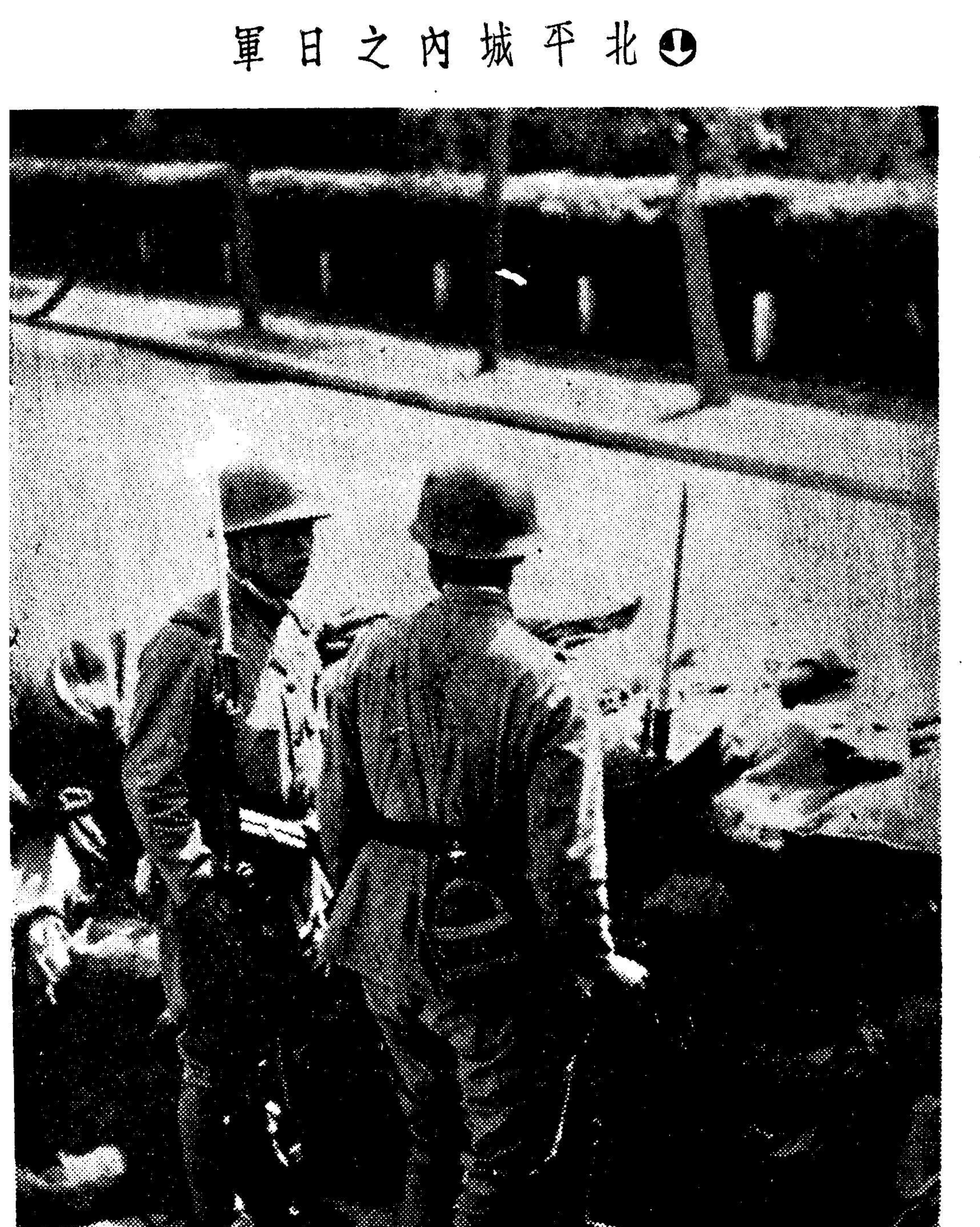
長辛店車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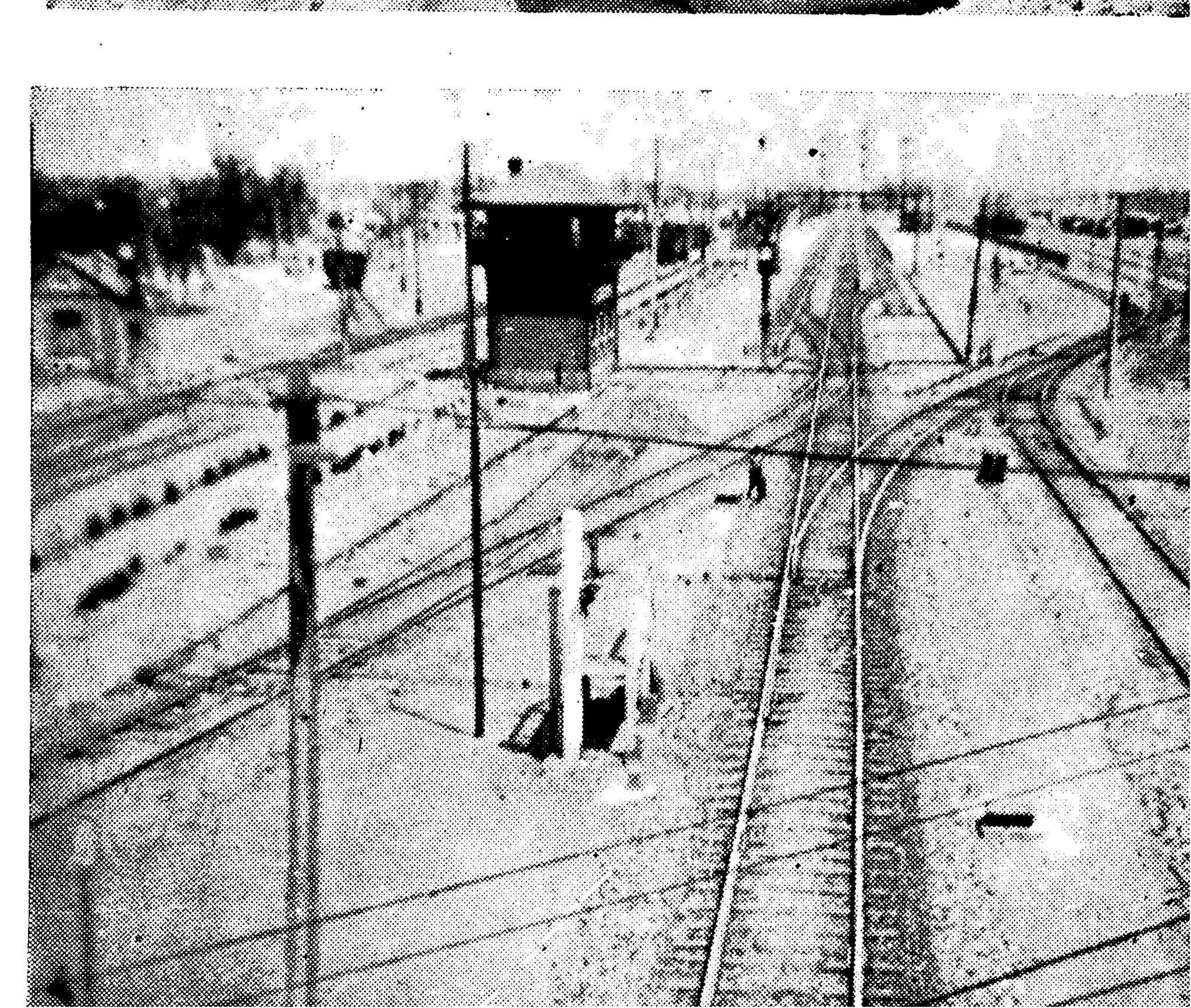


宛平縣城被轟慘狀

北平城內之日軍

宛平居民避彈之地窖





豐台車站鳥瞰



平津淪陷

北方的問題，在屢戰屢和的局勢下，日本完成了緩兵計，郎坊和廣安門的衝突是前哨，廿八日日軍正式攻擊北平，南苑，北苑，西苑有極猛烈的砲火及飛機轟炸，二十九軍犧牲甚大，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及第一百三十二師師長趙登禹陣亡。這一戰決定了北平的命運，宋哲元於是夜偕秦德純退出北平，翌日達保定，北平就此淪陷。二十八夜日軍同時在天津發動，三十八師及保安隊有壯烈的抵抗，我軍於三十日退出，日軍猶連日大舉燒殺，南開大學於日軍飛機大砲計劃的轟炸之下，全部被燬，同時在河北城廂一帶，猛轟狂殺，屠戮無辜市民，甚至飛機以機關槍掃射逃難的難民。經三四天的燒殺，租界以外的天津幾於全化灰燼，馬路之上，遍陳血屍。文化機關被燬者，南開大學之外，南中，南小，及河北女子師範，亦全焚燬。野蠻兇殘，直與甲午戰爭時的旅順屠殺相等。這種野蠻的行爲，既背人道，尤不容於公法，竟出現於今日的文明世界，眞不勝爲人類文化悲！

迎上大時代

平津既陷之後，日艦日機猶復四出威脅，北起保鄭，南至粵惠，天空海面，均不斷有日機日艦的行踪。北平方面的日軍，連日南出，向保定進襲，同時更自八月一日起攻炸南口。南口如失，察省不保，日軍必據此線以攻綏遠。日本國內更佈滿緊張空氣，華北事變預算增至四億元，預備役徵至五十歲的老頭子，其將對華大擧，已昭然若揭。在這種情勢之下，我們除了全面應戰之外，已無別路可走，大家常常喊「抗日」，現在眞到了抗日的時候了，我們應該勿慌勿餒，沈着的迎上這個大時代！（芸生）

英義關係好轉

本週英義首相以私人名義，互通函牘，交換英義間種種棘手問題的意見，因此歐局頗有好轉的趨勢。西亂本是歐洲問題的一支插曲，現因遠東形勢嚴重，故英國等歐洲強國，似頗有撇開西班牙問題，而謀安定歐洲全局的意旨。這種傾向，在原則上，是值得歡迎的。

英義問題的關鍵，不僅在西班牙，而在地中海的全面，根本上這是地中海新舊勢力的鬥爭，最顯明的磨擦點雖在東

非與西班牙，然巴勒士坦與北非的暗門，形勢尤見緊急。自今年歲首英義君子協定成立後，兩國因西班牙問題，感情日見惡化。德義軸心的樹立，尤有演成大爆發的威脅。現在英義鑒及遠東危機的嚴重化，於是急謀拔去這根危險的導火線，實在是一種可讚許的明智企圖。張伯倫氏的勇於負責，顯然與泄沓寡斷的包爾溫，大相逕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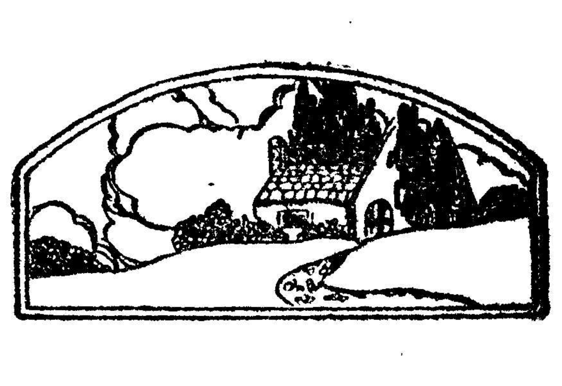
現在應注意的，是英義妥協將使用甚麼方法。據觀察，主要的大概是承認義大利併吞東非，和對西班牙問題的讓步。前一事如果實現，將樹立國際間一大惡例，並且無異自行推翻英國一向擁護國聯的政策，預料此舉必將備受全英輿論重大的抨擊。後一事如果超過了某種限度，則勢必引起法俄猛烈的反對。張伯倫有甚麼敏妙的手腕，能使他的親義企圖實現，這實在是全世界感覺興趣的一大問題。

西局新估計

英義間的親睦運動，已經把西班牙問題，擱置在一旁，成為一個次要的事件，但是跟着英義的和好，西局的解決，却發現了一個促進的因素，這是很可樂觀的。本週的戰事，形勢無大進展。至於不干涉會的進行，初因義大利的反對，而英國問題表的辦法，被迫取消。三十日調整會討論折衷案的工作，又因蘇俄劇烈反對，無形停頓，雖則英法仍在進行調解中，希望却很渺少。西局目前的情形，是不足異的，因為它現在已不是中心問題。它的解決，大概將隨歐局的大勢為轉移。

美艦訪海參崴

在强權即是公理，國際紀綱廢弛的今日，列强正在各自埋頭充實自己的力量，不再作空洞的宣言和抗議，所以目前國際間的緘默，不應把它看做怯弱的表現，而是對於世局的一種更深刻的認識。在這緘默空氣中，我們常發現有些動作，是很饒意義的，例如繼俄美横極飛行以後，本週又有美艦訪問海參崴的一事。這種姿態表示些這麼，是不難了解的，我們要避免因果律的定例，最要的是不要造因。否則强力的行動，縱能取快於一時，須知這僅是動亂的起點，斷不能到得安定的收束。歷史上百年的罪譴，是要作俑者負其全責的（素）。



平津變化前後

鑄成

太平洋的颶風吹上了岸，激起了亞洲大陸漫天的怒號；一月以來，驕陽的淫威，低氣壓的悶熱，以及一切混濁卑濕的空氣，都不復存在這偉大的空間。

窗外呼呼的風聲，正象徵着我們全民族的怒吼，我們要發揮這個偉力，去掃蕩一切侵辱我們的暴力！保衛我們祖宗的基業！

自從日軍再度在廊坊開砲後，其最後猙獰的面目，已完全揭開；一星期來，以其最新式的槍砲，科學化的武器，殘殺我平津一帶的同胞，轟毀我們的文化機關，天津市區內外，成了一片灰燼，更以兵艦飛機，向我全國各地偵察示威，其意圖挑起遠東的大戰，已為世界所周知。我二十九軍將士，於二十八日被迫應戰，雖因準備未周，終至退出平津；然在津市的抗戰，豐台廊坊的殺敵，曾予敵以重創，通縣保安隊之反正，尤造成民族戰爭中可歌可泣的一幕。

今後我們更沒有妥協的餘地，更沒有苟安的日子，全國同胞，應該起誓以一切身家性命財產貢獻給我們的國家，在統帥的領導下，展開全面的戰爭。

中國到了黎明的前夜，我們要以血肉去埋葬這一羣人類的惡魔，重新創造遠東歷史的新頁！

蔣委員長重申政府方針

蔣委員長對於平津形勢驟變後之政府方針，二十九日應新聞記者之詢問，發表下列之意見：

（問）宋委員長突然離平，致失重鎮，未悉中央對其責任問題如何處理？

（答）在軍事上說，宋早應到保定，不宜駐在平津。余自始即如此主張。余身為全國軍事最高長官，兼負行政責任，所有平津軍事失敗問題，不與宋事，願由余一身負之。余自信必能盡全力負全責，以挽救今後之危局。須知平津情勢，今日如此轉變，早為國人有識者預想所及；日人軍事政治勢力之侵襲壓迫由來已久，故造成今日局面，絕非偶然；況軍事上一時之挫折，不得認為失敗，而且平津戰事不能算為已經了結。日軍既蓄意侵略中國，不惜用盡種種之手段，則

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過其侵略戰爭之開始，而決非其戰事之結局。國民祗有一致決心共赴國難，至某個人責任問題，不必重視。

（問）今後我政府對日方針究竟如何？

（答）自盧溝橋事變發生，余在廬山談話會，曾切實宣告，此事將為我最後關頭之限界，並列舉解決此事之最低立場，計有四點，此中外所共聞，絕無可以更變。當時余言，我不求戰，祗在應戰。今既臨此最後關頭，豈能復視平津之事為局部問題，任聽日軍之宰割，或更製造傀儡組織。政府有保衛領土主權與人民之責，惟有發動整個之計劃，領導全國一致奮鬥，為捍衛國家而犧牲到底，此後決無局部解決之可能。國人須知我前次所舉之四點立場，實為守此則存，逾此則亡之界限，無論現時我軍並未如何失敗，即使失敗，亦必存與國同盡之決心，決無妥協與屈服之理。總之，我政府對日之限度始終一貫，毫不變更，即不能喪失任何領土與主權是也。我國民處此祖國之存亡關頭，其必能一致鬥奮到底，余已決定對於此事之一切必要措置，惟望全國民衆，沉着謹慎，各盡其職，共存為國犧牲之決心，則最後之勝利，必屬于我也。

汪主席講『最後關頭』

汪主席日前曾作一重要演說，題為『最後關頭』，茲探錄原詞如下：

各位同志，本月十五日兄弟曾對各位同志說了幾句關於救亡圖存的話，如今所要說的，是就從前說過的幾句話，加以引申。本月十五日盧溝橋事件已經發生好幾日了，當時兄弟曾說，這事件之演進如何，雖未能預測，然這事件決不是偶然發生，而是一種預定計劃；那麼我們也只有據着已定方針，以為應付；及至十七日蔣委員長在第一期談話會裏已經鄭重的把方針宣布出來了，全國報紙都已登載，各位同志，都已看見；這裏頭有一句，最明確最緊要的話，是說中國今日已到了最後關頭，兄弟如今想就『最後關頭』四字加以說明。

我們記得二十四年十一月五全大會裏，蔣委員長曾經說過：『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決不輕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這幾句說話，在二中全會裏曾經有明切的解釋，三中全會對於外交方針也是根據着這幾句話，以為進行。我們知道日本對於中國是侵略無已的，自九一八以來，對於中國是一步一步的殺進來，而中國呢，却是一步一步的往後退。中國為什麼一步一步的往後退呢？因為中國比較日本進步遲了六七十年，中國的國家力量，不能擋住日本的侵略。然則自從九一八以來，中國外交內政的方針是怎樣呢？總括說來，在外交上不能擋住日本一步一步的殺進來，只能想些方法使他進得慢些，中國不能不一步一步的往後退，只能想些方法，使我們退得慢些。為什麼想慢些呢？難道想趁此偷安苟活麼？不然，我們只想趁着這慢些，騰出一些時間來，在內政上做種種準備的工作，以加强我們的抵抗力

，這便是九一八以來中國外交內政的方針。

自從九一八以來，中國以九一八事件訴諸國聯，原想藉國聯的道德制裁，經濟制裁，武力制裁，使日本不能向中國一步一步的殺進來。然在事實上國聯除了有些微的道德制裁之外，經濟制裁武力制裁絲毫休想。因此日本的殺進來一步一步沒有停止，東三省遂次第淪陷了！我們在這時候，只能做得一些號召全國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工作，然這些工作，只是起頭，還沒有什麼成就，於是日本一步一步的殺進來的結果，由九一八事件，而進為一二八事件了！以十九路軍第五軍及各處援軍之苦戰，及國聯調查團之斡旋，三月初淞滬失守，因而有淞滬停戰協定之締結。淞滬停戰協定，自然是重大的損失，而當時所以締結這協定，是想使日本進得慢些，我們退得慢些，趁着這慢些，趕快做些種種準備的工作。例如江西剿匪之得以進行，東南各省公路網之得以完成，這是否得不償失呢？留待公論。

淞滬停戰協定之後，不過一年，而熱河戰事，長城各口戰事，又發生了！日本之殺進來一步一步的緊了！及至我軍敗績，熱河失守，長城各口亦以次失守，於是又有塘沽停戰協定，這自然是更重大的損失，而當時所以締結這協定，是想使日本進得慢些，我們退得慢些，趁著這慢些，赶快做種種準備的工作。我們發覺精神方面物質方面，缺憾太多了，抵抗力薄弱而且零碎，不能將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抵抗力量完全發動，而且還有許多從旁從後牽掣阻撓我們。因此在精神方面，謀團結謀組織之改善，謀訓練之加緊，在物質方面，則國防設備與國民經濟建設同時並進，兩三年間，精神方面有些成就，物質方面的成就，也有數字可以計算；統一事業，不能說是完成，而不能說沒有進步。至於剿匪，則東南數省，次第肅清了，這是否得不償失呢？留待公論。

塘沽停戰協定之後，繼續發生的是通車問題，通郵問題，我們在不承認偽國原則之下，通車以不用偽國車票，通郵以不用偽國郵票而勉强解决，至於通航等等問題，仍在繼續堅持，而二十四年六月日本之殺進來又一步一步的緊了！從五月二十九日起，口頭交涉，至六月九日，我們鑒於形勢不能不作種種緊急處分，因為至六月十二日便是日本自由行動的時候了！這種種緊急處分，其為重大損失，確是忍無可忍，讓無可讓，而仍然忍下去讓下去，當時所以如此，是想使日本進得慢些，我們退得慢些；因此之故，各種準備的工作，仍得進行，精神方面，物質方面，儘可能的努力去做。其間如西南剿匪之完成，兩廣之統一等等，這是否得不償失呢？留待公論。

這樣的忍了又忍，讓了又讓，已經整整的六年了！我們不能不想着這樣的一步一步的殺進來，是無底止的；樣這的一步一步往後退，是無底止的；而且我們的準備，我們知道，日本也知道。我們固然很坦白的說：『這些準備，都是現代國家所必需，我們恃此以與人為敵，我們亦恃此以與人為友；為敵為友，不只在我，而且在人。』然而日本會這樣的說：『我們不只不許你們與我為敵，而且不許你們與我為友』。那麼我們的準備，不但不能得到慢些的結果，反而是喚起日本之加緊的一步一步殺進來了！這樣的不準備不可，欲準備不能，使我們於想些方法一步一步的往後退的時候，不能不劃定一個最後關頭。未到這最後關頭，容許我們想些方法能不退最好，不能不退，也盡可能的退得慢些，及至到了

這最後關頭，則我們一齊站着，不能往後再退一步了！

從前說過：『和平未至完全絕望，决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决不輕言犧牲。』當『未至』的時候，我們要有絕大的决心與勇氣來忍耐；及已『至』的時候，我們要有絕大的决心與勇氣來犧牲。我們當日若不忍耐而孟浪犧牲，則犧牲爲無意義；今日若不犧牲而猶言準備，則準備爲尤無意義。犧牲兩個字，是嚴酷的，我們自己犧牲，我們並且要全國同胞一齊犧牲，因爲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爲灰燼，不使敵人有一些得到手裏。這意義誠然是嚴酷的，然不如此，則尚有更嚴酷的隨在後頭，質而言之，我們如不犧牲，那就只有傀儡了。

中國歷史上爲外族所侵略，半亡者數次，全亡者兩次，這些亡不是侵略者能將我們四萬萬人殺盡，能將我們四百餘萬方里毀盡，而是我們死了幾個有血性的人之後，大多數沒血性的人，將自家的身體，連同所有的土地，都進貢給侵略者，以爲富貴之地；侵略者因此極寫意的便將我們大多數的人，以及全數的土地得到手裏。我們今日是不是仍然要做做傀儡呢？不做傀儡只有犧牲。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說到打倒別人或者不能做到，說到犧牲自己，那就無論怎樣弱法，也沒有不能做到之理，如其不能做到，是不爲，不是不能。所謂不爲，便是沒有犧牲之决心，而只有傀儡之决心了！我們不但因爲不願做傀儡而犧牲了自己，我們並且因爲不願自己犧牲之後，看見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們必定要强制我們的同胞，一齊的犧牲，不留一個傀儡的種子。無論是通都大鎮，無論是荒村僻壤，必使人與地俱成灰燼。我們雖不能擋住敵人殺進來，然而我們必能使敵人殺進來之後，一無所得。我們幾年以來，處心積慮，講團結，講統一，講組織，講訓練，爲的是到最後關頭，能夠發動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之精神的力量，以駕馭使用日積月累得來的各種物質建設，加强對於侵略之抵抗。所謂抵抗，便是能使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爲抵抗侵略而犧牲。天下既無弱者，天下即無强者，那麼我們犧牲完了，我們抵抗之目的也達到了，我們高呼一句最後關頭，我們更高呼一句犧牲。

平津一帶抗戰之一幕

日軍於二十六日砲轟我廊坊駐軍，至是我冀察當局始知戰事已决無可免避，乃倉卒備戰，於二十八日向豐台廊坊一帶全線反攻，曾一度攻克豐台廊坊，旋因敵援軍大至，不得已退出；而日軍亦於是日進襲南苑，激戰竟夜，佟麟閣趙登禹兩將軍陣亡，南苑終不守。至是北平形勢已日非，宋哲元馮治安等二十九軍幹部乃離平赴保，以與中央軍取得陣勢上之聯絡，日兵旋於三十日佔領盧溝橋長辛店一帶。天津方面，三十八師由李文田率領，與日軍戰於東站總站乃至日兵營海光寺等地，幾將日租界攻下，激戰兩日，因無空軍掩護，乃不得已於三十日退出市區，撤至靜海一帶。通州保安隊於二十九日反正，發生劇戰，砲聲機關槍及步槍之聲一時並作，日兵被殺者無數，午後即有日機三十架飛來，轟炸數小時之久，保安隊漸不支而退，通州僞官署房屋全毀。

保安隊長張慶餘張硯田等，三十日發出通電，原文如下：（銜略）日寇暴虐，天禍中華，慶餘硯田於長城戰後，敵人迫我簽立塘沽協定後，受命於危難之際，成立戰區特警保安第一第二兩總隊，爲統一指揮便利剿匪計，暫歸薊密區行政督

察專員殷汝耕指揮調遣；原期努力全心奠安地方，撫綏民衆，不意殷逆利慾薰心，甘作傀儡，供敵驅策，背叛黨國，神人共棄。在當時原不難擒彼巨憝，獻俘中樞，徒以國家多故，策在睦隣，重以未奉命令，顧慮地方，不得已始虛與委蛇，含垢待機。邇者敵燄愈熾，國難愈深，盧溝橋事變特不過吞併整個華北之發軔，而殷逆汝耕等喪心病狂，搜括地方，竭澤而漁，特設供給委員會，爲敵人籌劃給養，維持後方。二十八日敵以一聯隊之衆，益以飛機大砲，轟炸我二十九軍駐通部隊。敵砲一鳴，全軍淚下，斯何時也，殷逆竟率貼身羣小，登城作壁上觀，引以爲樂。慶餘硯田以爲敵人謀我，具有決心，非羣策羣力，聽命領袖，不足收救國禦侮之效，藩籬豈任久據，報國已愧後人；爰於二十九日拂曉揮淚誓師，一鼓粉碎僞組織各機關暨暴日駐通守備隊特務機關警察署，巨憝漢奸一體俘獲，當日竟日均與日機血肉相拚中。除已派敝部總務處長劉鴻廉馳赴保定，面謁上峰，請示機宜外，此後一切行動，均惟蔣宋兩委員長命令是從，所望國內先進各處國軍時賜南針，多予協助，不勝企禱。特聞，河北省特種保安第一總隊長張慶餘，第二總隊長張硯田率同教導總隊第一區隊長渡步濤，第二區隊長沈維幹暨全體官兵二萬餘人同叩陷三十日。

日方蓄意擴大事態

日企圖以武力併吞我國，早具決心，日來一切準備戰爭活動，較諸盧變初發生時更趨積極。日本對我國之大規模侵略作戰，即在眉睫，下列種種事實，均係其大舉侵華之明證。（一）盧案後，日內閣採取對華高壓政策，決心出兵，即已通過臨時軍費一萬萬元，最近又擴大範圍，續增三萬萬元，日本年來財政幾瀕破產，果無作戰意旨，何以一再如此增加軍費。（二）一部任後備兵已在動員之列，來華各師團戰時編制之後備役，均已入伍完畢，隨軍出發。據報九洲一島後備兵受動員令者已十餘萬人，其中約七萬餘人，擬即日出發來華。京城神戶大阪三區，迄目前爲止，徵兵總數已達六萬餘人，而朝鮮鐵路則自本月一日停止普通貨運，軍輸情形之緊張，不言可知。（三）渝日領館全部人員已離境，沙市宜昌領館亦謊稱市面惡化，通知我官方，一二日內即全部離去。（四）我官方及人民對日僑始終維持和平，一如常日，乃各地日僑紛紛自動歸國，其爲對我作戰之準備不難想見。（五）日機在平津及華北各地恣意轟炸，虐殺無辜，凡屬國人，無不切齒，最近更屬在我國中南部各主要地方飛行偵察，昨洛陽惠陽等地均有日機蹤跡，其爲偵察我方情形，以爲作戰準備，蓋無疑義。（六）日艦連日在華北方面積極運輸軍隊軍需，忙碌萬分，僅青島一處，即停有運輸艦十餘艘之多。至華南方面，主要工作則在示威，汕頭方面昨又對我地方當局提出無理要求，經我方嚴詞拒絕，即自台灣調來大批軍艦，實行威脅；日海軍武官本田於拜謁陳海長軍次時，且面稱日艦隊于必要時，將在華中華南採取自由行動，其居心所在尤屬路人皆知。（七）日在華各項企業如日清公司已停止重慶宜昌航班，其滬上總公司棧房亦在加迅結束之中，又如滬青兩地紗廠騰出大量房屋準備駐軍之用；各地日僑除撤退歸國者外，所餘壯丁在組織義勇隊，以爲騷擾我方準備，濟南一處即有此種壯丁編組約七百餘名，青滬爲數更多。總觀日方以上各種活動，可知日方蓄意擴大事態，戰禍無可倖免，國人惟有抱犧牲決心，抵抗到底，予打擊者以打擊也。

據中央社東京二日電：據各報夕刊載稱，華北事變費追加預算總額約爲四億元，其財源一部將由增稅充之。二日下午緊急閣議時大體已決定，據二日午後四時藏相賀屋公表增稅項目如下：（一）所得稅，（二）臨時所得稅，（三）公債外債之利息及紅利，（四）特殊消費稅。關數額約一億數千萬圓。又日閣決自明日起實行暴利取締令，凡軍需關係及生活必需品約二十六類，皆嚴重取締，令日債劵股票又下落。又同盟社東京二日電，藏相賀屋發表談話云：此次華北事變費現已支出者，約達一億圓，至第二次提出之經費當不下三億圓，希望國民一致協助，在所謂國防捐合理化之意義下，對於國防必需款項之一部分，請由稅欵爲之籌措；是以此次之增稅，係臨時性質，以一年爲限。又本年將實施臨時租稅增徵法，至於大衆課稅，則擬極力避免，此次增稅，對於通貨政策上亦當加以若干考慮。總之，增發公債，事在必行，或一面由日本銀行考慮消化公債之方法，同時其財源之一部分當求之於增稅。此次增稅額僅內地亦達一億零二百萬圓，外地亦增稅若干，此案已于二日閣議經全體閣員之贊成，故近即向議會提出，求其協助，予以通過者也云。

津俄領館遭受洗刦

塔斯社二日上海消息：天津蘇聯領事館，地址在特三區，自七月三十日中國軍隊撤退，日兵佔領該區後，領事館即毫無保障。當時日方情報機關雇用之白俄間諜巴斯杜金，奧西波夫，夏杜辛等，即圖乘機闖入領館，屠殺館員。八月一日晨九時，彼等終得日方華北駐屯軍情報部瀧少校准許，率同白俄及便衣隊日浪人多名，携帶手槍步槍炸彈及輕機關槍，闖入領館，搗毀大門，將館內物件刧出，用汽車運往日租界。領館附近前中國警察署當時已駐有日兵，並禁止行人通過，而對於此事則熟視無覩，任該汽車通行。此事發生前，蘇聯領事斯米諾夫即曾造訪日領事平內，該日領竟拒不接見。斯君當改訪日方高級員司岸，告以有人陰謀破壞蘇聯領館，希加制止。該員答稱，渠于七月三十日領事團會議中已聞此項傳說，但渠無法可施，因渠之電話業被截斷，而正當談話之際，進攻領館事件即已發生。蘇聯領事當即邀請各國領事團會議，日本領事亦拒不出席，蘇聯領事館遂橫遭搶刦。天津領事館被刦一事，證實七月二十五日電訊所傳日方雇用白俄間諜採陰謀進攻上海蘇聯領事館一說，絕虛非構，且爲日方有組織的反蘇聯挑釁舉動，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關於上述事件，現已向日使館代辦日高提出嚴重抗議。

塔斯社三日莫斯科電：據塔斯社探得消息，此間自接得報告稱，駐天津蘇俄領事館八月一日被白俄匪徒及日方人員武力闖入，刦去大批財物之後，業已立即訓令駐東京代辦向日外相提出嚴重抗議。緣事件發生之時，天津事實上已全入日軍之手，故蘇政府認爲日政府應負完全責任。蘇聯抗議中並提出具體要求三點：（一）立即逮捕滋事匪徒，加以嚴懲；其中一部已知匪徒姓名，並經通知日方。（二）立即反還該館被刦財物，並賠償被搗毀之損失。（三）對于該領館應立即採取必要措置，加以保障。又同盟社莫斯科二日電，駐俄大使重光于二日午後訪問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對於天津蘇聯領事館被襲事件說明兩點：（一）該領事館在舊俄租界，非日軍所統制之區域。（二）因戰鬥市內陷於混亂狀態，白俄乃乘勢任意行動，侵入該館者全係俄人。重光根據上述理由，將蘇聯政府所要求處罰侵入人犯等節爲之一蹴。

戰事發動期應有的金融戒備

魏友棐

一 戰事在發動了

華北的戰事已在發動了，我們的當局處在這樣危難的局勢上，還再三苦心地希望遠東和平的維持。但是事實上告訴出來，除了屈辱以外，和平二字，僅不過是我們一種理想而已，我們為求民族生存的出路，如果不願屈辱，就只有抗戰。

在最近的將來，或許就在現在，遠東的戰爭是必不可免的了。華北戰事，也就是大戰的序幕。在大戰發動之前，我們尤須集中全國力量，下最大決心的準備。

我們對於現實的中國經濟，次殖民地性的日益淪落化，我們一向是悲觀的，但是在戰事發動以後，我們倒可以不必悲觀，甚至對於今日最感問題的財政，也是如此。我們知道我國今日的致命傷，是受了列強的支配，而不能自由發展，一切是如此。任何的設施，要是與列強的利益相衝突，固然不能實現；若是不得列強的助力，一切的設施也等於是一個幻夢。舉幣制改革這一事件來說，沒有英領署的布告，英商銀行是不是會幫助政府集中現銀，通用紙幣，恐怕是一個疑問。日本銀行把存銀繳給我國政府，這還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間，中日兩國大談經濟提携中發生的事。就外匯來說，外商銀行不把買賣外匯的權力集中到中央銀行，外匯是不是有安定的希望；或是中美協定不訂立，倫敦的銀價是不是會再發生銀潮，這都是沒有把握的事，我們決不輕視自己，可是列強勢力支配中國的一切，那是毫無可疑的事實。為了這個，所以我們的民族工業永沒有抬頭的日期，我們的富源也永沒有開發的日期，（除了所謂「不損主權」的開發以外！）我們的走私也永不能禁絕，我們的一切一切的病態，就永遠在壓迫下而延續着！

我們對戰時經濟不必悲觀的理由，是在戰事發動了以後，海口被封鎖了，那末，經過多少學者專家們所討論而沒有徹底解決方案的輸入貿易，首先會自動減少，甚至是停止。在這種狀態下，我國的國民生活，會首先感覺到困苦，為了

沒有方法去取得必需的輸入物質。但是，正因為此，因了求生的掙扎，各種被蘊藏着的富源，就可以在急切中開發起來。各種被壓迫的產業部門，便在這時得到解放而自由發展。戰鬥的力量，應該不限於軍械設備，而同時是兩國國力的總決賽。我們有對外有決心的民衆，有無盡藏的國力，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而獨立經濟的基礎，就由此而建立。

戰時財政也是這樣的一個理由。我國財政悲觀命運的決定，是後天的，而不是先天的。我國今日的財政收入，並不是根據國民負担能力而支配，所以國家財政收入的拮据，其根本原因，是負担的不均衡，是有担稅能力的尙沒有盡量可能的貢獻，而平民已不勝其負担；因此財政全盤的改革，應該是負担方法的重分配。這正同發行國內公債一樣，富民購買公債，而實際是高利貸放款，直接是剝削政府，間接是增加平民的負担，就等於向平民來攤債。為什麼當局幾度喊平衡預算而終於不能實現？為什麼當局的財政方案不能盡見之於實施？還不是次殖民地形態的骨鯁！我們不悲觀戰時財政，就因為戰事財政得由我國的自由支配。

上面的推測，都是從事實立論，決不是誇張或空想，在這裏根據事實，來討論一下戰時發動前金融上的應有戒備方法。

也正同討論其他的中國經濟問題一樣，一切的討論是不能離開了事實為中心的。金融上的戒備，也就是動員的第一步，但是事實上還沒有到全面抗爭的時候，也就是局部的列強勢力尙在支配着之中，我們的可行的只是最大的可能性。本文立論的基礎便是站在這一點上。

在華北警報斷續地傳來之後，全國的市場，就立刻顯呈準戰時的反應，那就是原料食糧的騰貴，資金逃避的急劇化。關於前者，可以從物價上測知，關於後者，在外匯管理下，雖沒有影響到外匯的安定，但是現金的騰貴，却可以看出來一些。怎樣防止資金逃避的趨勢，怎樣把這種力量來集中到政府手裏來，這便是本文的中心課題。

二　怎樣集中現金與外幣

把現金銀以及外國貨幣集中在政府手裏，那是戰爭發動前必須有的準備，為了集合通國的力量。每一個國家，必有其必需用的戰時材料，不能不向外國去採辦，而當戰事勃發以後，可用以對外購買物料的，必須是仗着現金與外幣。照我國的經濟現勢，戰期中對於軍需品的進口當然有必須的，而用以交換那些軍需品的就也只有用現金銀或外國貨幣。因為在那時候，國家紙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中的信用地位，早是難以維持下去的了。

在幣制改革以後，大部份的現銀已集中在政府手中了，而那些現銀，也就是我國鞏固法幣信用的唯一基礎。以我們

今日國際收支的惡劣，區區國內的存銀，可以維持外匯安定到幾多時候，那已經是一個極大的問題。以今日的國際收支立場上來觀察我國現金銀出入情形，更可知道是已走到了用銀易物的一個階段，所以在戰事發動了以後，僅乎以有限制的存銀來抵付貨欵，力量上一定是不够的。對外的抗爭，是集中全民族力量的抗爭，因此把現銀集中政府手裏之外，同時，還應該集合在國民手裏的現金，以及外國的貨幣與證券。這在今日的世界各國，已算不了怎麼一回事了。

集中全國所有的現金與外幣種類，包含下列各項：（一）生金及金製品，（二）外國貨幣；（三）以外國貨幣爲票面價值的證券；（四）國民的國外債權。

集中的辦法，可由政府先通令全國把上述範圍的生金與外幣，如數向政府登記起來，登記了之後，在必要時得舉行收買。收買的方法，可用紙幣折合付欵，其不願收受紙幣的可以發行特種證劵，來掉換那些金或外幣，在證劵裏面，註明所收買的生金或外幣的種類，數字。上面所述的特種證劵，同其他內國公債一樣，可以向中央銀行照票面價值抵押借欵或折合兌現。同時，在戰事終了以後，或在外匯警戒撤除的時候，持劵人可以要求政府依照票面付給黃金，或白銀，或依當時外幣成色折合而付以通貨。這樣，把全國的黃金，白銀，以及存在人民手裏的對外債權，都集中在政府手裏，政府便可以把這些財貨來增厚抗爭的力量。

上面所述的是一般國家所通行，以及個人方面的臆見，施行起來一定會感覺困難。第一個問題，便是國民不把所有的財貨呈獻出來，那時作怎樣的處置呢？這裏我們可以引新幣制實施後的現銀集中爲例，覺得並沒有像預先設想的嚴重。但是集中外匯黃金與集中現銀的意義，當然略有不同。因爲在幣制改革的時候，事實上有許多人把財產換成了黃金，現銀或外匯，存放在銀行錢莊的保管箱裏，當時這一批人們，其幼稚的思想，以爲萬一紙幣的信用破產了，黃金白銀或安全國家的通貨，一定可以維持其財富價值。這些事實在當時未嘗沒有，可是到了現在有許多思想是動搖了。例如把白銀來維持生活這一件事，在幣制改革後就行不通，因爲市場上事實上就只需要紙幣而不需要現銀。而那些現銀的收藏者，在確認紙幣信用以後，就會漸漸地把收藏的白銀，黃金，外匯，仍來交換紙幣。如果政府下令舉行黃金以及外幣的集中，一般人所受的印象，當然會比現銀集中時候更深刻，或者收藏黃金白銀，或購買外幣會更厲害，而隱匿不報，則更是可發見的事實。這裏我們的解答，是：（一）在舉行登記集中的時候，政府應該把集中的意義愷切曉明，使一般民衆，明瞭政府的舉動，並不在把民間的財富據爲已有，而在集合民衆的力量來保衛民衆。反之，在國家不能够保持其獨立地位的時候，民衆即使保有巨大的財貨也是沒有用的，因爲這時他們已不能受政府的保護。況且國民所持的財貨在戰期

未必可使用。（二）規定嚴密的管理方法，例如兌換生金的機關，購買外匯的機關，以及運輸的機關，甚至是銀行錢莊的保管庫，都可以全體動員來擁護政府的國策；（三）就使不能集合全國所有的黃金，白銀或外幣，但是我們知道，戰事一發動，或發動之前，資金往安全地帶上走，那是必有的事，雖然集中的政策不能澈底成功，但總比較沒有集中來好得多多；換言之，總多少可以集中民間所有力量的一部份，而可以防止戰期中的資本逃避。

所成為問題的，是外商銀行在我國的勢力阻碍，因為他們並不受我國政府的指揮，而相反地可以儘量供給黃金，白銀，外幣的買賣或輸送，在戰事沒有發動之前，一方面要維持紙幣的信用，一方面又要不得罪許多友邦，這自然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尤其我們敵人的金融機關，他們做了許多為我國政令所不允許的許多卑劣事實，那末，擾亂我們的國防設施，自然是更會做到，這一點，留到下面去說。

集中黃金與外匯問題，在國防的意義上如此，在我國貨幣現態上觀察也有必要。我們明瞭我國紙幣的現金準備項下，包括了現銀黃金，與外匯。同時，海外匯兌基金也是包括上述三項，這在最近的中美金銀互換協定中就可以看出來。因此，今後貨幣國際信用的維持，所恃於準備的充實的更為急切，對於白銀以外的現金準備財貨的集中自然更有必須。

所以，集中國內所有的現金與外幣，是立即可行，而也立須實行的一條辦法，在戰爭尚未全面發動的現在，依照幣制改革時現銀集中為例，我們可以預測在施行起來一定是有成績的，即使在現實各種條件下是有小困難存在。

三　怎樣限制外匯的流出

上面所述的辦法，是準戰時，以及平時都可施行的辦法，這裏再進一步來討論怎樣防止外匯的流出。

當戰事發動期中，外匯的流出一定是很厲害的，也即是把國家力量激烈的減弱。購買外匯的人們，不一定是我國國民，也有僑居我國外人。就國防意義上說，前者或許會因愛國心的激發而中止，後者則是時局越嚴重，其逃避的趨勢更重，也即是予國家通貨的信用予嚴重的打擊，因此，就須在事前予以適當的防止。

一個國家的存在，不論平時或戰時，當然有國內外必需物料的輸出入，也即須有對外貨欵的收入與償付；同時，國與國之間不能不有經濟上的關係存在，也必有債權債務關係存在，所以絕對要限制資金的流動，要隔絕對外經濟關係，這是不可能的事。我國國際貿易又是入超的，又是債務國，在國際收支上本來是支付超過了收入，超過的數字愈大，殖民地淪落的形態也愈重，在戰時發動期中，加入了外匯流出，則當然會使國際收支格外惡化，外匯安定上的威脅更重。

約略研究我國國際收支狀況過的人，一定會明瞭外人在華投資，是佔着怎樣一個重要的地位，也可以知道，在現條件下，假若外人收回在華投資，則現金輸出一定會格外加多，也就是我國有限的貨幣準備金，將更應付不了。

這裏願意提出的方法，是最初步的方法，就是限制國家銀行對於外匯的出賣。其限制的範圍，是以貿易用的外匯為限，凡是要向國家銀行購買外匯的人，必須附有貨物提單，或其他證明物件，否則不予賣給。照現在情形，中中交三行無限制買賣外匯，在現時雖可應付，但結果是為資金逃避闢一漏卮而已，必不是澈底的辦法。

讀者明瞭這裏所提出的辦法，僅乎在制限貿易以外外匯的流出，所以我們就可以把上面曾經提出的外商銀行問題，再作一討論。

在現條件下，限制外匯的出售，一般人所容易想到的，有下列二個問題：（一）通貨的信用是不是會受影響？（二）外商銀行是不是可以合作？因為外商銀行在目前雖是幫同我們來維持外匯，但是實際上却不很靠得住。舉例來說，某甲以國幣一千元存交外商銀行，開立存戶，或者逕行開立用外幣做本位的存戶，外商銀行在收受國幣以後，把他交給我國國家銀行，國家銀行既有兌付之義務，自然須劃給他一筆款子，以為清償。在上述狀態下，某甲不必有購買外匯的事實而有購買外匯的可能。要是那時候已舉行生金與外幣的集中，又制限貿易以外外匯的出賣，對於上述事實的發生，是不是有防止方法，這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關於通貨信用問題，是不會受什麼影響的，因為並不是表明紙幣不能購買外匯，而是表明僅乎限制貿易外的購買。至於外商銀行，除了註明紙幣不能夠兌換外匯以外，確是一個問題，因為紙幣依法雖不兌現，但是國際間却不能不償付，同時，擴張在華勢力，又是外商銀行極願見之實現的一件事，利害顯然衝突，怎能不防其會變本加厲起來呢？

在最初，我們曾經提及，本文是以尚還沒有全面抗爭地位時的一定條件下而說的，因此，我們不能不想起，這裏所提及的辦法，僅乎是制限貿易外外匯的出賣，而並不禁止輸入貿易。對各國的對華貿易利益，表面上是仍然予以維持的。基於這種觀點上，列強為維持其輸出貿易計，對於我們這一個辦法，或者與幣制改革時相同，會起來締結紳士協定。就我個人的見解，列強對華的態度，是永遠希冀和平，因為在各國沒有直接武力威脅遠東可能的現在，如果我國對外作戰以後，不論勝負，對列強都是不利的。要是我國一戰而勝，則列強在華勢力必起動搖；一戰而敗，我國亦必不會保持「利益均沾」的局勢。因此，列強的理想，可以說，無時無地不在企求最後一刻的和平。也無時無地不在希冀我國經濟情形在某種限度下的安定，來為他們作消納剩餘商品的尾閭，幣制改革所以會得列強之妥協者以此，本文所提的限制貿

易外外匯出售的方法，有希冀外人妥協者以此。

我們求民族解放的態度應該是不妥協，上面所述的是妥協的辦法，或許會受國人的指摘，但可以回答的是，這雖不是澈底辦法，但在戰事發動期，實是一件應有的戒備方法，我們可以預防的是：（一）可以限制上面所述的貿易外資金的流出，（二）走私問題在我國已成為極嚴重的問題，要是嚴格地規定不附提單的請求，概不出賣外匯的時候，那末，敵人們把私貨換了我國的紙幣，除了購買我國商品或在我國境內使用以外，就不能作別用，至少可以把走私事實解決一部份；或為相對的減少。

所以，這個辦法，也是可以立刻見之實現，而不會有什麼重大困難。

四　怎樣管理輸入貿易

在準備戰事中，不但要集中全國的力量，還要節省國力。這裏所述的管理輸入貿易辦法，是比較進一步的辦法，也是比較難以實行的。

我國今日的國際貿易是多麼浪費啊！每年巨額的入超，入超的商品，包含了日用必需品，奢侈品；一方面殘害本國產業的發達，一方面為國際收支惡化的主動原素。如果把輸入的商品與以制限，將這些不必需的購買輸入商品的力量，來購買軍需品，當然也是戰事發動前的必有準備。

管理的第一步，是規定凡是在若干數字以上的輸入貿易，應該向國際貿易局登記，經過國際貿易局的許可，方得輸入，否則禁止之。這一種辦法，近乎輸入許可制，在現條件下，實行起來，環境恐怕不會允許其實現；就使實行了，其制限的數字一定是不多的。同時應該顧及的，關稅的收入，為今日重要稅源之一，如果把輸入貿易予以絕對制限，（假定是可能的話），則一切在現條件下，對於軍需品的輸入，決不能征以重稅也就是要影響政府的稅收，在沒有正式戰事發動之前，國家的財政現狀，當然也不能夠忽略它。

我們對於本問題的解答，是（一）把輸入為某種限度下的制限，例如把商品輸入用比例分配法，某國佔百分之幾，某國佔百分之幾，不放棄「利益均沾」的原則；（二）在上述制限範圍內，竭力可以抑制不必要的消耗品的輸入，而儘先為軍需品的輸入；（三）關稅在這一種可能的範圍內，輸入貿易既沒有到嚴厲限制的階段內，則所受減少的數字是很有限的，我們知道把財政依靠在關稅身上本來是靠不住的，他早該往別處設法，同時可以樹立準戰時的財政編制。就在這裏所舉極盡妥協可能性的制限辦法下，我們已有許多利益可以見之實現，最顯明的，就是每年二三萬萬元的走私可以為有效的制止。因為在施行限制輸入方法的時候，外匯的管理必更形嚴密。敵人把商品私運入境，要是不能兌付外匯，除了直接投資我國以外，當然不能帶回去；同時，收買私貨

的商人，其商品既沒有海關的證明文件，又沒有國際貿易局的證明文件，在銷售的時候一定感覺相當困難。在戰爭發動以後，國境內的敵人財產，我們有權可以沒收，走私浪人也不致有這樣的愚笨思想的。至於在國際貿易的立場上，我們雖不能把輸入貿易有怎樣的減少，但是對於輸入商品却有可能的分配權，相對的限制大量不必要商品的輸入。

上面曾經說及防止資金逃避的方法，但資金逃避的方法甚多，不僅是購買外匯。有許多商人們把國內物品外運，而把所得的貨款存在外國，也是資金逃避的一法。如果僅乎施行本文所舉的三種方法，力量還依然不够，因此在限制輸入以外，同時得管理輸出。再則，有許多爲國防上必需的資源，也不能聽其外運，削弱自己的國力。

就管理輸出與輸入兩事來說，管理輸出比輸入爲易，而就上述所舉的管理輸出入的方法上觀察，輸出的收效也比較輸入爲易。這在我們最近禁止小麥出口一事就可以看出來。所以這裏所提及的管理貿易的方法，也就是抑制入超的方法，都比其他方法利害衝突更厲害，尤其是我們的敵人。所以可以到施行這一個辦法的時候，恐怕也就是戰事的發動期了。

五 結論

這裏提出的三項辦法，都在竭力節儲國力爲戰爭的準備，其步驟是：（一）集中生金銀與外幣；（二）限制外匯出售；（三）管理輸入貿易。在戰事業已開始之後，第（二）跟第（三）都不成問題，而在那時候要希望實行（一），却是不可能的。

極盡了妥協的限度與方法，我們這裏再爲重複的提示：即上述三種辦法，在非常時期的現在，至少可以見之實現的，是集中生金與外幣，以及限制外匯出售的辦法，至於限制輸入辦不到，可以儘先從管理輸出做起。因爲把國防的資源來供給敵人，也正同削弱自己的國力，是同樣的結果。我們處在今日的中國，我們不能忘今日的中國環境，因此，我們爲生存要求備戰，並不諱言極盡妥協限度下而備戰。這樣立刻起來實行，一定比空喊口號要有補事實多多，至於高談空想，在戰爭沒有發動，民族沒有達到解放目的之前，我們不敢希望！

七月二十五日於上海



論戰時駐外使領館

金錚

（一）

國家早經走到非常時期了。所以，很多專家們都在研究，討論非常時期的各項問題，但偏沒有人提到使領館。也許因爲一部份人向來對這門灰了心，如今既然作實地的準備，這空嘴說白話的玩意可以用不着了。如果眞有誰有這觀念，那是不完全對的。我們不能因爲一向聾了耳朶，便覺得耳朶這東西根本無關重要。駐外使領館是國家決策的動脈管，是行動上的耳目，這話現在應當沒有人反對，遇國家有事時，這脈管須要更流暢，這耳目須要更靈活，因爲在今日的世界，一個國家不能關起門來不問外事，所以，總得有妥當的「外線」，好作應付非常的準備。

爲什麼有人對現在的駐外使領館灰了心？怎麼才能把使領館能幹起來？這是本文企圖討論的問題。但頭緒拉多了，容易鬧糊塗。現在只打算抽出三個較重要的問題：第一個是關於使領館的量與質，第二個是使領經費，第三個是使領人才。

（二）

如有誰願意專從理論上着眼，那現在可專門做一篇文章，申論中國現在的駐外使領館還不够多；如說中國海外華僑一千多萬，自總領館到分館辦事處一共不上八十個，即加上現有的三十幾位名譽領事，平均每處還得有十萬華僑；又如說許多同中國訂約通好的國家，我們及今仍未設館，大使館同公使館的總數差不多只有英國駐外使館的一半。但這「高調」如今唱來不易動聽。因爲我們沒有人家那麼大本錢，空撐起許多門面，實在還不如「守拙」；比較數目遠不如比較內容：英美駐華的大使館人員，寫在外交團名單上的，常在三四十以上，但我們駐外最大使館的館員，出不了十五個，已經是超過組織法，非「額外」不可了。日本駐外使館裏，常有大批所謂「特務」人員，不上名單。故據傳九一八時日本駐美使館實際工作人員有時在七八十人以上。我們只單看這數字，便可了然九一八時何以日本駐外各館那麼活躍，儘管他理屈，但到處都有騙得過的文章，而理直氣壯的中國駐外使領館，反多半只能「暫守緘默」。

在獨立評論一三八期裏，我並讀過一段驚人故事，據一位留學生所記，九一八以後一時期內，我們的駐美使館「只賸一位代辦之代辦的一等秘書，一位只會辦例行中文公事的助理（？），一位只會辦收發的學習員，及一位在使館裏做了十五年打字生的美國老太婆而已。」以致一堆積如山的信件，無人答覆，請人去講演，同日本人辯論，也沒有人去。」

這也許不完全正確，但也錯不了多少。平素最算有聲色的第一流使館，國家有事時如此，當然很可惋惜的。平心說來，自然讓這種現象存在，

實在還不如根本沒有使館乾淨。因為沒有使館還可推說得，自然有館，在要緊時候，不聲不響，豈不反易使外人更加誤會？

我們不必隱忍過去弱點不談，舊年的瘡疤是最容易復發的。如政府對駐外各館仍無相當妥善措置，高明的成績是不會有的。但話又說回來了，現在如要政府增加使領經費預算，添派館員，充實外館內容，是一樣空話，同樣會成為「高調」。但我們自然不能聽天由命，窮也得有窮辦法才行。關於這，個人現在且提出兩點，供專家們研究：第一是用適當辦法，借助留學生；第二是在可能範圍，兼併小館。

在中國有重大利益，最關心中國情勢的國家，也多半是中國留學生最聚集的地方，如英美德法諸國是。國外留學青年，大部份是國家優秀份子，有能力，有精神，更有熱情。且因身處異域，耳聞目見，所受刺激較國內學生尤切，故其對祖國的關懷熱腸與國內青年有過之無不及。但即因為血氣方剛，行動方面，遂有時不能與政府意旨調和，致愈在國家危險時，使館不僅不易與留學生間相互合作，一致對外，反常花費寃枉心力，去勸止學生軌外行動，以致形成不僅不相關，且相對立的狀態；事之可痛，無過於此。故現在最好能採用相當辦法，使外館與留學生間取得密切合作。

關於一國政府以同一人同時出使一個以上國家，事極平常；英國學者桑陀（*Satow*）並謂這種辦法有兩個理由：「或因幾個小國鄰接一起，或是為限制使費，節省國庫支出」。在平時，如能多於友好國家設置使館，增設領館，自是盛事；但遇非常時期，經費支絀，也不一定須勉撐許多門面，因為這會使力量分散，弄得一無所成。個人覺得如遇非常時，為集中力量，不妨將無關重大的小館，略予兼併。至兼併方法，並不必定須將駐某國使館停辦，可仿照一部份國家在波羅的海及北歐各國先例，不僅兼用公使，亦兼用使館，這兼任公使只於呈遞國書，重大典禮及因事交涉時，至兼館國辛苦一趟，平常在該國並不設館。一個使館，兼理三四個以上館務的實例，亦並不很少。如此自不損及邦交，又能節省經費支出，可稱兩便。領館方面，亦可酌量情形，同樣辦理。

事實上現在一部份外館因為經費原因，館員數額多被規定至最少限度，除辦理因為開館結果連帶而起的日常「館務」外，實不易再望其有何重大貢獻。故如謂一部份小館兼併以後會發生不良反響，是不盡可信的。故在顧全事實的「窮辦法」下，我們覺得借助留學生與重質不重量，或不失為一時權宜之策。

（三）

如果有人認為這兩種辦法過於「寒酸」，過於消極，那也許是未能盡知關於過去外館經費故事的原故。近年以來，使領經費經過一番整頓。雖館員薪俸仍有折扣，公費已能十足發給。但這「常態」能維持多久，是沒有人知道。「一二八」中日戰時，聽說外館又曾整整七個月一文不見。所以舊時的痛苦印象，現在還一樣新鮮。因為再現的可能是被認為十拿九穩的。

本來，幹外交職務的，原應當都是「闊人」，許多學者在外交官的選擇條件上，都不忽略「相當財產」，或「固定收入」。一部份國家並以法律規定應有財產數目，如英國即曾規定年入最少須四百鎊是。但中國一般人都稱不上富。選擇外交人才已難，自無法再計較其私產。故中國駐外各館因經濟窮困所受的影響怕是世界任何國家沒有的。其損及館員工作效能，還是其次，甚且因此傷及邦國榮譽。但政府以內心的苦衷，亦常不便深責，此或為過去外館泄沓及失去一般國人重視的一部份原因。

天津益世報去年社評裏，有這樣幾句話：「中國之所以成為弱國，原因就在輕視外交。遠事不必提，「九一八」事件發生的時候，中國在歐洲各強國的使館，幾幾乎全部空虛散亂。」這空虛散亂如果是事實，也許另

有原因，但受經費的影響，或者也是內在的一部份。因爲這原因是大家都說不出口的，政府自有其萬不得已的苦衷，於是外館自亦有其必然的影響。人非聖賢，外館人員尤不能盡爲聖賢，或以私人生活損及公務熱誠，或因窮於應付，離職他去，於是空虛同散亂的現象便出來了。

曾國藩說過：「凡事後懊悔者，都是閱歷淺。」要緊的在抓住現在，但現在問題，就要到來。這次自不宜再走上次老路，我們自深望外館在祖國多事時，能表現較平時更優異的成績，但政府方面的預爲籌計，使能安於其職，似亦爲最低條件。萬一仍不能如所預期，應即着手兼併小館，以減少負担，總以能「過得去」爲宜。否則外館人員懷有心事，自不易發揮最大工作效能。事本凡俗，但俗事多有眞理，也不能完全忽略的。

這都只求在戰時維個現狀，從未懷野心唱高調，談改良。但能維現狀，便是進步的基礎。如今後環境許可；有機會認眞要求發揮外館應有能力時，自仍有很多問題，須要商量。如現有各館公費，絕不足供放膽活動之用，但天下事常免不了被壞人拖累。上海大公報二十五年四月十六日社論即有：「外交官之識大體者，尙能相當交際，俾取之於公者，用之於公。其有醉心拜金主義者，有時直成海外之守財虜，人言嘖嘖，頗多話柄。」當然，任何事的改進，須各方面同時一起，不然，爲强化外館工作效能所增加的公費，豈不只多成全幾個「海外財主」？

已記不起在什麼報上，我又讀過某君寫的一篇「××一瞥」，其中講到中國使館的，記是：「館賃民屋充之，已老朽。與餘屋同列，在一大門內，另闢門爲使館門。望之使人頹然。不復信此爲某一國家代表之所在。時正……謀換大使未定，館務亦停滯。門旁牆上留有小洞四，余度爲掛公使館牌舊處，……其精神與形式之俱告狼狽可想。因亦增余荒廢之感。……會客室陳設敝舊，紅減綠褪，與老屋之顏色相洽諧。亦有謂與中國館人辦事之精神契合者，諻矣傷哉，不知館內亦有稍清潔明朗之處否？」……因印象甚深，故及今不忘。可注意的是這情形不一定只某一館有。不僅「有礙觀瞻」，有時也會鬧出話柄。如聽說我們駐某國使館係租用一樓下層，因爲樓上住戶鬧事，致駐在國警察常在我們館門內外「溜躂」。使館方面以其侵犯尊嚴，表示不滿，但人家回說：「警士們是打算上樓的，並未侵害貴館尊嚴。」這還有甚話說？

其實，這一大篇痛心故事，都只來自一個「窮」字，初與外館人員本領無干。故如政府經濟能力許可，分期興建外館館址，當然也是很急切的。

（四）

但是我們不能將外館內部工作的鬆弛，全部歸罪於「窮」。人才當然還是問題中心。個人曾爲「論用人」一文，（載周報十三卷十七期）泛論一般用人問題，其原則在這當然也適用的。這裏是打算專門討論一點關於使領人才。

談起使領人才，確實有點吃力。因爲這類人才在任何國家都被認爲行政人員中的「奢侈品」。最要花大錢培養，也最費心思選擇，英人桑陀在所著「外交實務」（*Diplomatic Practice*）一卷第八章裏，有一段很精采的話，他說一個外交官，得有「好性情，好身體，同好面孔；智慧又得在水平綫以上，要直爽，又沒有自私野心，要有研究最好的文學同歷史所溶冶出的心境；識察和判斷力；總之，得是一個紳士……」又說，法律智識也是幹外交的人頂要緊的，外交總長尤其然，而且，還得有相當財產。

德人施馬基（*Schmalz*）在一八一七年也有過一段話，他說：「要想把外交的技術一條條寫出來，那同想寫社交的技術一樣無用。一個外交官除有一般事情的智識及認識其本國利益所在以外，成功的外交官仍得俱備對人的智識；要能看面色，懂眼神；一種行爲的伸縮性，能用懇摯克服弱者，用溫和對付强的，能迅速的看出對手意思，立即巧妙熟練的駁他。」

並說「所有這些才能只有得自天賦，社會交往及實際體察事態，書本上是絕對學不到的。」

又英人開勒戴（*Kennedy*）認爲外交官應有容讓（*Conciliatory*）同堅持（*Affirm*）的性格，會躲避當時解決不了的困難，目的是放在另一環境解決；要能隨便的便會看出對方的不誠意，因爲那是誠實人看不出來的；要有探遠的智能，變化的心境，敏銳的感覺，不用思索審斷是非，並適應環境等。

這樣說來，眞沒有法子接得上談我們的使領人才。當然，現在我們也有很多新進外交人才，不容一概抹殺；同樣，在另一方面，我們倒也不必十分遮蓋。我敢大胆告訴讀者，現在我們的使領館人員不獨未能具備比國內一般公務人員高明的本領，有時不妨還差些。高級職員竟還有小部份從未跨進大學校門的。我們原也無意過於看重大學教育，但大學教育總最少是完成一般普通常識的有效工具，可使人的頭腦清楚一點，誰知道這點最低條件，如今亦未必盡能辦到。這原因是在過去政治敗壞時，一部份在國內拿不出去的「權貴」，以外館爲「化外」，「鞭長莫及」，故均把外館爲活動園地。以致成份紛雜。又因爲政府對外館從未想出最科學的方法來管理，於是「年資」成了升遷惟一根據。這當然就有一部份人不知不覺全憑日月把他推上來。我們也絕不是看不起「經歷」，只覺得在我們過去的「官場」裏，硬說經驗會把公務員養成多少辦事能力，實在不無可疑之處，不妨說經驗只敎會了壞習氣，敎會了躲避責任同敷衍公文本領。很多人知道過去國內政府機關的「公文萬能」，但怕未料到「老公事」在外館有時也同樣興旺。一件天大的事，到「老公事」手裏，會能在幾查幾等因之下，化爲烏有，最足驚人。比如外部因國際或國內發生某項事變，電令各館「仰將駐在國政府態度查明具覆」，這在無「經驗」人看來，一定得想方　去「查明」，但久經世變的會在收到文電後兩分鐘，坐在辦公室內便草好覆電，如「×電悉，駐在國政府對某事暫守緘默。」之類。駐在國政府對某事也許不完全緘默，眞緘默的是我們有「經驗」的外交官。

蔣廷黻先生在其行政經驗與感想一文裏，也說：「…加以中國文人的文氣太重，往往把公文作爲公事，行文就看爲辦事。文外有事——如政治經濟社會的背景——而且一件公文不過是一件事的小階段。要辦事必須顧到事的背景和事的前後，負責的辦事不是以文爲對象，是以事爲對象。」又說「大學畢業生在初進衙門的時候雖不及老練的書吏，過了半年就能趕上，過了一年兩年就超過了。」這話應當不是寃枉人的。

聽說有某君在國外同我們某外館一位高級職員談話，發現如在晚飯後同老太婆談家長，竟沒有法子抓住要點。法律智識有時更無法「苛求」了。因爲拿到公文中「身份能力」一類名詞還張着兩眼出神的館員，也不是完全沒有。這一部份人才竟還借重辦理外交事務，未免是够担心的。因在外館服務，與國內機關比較兩樣，次要事情，常由館員直接出面，不容躲避，甚易當場出事。至外交實務及交涉神通方面，當然更只好暫且不談。這裏，我願抱歉的舉一個小小的例子。

六年前，我國某船商租用外輪，碰衝失事，因救護費用引起交涉。我們當地總領館因爲事前與本國船商沒有「接頭」，臨事又無準備，故交涉開始時只好轉達雙方意見，有「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淸官難斷家務事」之苦。且有時對方交涉員威嚇的話，亦完全轉達本國船商。船商以「國聯」不可靠，毅然「直接交涉」，果順利了結，不意部裏還來電報查問，這位總領事於是有這樣一個幽默電報：「案查關於「某」案，業將交涉情形於七月五日電陳鈞覽，嗣據上海船業公會八月十八日來電稱，本案已解決，請停止交涉；嗣復據該輪伙夫因他事來館聲稱，某輪不日開離此間，當令轉知該船長來館報告解決情形，俾資接洽，惟昨聞該輪已經離埠，而船長迄未到館報告一切，所有關於該案若何解決，職館因不便向「某

」方面探詢，以致無從査明，陳報警察……」文中風味，讀者當可仔細欣賞；我担心這位總領事會在駐在地大街上拉着任何人請他轉達他的政府，表示本總領事對某事的抗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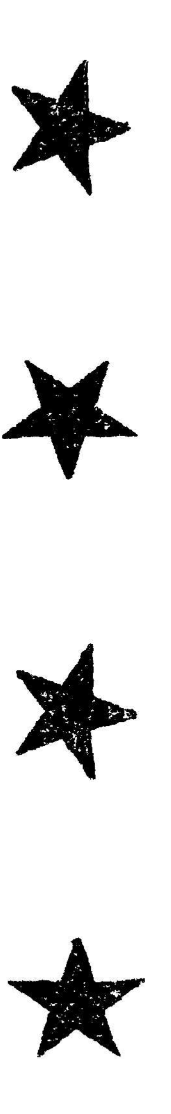
故大體上過去外館人員以能守拙者爲上，消極的不出毛病，即已算好，當然再難望其他別的了。平時可以「做官」，戰時有時眞要做事。館員人數自已因國家經濟能力，不能够多，有一個更得要抵一個用，所以這也變成當前問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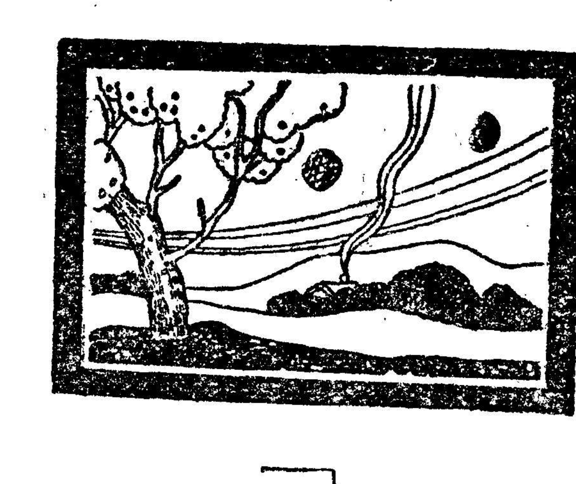
「知子莫若父」，這情形外交部只有比別人明白，但以「海內相隔，耳目難周」，又加上「人事」等等原因，這一筆苦悶賬，幾致無從淸算起。及二十五年張部長到任，才毅然頒布「駐外使領館人員資格審査委員會暫行規則」，同時公佈設立駐外使領館人員資格審査委員會，且經成立實行。政務次長徐謨氏於外部紀念週中曾表示「相信這個委員會成立以後，對於行政管理上一定裨益匪淺，處處爲 *diplomatic service* 着想，而決不是爲人着想。」審査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常務次長陳介氏亦曾於紀念週中補充徐次長意見，謂：「關於審査合格與否，委員會將來是採合議制的。如果各委員討論意見不一致，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即七人之中應有五人的同意才能通過。」其調整使領人員的決心同認眞的態度自是值得敬佩與慶賀的。

但過去的故事，究竟是個長久的故事；種豆固然得豆，但豆子的長成還要一些時候的。而且，桑陀等所說的那些學不來也考不出的外交官應有的「特質」，當然也沒法子從審査表上察看出來，如履歷單上絕不能告訴我們某人頭腦是否淸楚是。有許多困難同外交官的才幹一樣，是天生的似乎不可補救的。

我們還覺得「事業的興趣」也是一件很重要的考慮條件。譬如以幹外交同經商做買賣並無多少分別，以錢爲第一着眼點的人，似亦不宜借重担任外交職務。狄更司 (*G.Lowes Dickinson*) 在所著 "*A Modern Symposium*" 裏借一位英國舊保守黨人的口氣說：「我也不否認世界上有許多善良正直又很能幹的商人，可是我相信謀利會使人不宜於担任國家公職。……我相信紳士管理的政治，紳士，我用古時候英國對於這字的適當解釋，那是指那班享有恆產，從小就在爲國效力的空氣裏長大，打算將來幹陸軍海軍，教會或議院的人們。羅馬的偉大是這種人造成的，過去英國的偉大也是這種人的力量。」這些話當然大部份是偏見，但其說明事業的興趣在行政效能上的重要是沒有錯的。外交官以其處境特殊，這「事業的興趣」較普通行政人員需要更切。平時大家同樣幹外交職務，事業興趣，似可有可無，但在戰時，在特殊的艱難情況下，便可看到「事業的興趣」所發生的作用了。就好比平常人儘管會有很好的宗教講演，但牧師究竟需要特殊訓練。

「愈是弱國，愈是要外交」，所以外交部在國際情勢日趨嚴重時，亦一再聲言整飭使領館，實在今日已不是「偸容苟安，楡修袂而養娴步」的時候，我們不能還鼓勵「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的風氣，本文裏有一部份原是絕不願說的話，但爲立論便利，也只好說出來了。相信這不是家醜外揚，是辯是非，是找眞理，是求進步。歷史家說過：「*Men rest in hope, not in despair*」就因爲現在是最有希望的時候，所以我們也提出幾點改進意見，願供專家研究，供當局參考。至於這點書生血誠能够引起多少反應，能引起什麼樣反應，那只好且不去管他了。





「義學症」武七先生外傳

楊汝泉

一

武先生初無名字，在「一爺共孫」中行七，故名武七；現所習稱的「武訓」，不是先生本名。先生死後，堂邑紳士張敬承等給先生撰誄文，（光緒二十二年四月戊子撰）嫌武七二字「不雅馴」，誄文中改稱「武君訓」，並著以爲例。據說訓字是取「其人其事，足以垂訓於世」的意思。崇賢義學等改稱「武訓學校」，大概是民國七年以後的事。這雖是表示尊敬，但此後就筆有書書武訓，口有言言武訓，武七這「樸質大方」的本名雖曾映出震世駭俗，驚天動地的豐功偉績，反被「頭巾」式的武訓給弄得湮沒無聞，這是應該特別說明的。

武公生於前清道光十八年十月十九日，（一八三八，一二•五，）祖籍山東堂邑武家莊，父名宗禹，母崔氏，兄名讓，（讓字與訓字或有連帶關係，不知誰從誰。）世業農，家甚貧寒。道光二十二年，宗禹貧病交迫死，所有田地，除去發葬，所剩無幾，崔氏就率其二子乞討爲生。那時先生五歲，已深知孝道，每乞得鮮美食物，雖離家甚遠，亦持回奉敬母親，對兄武讓亦頗友愛，鄉人皆稱其孝。兩年的乞討生活，崔氏受盡飢寒夾攻的苦楚，致釀成不治之病，延至道光二十四年就棄了她可憐的幼子，與世長辭了。這時先生七歲，武讓不過十幾歲，自己尙無生存能力，怎顧得幼弟？既難共謀一飽，不如各自逃生，武讓把弟託給伯父，自去謀生，伯父勉強應許，以奴婢畜之。先生秉性忠實，又極勤勞，深得伯母的歡心，但每見村童入塾，便「心羨而尾隨之，雖屢斥弗去」，致爲伯父所厭惡，斥爲「不辦正事，閑答疙疸脞，沒出息」！爲此時常捱受打罵，幸爲伯母庇護，未致被逐，所以先生對伯母十分親敬。

道光二十八年，先生十一歲，已在伯父家做了四年苦工，爲求恢復自由，解放精神，於年底辭了伯父母，託人在館陶薛店村張舉人家謀了個長工位置，於道光二十九年正月上工。

張武舉爲人貪暴殘忍，苛虐非常，先生却逆來順受，從未形諸辭色。村人都疑先生軟弱無能，皂白不分，公送了個綽號，就是名聞遠近的「豆沫」；山東人呼粥爲糊塗，豆沫是糊塗的一種，含有諷刺悲憫的意思。

道光三十年底，先生因二年未回家，亦未支分文，向張支工錢作爲回伯母家過年的禮敬，張左支右吾，最後竟拿出本借帳來，向先生怒目說：「某月日支若干，某月日支若干，已除支無存！還支什麽？」先生突聞之下，目瞪口呆，不知所云，知其居心欺詐，力不能敵，又不敢爭辯，俯思良久，乃含淚而去，張方慶計之得售，會心微笑，忽聞得先生說出「憑良心」三字，復惱羞成怒，喝令家奴把先生飽打了一頓，幸經人救護，送至先生姨丈家。姨丈張老辯，亦薛店村人，恐得罪張武舉，對外甥的遭遇不但沒一點同情心，反拒絕不收，經許多人說合，担保張武舉不加過問，才抽抽探探

的收下。結果眞沒惹出事來，老辯就留先生在他家當長工。先生以爲有亡母的情面，當然錯不了，那知一年期滿（咸豐元年底），老辯竟照樣拿出本借帳來。這次先生一句話沒說，立時就離了薛店村。

二

先生連遭欺騙，寃憤無處申訴，致急火上升，神經錯亂，回家後一頭倒在床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了。昏昏沉沉的躺了三天，精神才回復過來。獨在陰森寒冷的破屋中，凝思過去遭遇的因果所在：最初他得到一個狹義的了解：「因爲沒實在學業，才貧困到這步田地；因爲貧困，才沒資格上學，以致遭人欺騙侮辱。唯一的解決方策，就是設法求學。」及至想到廣義的社會問題：「只求解放個人，其餘許多無依靠的窮孩子怎麽辦？自己既不甘受人壓迫侮辱，又豈能眼看着形同自己的窮孩子受苦呢？」他便決定犧牲自己，用全力挽救整個社會，造成一條平等的坦途。想到這裏，便把所有的疾苦沉悶，一筆勾消，忽忽的睡去。潛意識受了深思的支配，把這個社會問題密佈於夢境中，幻成一個老人向武公說法：「武七！你生就是個苦命，沒什麽享受，亦不應有所享受；何日完成你的志願，何日便得解脫。」武公向人表示：「這個潛意識的指示，確是一條光明之路！」

賈波林，陸克等，各有其物質的代表，等於貨品的商標，如破皮鞋眼鏡子之類是。這種標記式的裝璜，不始於西人，武公老早就利用了。武公的標記是什麽呢？就是破錢褡子與銅勺。武公對傭工乞討來的錢物，有個定律：不用手接，而代以銅勺，由銅勺轉入錢褡。武公對這兩件表記很重視，一生沒離過左右；所以凡談武公的事業，同時必特把這兩件表記提出。

咸豐二年正月初，武家莊發現了一個十五歲的瘋狂兒童，肩上背着錢褡，手中舉着銅勺，圍着莊子狂奔，嘴裏嚷着：

「我要修義學！……我要修義學呀！」

有的表同情，說「武七氣瘋了！」有的尋開心：「你得的什麽症？」

「義學症！

我要修義學，救那些上不起學的窮孩子們！」

因此武公又得了個「義學症」的外號。武公死後，鄉紳們又以「義學症」三字「不雅馴」，硬剝掉症字的皮，變成「義學正」了。

武公此時雖只有十五歲，但身量很高大，鍛鍊得鐵石般堅實，不怕一切勞苦。武公的面貌語音，類似婦人，黧面狹額，豐頤扁口。談話的技術雖不高明，但擅長俚歌，他的處女作，據說是下面兩首：

「除糞鍘草，用人來找。」

「推碾子推磨，管推不管羅，管羅錢還多。」

咸豐初年推一斗麥子京錢四十文，雜糧三十文；後來麥子漲至六十文，雜糧四十文，詞句亦隨着工價而變：

「推磨，推磨，一斗麥子六十個；管推不管羅，管羅錢還多。」

推磨是婦女分內事，貧農養不起牲口，婦女又都纏足，只能羅，不能推，推的工作，必須借助於傭工；限於禮俗，男女不識者，應依例迴避，這磨房中的太監職務，就非「雙眼瞎」不合格了。這是山東特俗，武公沒法取得這個特權。爲了修義學，應想個權變辦法：他特製了一幅面幕，作爲代替雙眼瞎的條件，結果得到勝利，欣喜之餘，他「厥足跳盪」，作出牛馬的形態，並學牛叫，學驢鳴，「爲狀滋樂，不以爲苦，」並惹得傍人也大笑起來。其實武公一生沒近過女色，何況看一眼？他照例推完了磨揭去面幕，掉頭就跑。一出磨房，就又唱起來了：

「不用格拉不用套，不用乾土墊磨道。」

有人責備他：「爲什麽放着現成的長工飯不吃作短工，當叫花子？」因爲

一抗活叫人欺！不如討飯隨自己；
別看我討飯，早晚修個義學院！」

他喜歡給貧農當牛馬：

「給我錢我砬田，修個義學不費難！」

便是牛馬生活之一。為討僱主的歡心，他把短工的時間拉得很長，後來為珍惜時間，略加限制：

「除糞，鍘草，拉砬子，來找；管黑，不管了，不論錢多少」。

乞討時聽到「赶門去」，「不打發」！便唱：

「我要飯，你行善，修個義學你看看！」

實在絕望時，才唱着

「不給俺，俺不怨，自有善人管我飯！」

走向別家去。

討來的錢，分文不動，乾粮則分成三種：整潔的賣「堆餑餑」，成塊的賣給窮人醃面醬，過碎的自己吃。人問為什麽不留好的自己吃？他以為：

「吃的好，不算好，修個義學才算好！」

他不計好壞，不問髒淨，曾喝過猪吃剩的餘瀝，傍人見了要作嘔，他却歡樂的唱起來：

「喝髒水，不算髒，不修義學眞骯髒！」

或過分規勸時，他便說明意之所在：

「糞也吃！尿也喝！修兩處義學不算多？
也吃屎，也喝尿，積了錢來修義學！」

為了修義學，他常吃拉圾堆中的棄物：

「吃菜根，吃菜根，我吃飽，不求人；省下飯，修個義學院；
吃芋尾，吃芋尾，不用火，不用水；省下錢，修個義學不費難！」

為修義學，吃飯不動烟火，愧煞現在的義務教育家。

白天傭工乞討，夜間練「豎頂」（豎直立）「爬圈」，（蝎子爬）預備廟會上練藝換錢。臨清龍王廟四月廟會，他每年必到，為了引人駐觀，他先吃活蝎子活蛇破磚碎瓦，一邊吃一邊唱：

「蛇可吃，不要怕！修個義學全在我自家！」
「吃蝎子，吃蝎子，修個義學我的事！」
「破磚碎瓦都能消化，若不修義學，才惹人笑話！」

一面練工夫，一面唱出價錢：

「豎一個，一個錢；豎十個，十個錢；豎的多，錢也多，誰說不能修義學」？
「爬一遭，一個錢；爬十圈，十個錢，修個義學不費難！」

練完了藝，把善社委託代捨的善書分佈給觀衆就便勸人行善，幫修義學。捨善書名義上不要錢，人們受了修義學宣傳力的感動，却加倍給值。

武公眼中沒棄物，傍人認為無用而棄去的斷線殘縷，爛麻繩破布片，他都視如拱璧。一面行乞，一面把斷線殘縷加以整理，一根根的接成長線，纏為線蛋，賣給兒童作玩俱，（如現在的膠皮球）一面還唱着歌：

「接線頭，纏線蛋，早晚修個義學院；
纏線蛋，接線頭，修個義學不犯愁！」

爛麻繩破布片除補綴衣服，所餘的撑成細繩，編為絆帶或肚帶，售給貧農。有一次把撿來的亂毛髮附入製品中，發現線蛋中有毛髮彈性大，有浮力，繩帶中有毛髮堅靱耐用，均為顧主所歡迎。因此，他覺得髮在頭上為無用之物，並且累贅人；如善為利用，却是個無盡的生產，遂決定剪掉頭髮，攙入製品中，以增加修義學的經濟力量；剪光了頭又怕像個和尙，在形狀上便平淡無奇了，於是又加上一個商標式的特別表記：

「左邊剃，右邊留，修個義學不犯愁；
剃了右邊留左邊，修個義學不相干！」（左邊右邊，或作這邊那邊。）

「不犯愁」，指增加經濟力而言；「不相干」，指剪去髮無碍於為人而言，細玩詞意，武公的用心更了然可見了。

約於咸豐末年，武公想把積存的錢放債生息，因不夠整數，不值得託人辦理，遂改住破廟，把祖遺房院應分的部分（兄弟已分居）售出，湊足京錢一百吊，正苦不得其人，恰來了一位貌似忠厚的貧鄉某甲，向武公攀談，某甲已知武公買地的用意，特用表同情義務合作方法自薦：「放債生息，既免謾藏誨盜，又可子母相權，豈不兩美？……」君子可欺以其方，武公便信以為實，那知某甲竟拐款潛逃。武公以數載艱苦掙扎，一旦成空，憤鬱成疾，臥倒破廟之中，老天無眼，禍不單行，一陣風把廟脊上的破瓦片吹掉，把武公打了個頭破血出。「人不能阻我修義學，風神雨伯，也是白費；修義學在我，你們能如我何？」他便指天唱道：

「打破頭，出出火，修個義學全在我！」

從此更加倍努力，變更了放債方法：

「窮人借，富人保，修個義學錯不了！」館陶富戶郜某，慣用借小利放大利的方法滾剝貧人，他用「窮人借富人保」的手段借了武公一筆錢，到期本利未還，武公却討得一句「就憑我借你臭叫花子的錢嗎？」武公無法，拿神權嚇他道：

「人憑良心樹憑根，各人只憑各人心；你有錢！我受貧！準備上天有眞神！」

三

約在同治六年，武公三十歲時，又積了京錢九十多吊把所分的業地三畝賣了一百二十多吊，湊足二百一十多吊。武公鑒於自己資望勢力兩缺，易啓人輕視覬覦之心，決定把所有的錢委託有資望有財產的道德先生代任放債事務，以爲保障。堂邑柳林鎭歲進士楊樹穀，（或作樹坊）字模氏；館陶塔頭村武進士婁峻嶺，字崇山；及婁松嶺，均有德能，善於擘畫經營。爲了地域上的便利武公決定先跪求距離較近的楊樹穀；然後漸及婁氏，以分其勞。

楊氏僕役見武公負重而至，跪地求見主人，疑非善類，拒不通報。樹穀聞之，疑係亡命徒，求託庇匿跡者，避不見。僕人揮拳逐之，不去；唾面以辱之，仍不去；與錢亦不受，約長跪四五晝夜不去，樹穀計無所出，遣人詢明求見原因，才知是行乞興學的武七。急召善言安慰之，允代權放債事務。武公大喜過望，叩頭稱謝，約定利息最高三分，最低二分二厘，以借欵多寡爲準。

「犧牲自己福利，偏給旁人謀福利，世上那有這樣傻瓜？」楊氏僕人懷疑武公「想藉着辦義學發財！」武公引爲莫大汚辱，指天盟誓道：

「我積錢！我買田！修個義學爲貧寒；
誰養家！誰肥己！準被上天神雷殛！」

以後欵項日積日多，除跪求婁峻嶺婁松嶺允許代爲放債外，以事務加繁，又求其族孫武茂林聽楊婁兩家指揮，專負催欠責任。武公自己也置了一條扁担兩個蓆簍，一簍盛行乞傭工等器物，一簍盛存放欵項的總帳，帳用油布包着，以防雨濕，在行乞中兼代討帳。武公雖不識字，但記憶力甚強，心算亦精：凡存放欵項日期，本利加算奇零，債務人姓名住址，無慮百數十戶，都記得清清楚楚，故數十年來未發生過債務糾紛。

楊婁三氏對放債事務經理得宜，欵項愈積愈多，武公就開始典買田地，備作學田，所買者以碱地窪地爲多，預備僱工翻墊，以期變成肥美田地，比直接買肥田便宜得多，或不知其用意，謂把有用之錢用於無用之地？武公答道：

「只要該我義學發，置地不怕置碱砂；碱也退，砂也刮，三年以後無碱砂。」

「只要該我義學興，置地不怕置大坑；水也流，土也壅，三年以後平了坑。」

光緒十二年，先生四十九歲，已前後典買田地二百三十餘畝，共用京錢四千二百六十三吊八百七十四文；此外尙有債欵本利二千八百吊。乃向樹穀提議建義學事，楊以「孝不有三，無後爲大」，勸先生「娶妻生子，繼續香烟」。公以爲「大家錢不能用之於私」，唱道：

「不娶妻，不生子，修個義學才無私！」

武公前曾用京錢五百五十吊在武家莊置房一所，樹穀提出利用此房作學舍。武公不甚滿意，因「那房是預備萬不得已時用的，不但狹小簡陋，不夠格局，且離家太近，恐爲族人所把持，變成武氏私學，失去造就窮孩子的本意。錢既夠用，應造所夠格局的房子，多容納些窮孩子。」

柳林穆書五對武公早具同情，聞武公正籌商義學地點問題，願把柳林東門外祖田二畝捐作義學地基；同時柳林郭芬亦願捐地一畝八分七釐，恰巧這兩塊地毗連着，且極方正，宜作房舍地基，武公喜得手舞足蹈，連連叩頭稱謝。擇定光緒十二年中秋節後動工，至光緒十三年春落成，門房，廚房，學舍，共磚瓦房二十七間，工料京錢四千三百七十八吊，除武公所捐二千八百吊，尙差一千五百七十八吊，武公與樹穀分別在鄰村募化補足。每年需經費六百吊。武公捐地二百三十餘畝，年收租價三百六十八吊，除去完納銀糧七十餘吊，添置器具雜支一百餘吊，延師束修薪水銀三十兩，尙差二百三十餘吊，武公允繼續乞討，務使敷用。所有學田租經常費等，概託當地首事經管，武公不加過問，以示大公。

義學名稱，爲「崇賢義學」，楊樹穀擬定。聘壽張孝廉崔廉準，聊城進士顧仲安，博平孝廉曹連枝，清河拔貢滕繡封，孝廉買品重分任敎師。武公對聘請敎師，奔走四縣，異常勞頓，這些敎師，都是有名望的積學之士，其中不免心存成見，以爲被叫花子請去敎書，太不冠冕，有損身分。武公把待遇條件提得很高，並長跪懇求，繼以哭泣，始獲成功。諸師及至柳林，見學舍富麗堂皇，設備周到，一點叫花子模樣也找不出，反愕然驚嘆這個叫花子的偉大了。對招募學生

，武公也是痛哭流涕的跪勸，因爲窮人上不起學，雖不花學費，但耽誤不起工夫，有的特許分季半耕半讀，才允其所請，勉強攬了五十人，分內課三十人，外課二十人，這些許學生，竟包括堂邑，館陶，臨清，壽張，博平，聊城，清河七縣的極貧兒童，可見限制之嚴，與招攬之難了。

開學時，武公特備了一座豐美的酒席，謙請教師，約當地紳士陪客。「誰給叫花子陪客？」武公惟有下跪了。來賓均已入席，主人却屏立以侍，人責以應入座盡其東道之禮，公以「乞人不敢與諸公抗禮」爲詞，要求樹穀代主人職。立至席撤，始隨雜役入廚房中吃「折羅」，來賓無不嘆其謙抑。

向至聖行開學禮後，武公上自老師，下至學生，依次叩頭。這是「拜託老師盡責，學生用心，不要辜負了俺幾十年的艱苦奮鬥，」自在不言之中。老師不盡職，學生不用功呢？只得另行下跪，繼之以泣涕規勸了。尤其對學生，不知下過多少次跪，流過多少熱淚。他常向學生們說：

「讀書不用功，回家無臉見父兄；

讀書不用心，回家無臉見母親！」

有位老師晝寢，武公便默跪床前，直至醒來，大吃一驚，此後就沒敢晝寢的了。

諸事就緒，學董楊樹穀與婁峻嶺把武公行乞與學事擬了一個稟帖，要求堂邑知縣郭春熙轉呈上憲立案。當時山東巡撫爲張勤果公曜，字朗齋，也是個目不識丁的貧漢出身，做官後才得讀書，他深知不識字的人如何痛苦，特把「目不識丁」刻入圖章，隨帶身邊，以示不忘目不識丁的苦惱。張公見到堂邑公文，對武公與學的精神大加嘆賞，立即下諭傳見。

巡撫衙門的值日巡捕官見武公穿着千補百衲的破衣；背着破錢褡子盛滿了爛線頭髮破布片；手提銅勺，滿不在乎的走來見撫台，太不像話，要他換身新衣裳再爲稟報。武公說：

「撫台是傳見武七，不是傳見新衣裳；撫台因武七是個叫花子才傳見，失去花子的面目還見個嗎勁呢？」

武公見了勤果公，依舊接線頭纏線蛋，工作不停。勤果公詳問過去行乞與學的情形，武公所答，均極得體，自始至終，從容不迫，勤果公大爲驚奇，嘆爲自古以來未有之奇人。傳見結果，凡武公及縣紳前後所呈請的事情，無不一一批准：如專摺保奏，准入鄉賢祠；奏請勅賜「樂善好施」匾額；奏准建坊；奏准建立忠義孝弟專祠，……等，都種因於此。當時並飭縣免徵崇賢義學的錢糧與差徭；捐廉四百兩補助義學經費；特賜黃布鈐印緣簿，傳令司道鈐印捐資。武公持緣簿遍謁任學院及鄰邑府州廳縣，一面化緣，一面行乞。

討飯不准進院子，這是規矩；化緣雖可通融，總不免被狗搯駕。他似乎會催眠術，一俯下身去唱出

「黑狗白狗你別咬，義學症憨豆沫來到了！」

奇怪！狗就不咬了。倘施主報以惡聲，詞氣就不同了：

「大爺大叔你別生氣，你老幾時不生氣了，我幾時出去！」

或者唱：

「不強要，不強化；不要生氣，不要害怕！

你們行好俺代勞，大家帮着修義學！」

有的知他化緣修義學，便問要化多少？

「不嫌多，不嫌少，捨些金子修義學；

又有名，又行好！文昌帝君知道了：准教你，子子孫孫坐八抬大轎！」

化緣先施禮，施禮時唱：

「義學症，沒火性，見了人，把禮敬，上了錢，活了命，修的義學萬年不能動！」

化了一年緣，回到柳林，（光緒十四年，）把崇賢義學加以擴充，又附設了個蒙養學校，學生增至一百二十餘名，特聘癸酉拔貢丙子舉人候選教習壽張崔隼主教。

光緒十四年，先生五十一歲，堂邑紳士以其行乞與學，功在社會，要求知縣郭春熙援例片請建坊，是年九月初九日奉硃批……照准，「樂善好施」匾額亦將發下，即作爲牌坊横額。牌坊於光緒十六年落成，郭知縣特備酒席慶賀，席間勸武公「娶妻生子」，公答道：

「人生七十古來稀，五十三歲不娶妻；親戚朋友斷個淨，臨死落個義學症！」

此後凡認識武公的，都以拉到家去吃飯爲光榮，吃飯已不成問題，募化乞討更爲得手，積存的錢更多了。一日募化到館陶楊二莊，（楊二姓莊簡稱）聽說千佛寺住持僧了証在廟中教書，對貧家子弟不取學費，引爲同志，武公特捐給了証京錢五千吊，令其擴充學舍，並作基金，多收貧家子弟，改爲楊二莊義學，即着了証主教。

咸豐三年，臨清城內受兵災影響，十室九空，私塾停課

，窮人更無求學機會，直至光緒中葉，元氣仍未恢復，武公引以爲憂，甚感不安。武公注重鄉村教育，以其無人注意故也；惟以臨清遭洪楊之變，城內損失比鄉村爲重，貧人轉多於鄉村，故決計在臨清城內建一義學。臨清鈔關街施善政深慕武公爲人，訂爲莫逆之交，光緒十九年，武公赴鈔關街訪施善政，商立義學事，託施協助籌畫進行：在御史巷購買座北向南房院一所，價銀四百兩，重加修理，添築學舍等，用銀一百餘兩。當地六畝，價八十七吊，年收租價十五吊；買鋪房一座，價二十六吊，年收租價九吊六百文；又當鋪房一座，價一百吊，年收租價二十八吊八百文；放債三十餘戶，計一千一百九十七吊，三分行息，年收利息四百三十吊零四百文；臨關經書等借庫平銀六百兩，二分二釐行息，年收息銀一百五十八兩四錢。計每年共收租息京錢四百八十三吊八百文，銀一百五十八錢四錢，作爲義學經費，委託馮長泰經管。定名史巷義學，聘施善政爲學董，附貢王丕顯先生紹文主教。史巷義學原係土壁房，王先生感武公義行，以完成武公偉業爲己任，曾步行南北各省，行數萬里，遍謁各省當局，募欵萬元，重加修築，棟宇宏壯，煥然一新，組織設備，均極周密妥善。史巷「武訓學校」得有今日之成績，武公事業之傳遍國內外，要以王先生之功居多，故人都稱王先生爲武公第二，非無因也。

武公行乞三十餘年，前後創立義學三處，仍不放棄故業，學生有所不忍，跪請止息，勸其改住義學中享幾年福。武公謂不勞而食，於心不忍，況義學經費是公欵，應用之於公，任何人也不能動用分文。這種高尚的見識，偉大的精神，自古未有。

四

冠縣城東北張八寨村民張春和，出外十年無音信，其母憂愁成病，思進肉食，因貧無力置備，其妻陳氏事婆母至孝，乃割股肉供食，病尋癒。事爲武公所知，特步行至張八寨慰問，並贈良田十畝，令陳氏善養婆母，逢人便唱：

「這人好！這人好！我給十畝還嫌少；

這人孝！這人孝！給她十畝好養老！」

武公所行隱善，不可勝計，但非十二分需要者亦不輕作，因其不向人說，故無具體事實可記，陳氏事曾鬨動社會，始爲人所傳誦云。

五

武氏族人以爲武公很有錢，都想弄幾個花，這種不需要的告貸，爲武公所深惡，拒之云：

「衆人錢，不養家；養家天打霹靂火龍抓！」

親戚借貸時，公亦有拒絕歌：

「不顧親，不顧舊，義學我修好幾處！」

苦顧親顧舊，那能修得好幾處義學？武公還有一首歌，是：

「不要老婆不要孩，以修義學爲生涯！」

自己雖不要老婆孩子，却專給人說媒，這或與義學有補，不然別人能作的事他決不輕作，免得躭誤修義學。作媒歌云：

「義學症，作媒紅，這樁親事容易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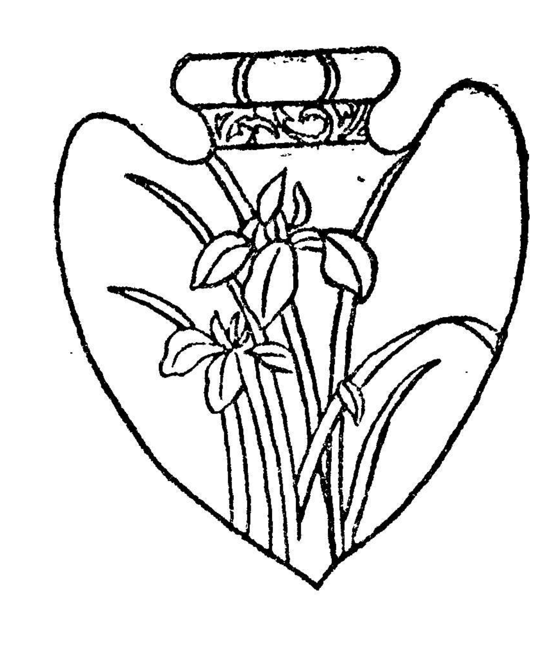
六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先生積勞成病，初往施善政家，其孫武茂林侍藥，恐其不起，勸備棺木，答道：

「路死路埋，街死街埋，死了自有棺材！」

旋因病勢沉重，恐死於施宅，爲俗所忌，遷居史巷義學。是年四月二十三日，病益加劇，勉強坐起，聞得隔聽諸生讀書聲，尚張目微笑，未幾即端坐而逝，享年五十九歲，其侄克信迎柩歸籍，義學師生，均執紼徒步護行，葬於武公生前爲貧農所置之義地中，（約十餘畝）送葬者達萬人，盛況空前。山東提學史羅正鈞以乞丐興學，數十年如一日，爲自古未有之盛事，宜有以慰其英靈，昭示後來，呈請魯撫袁樹勛轉奏宣付國史館立傳，傳載清史稿，抽象述之，文甚簡略，堂呂紳士並請建立忠義孝弟專祠，奏旨云：「都哉！有此義人！可以激勵風俗，培養人才。尙其建立專祠毋或緩！」

於天津



西班牙內戰一週年

李乃紘

因人民陣線與法西斯左右兩派之衝突而演成內戰的西班牙，到本年七月十八日，戰爭已經滿一周年了。回顧一年的過程中，不知有多少萬的健兒變成了戰場上的枯骨，多少萬的老弱婦孺流離道路淪爲餓莩，更不知有多少處繁華的都市富麗堂皇的建築物都變成了灰燼；而且直到現在，戰爭仍然繼續進行，雙方的實力還是不相上下，尙無從斷定鹿死誰手。然則未來之戰爭究將演變成如何形勢，激烈到如何程度，更不知伊于胡底；這眞是在伊伯利亞半島上素以鬬牛聞於世之西班牙的空前浩刦。

一 內戰的原因

欲明瞭西班牙此次內戰的因素，則於西班牙之最近史實不得不略加敘述。

西班牙是歐洲封建色彩最濃厚的一個國家，貴族，軍閥，教會，大地主等都在社會上佔有極大的勢力，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始推翻君主，成立共和政府。在共和政府成立後第一件做的事，便是設法抑制軍閥的權力，解散了耶穌會，並奪取了牠的財產，及收沒了一部份大地主的土地，因此惹起了軍閥，教會及地主的惡意與仇恨，叛亂的種子從那時便潛伏着了。

一九三三年，以羅布爾斯（*Gil Robles*）的人民行動黨（*Accion Popular*）爲中心的右派集團與勒洛（*Don Alejandro Lerroux*）的急進黨賄選得勝，掌握政權。羅布爾斯是與共和不相容的，其目的是等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日，根據憲法，以多數提議修改憲法。勒洛不過是想做官。至於所謂急進黨，除了名字外，並無絲毫急進意味。這時候勒洛做了國務總理，羅布爾斯則在旁予以帮助，以備取而代之。柴摩拉總統（*Alcata Zamora*）有見及此，他於是在去年一月，再度解散了國會，而任命了中央派的瓦拉代爾（*Don Manuel Portela Valladares*）爲國務總理，以監督選舉。右派各黨受此嚴重的打擊，其推翻政府陰謀愈是進行得積極。

在去年二月，西國舉行大選，自由黨與社會黨合組之人民陣線獲得勝利，組織左翼政府，對於軍閥，貴族，大地主，人民行動黨與保王黨等所領導之右翼法西斯派，施行壓迫，不遺餘力，更引起右翼法西斯派的切齒忿恨，力圖報復，發生叛亂的危機；其時即已經醞釀成熟。到七月十二日，著名保守黨領袖沙坦羅（*Galve Sotello*）被暗殺，內戰的導火線燃燒了。當時右翼各黨羣起反對，政府復予以大規模的檢查與拘捕，右派認爲忍無可忍；乃一致團結推弗朗哥，哥代特，第蘭諾，摩拉，樊求爾，卡班尼拉斯，巴塔脫和桑耶雅等八人爲軍事領袖，借反赤爲口號，於七月十八日由駐西屬摩洛哥之客軍首先發難，而震動全世界之西班牙內戰便由此開始。

二　內戰的經過

到七月三十日，德國遊艇漢堡號裝載大批軍火開往叛軍根據地，八月六日，德艦孟脫薩明號又裝載大批的飛機，大砲及國社黨的軍官開到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舉世方知道德國是在供給叛軍的軍火并且直接派軍官去帮助他們作戰。到九月四日，法政府得到載有許多架飛機之意船在維哥（Vigo）起岸的情報，同時意機被迫降落於法領摩洛哥的事件亦經發生，舉世方證明了意大利政府與西班牙的法西斯是確實的合作着。因德意之援助叛軍全由葡萄牙境內轉運，於是全世界更明瞭葡國政府對於其法西斯同志之佛朗哥將軍，早已經暗中携手了。

德，意，葡，各國政府既對於西國叛軍作明目張胆的援助，法蘇等反法西斯派國家雖未能即公然援助西國政府，但其人民因激於義憤而自動投軍替西政府效命疆場的亦如風起雲湧。甚至德意國內之反希特勒及墨索里尼主義的人士，亦多有甘心背其本國政府而為西政府參加作戰的。從此西班牙內戰帶了國際主義的色彩，而戰況是更如火如荼，愈演愈烈。

叛軍於西屬摩洛哥的休達，梅里拉和巴里阿里克羣島中之巴爾馬斯三地方同時起事後之明日，亂事即蔓延到西國本部的全境，由於政府軍未曾防備，且初次組織的民團尚未能立刻發揮作戰能力，致使叛軍得長足進展，聲勢甚銳，他們很快的在七十天之內在東北部佔領了薩拉哥撒（Saragossa）和華斯卡，在北部佔領了桑塞巴斯坦（San Sebastian）和伊倫兩要港，在西北部佔領了蒲爾哥斯，伐拉多立特，（Valladolid）薩拉門加和盼布羅納，在東南部佔領了塞維爾（Seville）和卡狄茨（Gadiz），同時還佔有起事地之西屬摩洛哥及巴里阿里克羣島。到九月二十八日叛軍起事後的第七十日，南部重鎮托利多（Toledo）復為所陷。

托利多陷於叛軍以後，政府所有區域除東部及東南部臨地中海外，其他三面，皆受叛軍之包圍。佛朗哥乃於十月杪，進攻京城瑪德里（Madrid），本來在七月底，瑪德里即一度受包圍，但大規模的進犯卻始於托利多失守以後，因托利多在京城之西，相距不遠，叛軍據以為進攻京城的根據地。從此瑪德里陷入重圍，政府軍雖竭力反攻終不能將叛軍的包圍線衝破，不得已乃於十一月六日，政府遷都至東海濱凡倫西亞（Valencia）去，瑪德里城內則組織一國防委員會，由米亞伽將軍為主席以指揮作戰計畫。

本年二月初旬，弗朗哥有見於瑪德里急切不易攻下，乃變更其作戰策略，即一面仍將瑪德里困住，一面用新到之德意生力軍猛攻南部的瑪拉加港（Malaga），久戰疲乏的政府軍敵不住器械精良新自德意開來的褐衫黑衫兵士，馬拉加港終於在二月八日又陷入叛軍之手。

瑪拉加港的失守給予叛軍以輕敵觀念，乃再度大規模圍攻瑪德里，並派大軍截斷京城通凡倫西亞大道，企圖斷絕政府方面的軍事運輸，如此則政府新舊兩都失其策應。當時叛軍氣燄高張，以為瑪德里可指日而下，不料驕則必敗，自三月二十日以後，政府軍着着勝利，迭克京畿四周已為叛軍所佔據之特利吉克，（Trijueque）勃利呼加（Brighuega），那伐爾波杜（Naval Porto），烏丹特（Ulande），和摩蘇斯（Mueues）等諸要鎮，打通瑪德里通凡倫西亞之大道。勃里呼加（即瓜達拉加拉 Guadarracala）之役，政府軍獲空前大勝，意兵四萬潰不成軍，同時在南部考度加（Codorda）地方，政府軍以奇兵襲取維拉努埃伐特克和阿爾加拉賽育斯兩地，叛軍猝不及防，倉卒撤退，政府軍得以挺進。

叛軍在中部南部既連遭慘敗，德意軍隊志切復仇，乃移其精銳於北部之巴斯克（Basque）自治邦一帶，自三月杪起，即以迅速包圍之勢襲取阿爾白蒂亞城，並以大軍向巴斯克自治邦首都比爾波（Bilbao）推進。因巴斯克自治邦前線地形崎嶇，叛軍乃採特殊戰術，避免與政府軍正面衝突，單靠砲隊與飛機施行轟炸，使政府軍無從應戰，先奪去政府軍司令部所在

地之奧昌蒂亞諸鎮，而比爾波終因德意大批飛機的晝夜轟炸於六月十九日攻陷。

自比爾波失守最近一月來，雙方軍事形勢無大變化，叛軍自比爾波港向桑坦特城前進，企圖再截斷瑪德里與凡倫西亞間之交通，並佔領瑪德里通希納爾之道路，此兩路線無異政府軍之生命線，必將竭力死守，屆時恐不免一場最劇烈之戰事。

至於瑪德里近郊戰事，則政府軍屢次企圖擊破四周之叛軍包圍線，七月十二日，政府軍將白魯特尼鎮和維拉努伐第特巴第洛鎮收復，並將京城至戈倫那省公路佔領，叛軍方面則於七月十九日熱烈慶祝內戰開始一周年後，即在維拉努伐第特巴洛城施行內戰以來空前的大規模之天空轟炸，恐瑪德里近郊之推進戰，尚非短時期所能結束。

就最近情形看，叛軍佔優勢。瑪德里困守已久，政府軍反攻力量恐漸成强弩之末，且叛軍之蠶食計劃（即一面固守已佔領之區域一面向政府進逼）似已實現。苟瑪德里失守，則凡倫西亞失其外援，政府方面恐更不易支持。不過，我們知道，西班牙人有善戰的傳統精神，參加政府軍隊的外國志願兵亦多係來自德意諸國之反法西斯派的戰士，此種志願兵決無回國可能，故政府軍的作戰能力一定比被强迫着來參加作戰的德，意，正規軍高，這樣看來，則政府軍再簡其精銳舉行大規模的反攻，亦非不可能之事，說不定像瓜達拉加拉一樣的戰爭，還要再經過一次的表演。

三　干涉西戰之各國的立場

假設此次西班牙內閣叛軍沒有德意的幫助，單憑政府軍之力量，亦不難於在短時期內將亂事蕩平。不幸的很，這已不是西班牙內戰而是國際法西斯侵略西班牙領土的戰爭。

縱觀一年來意德兩國對於西班牙叛軍之援助，眞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不但是叛軍所用的飛機，大砲，坦克車和其他各種軍用物品是來自羅馬與柏林，甚至於在伊伯利亞半島上作戰的健兒也大半是奉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命令而遠征的兵士。在某次政府軍戰勝的時候，被俘虜的叛軍兵士，全是屬於德意正規軍的，卻沒有一個西班牙人。瓜達拉加拉前線的幾次大戰，叛方作戰的竟全是意軍，瑪拉加和比爾波的失陷，全仗着意德兩國飛機的轟炸力，本年三月十二日，英國泰晤士報登載的消息稱，那時候西叛軍內共有外國志願兵（*Foreing Legion*）十萬名，意軍佔九萬名，德軍佔一萬名。此外，希特勒並且派了福貝爾將軍充當弗朗哥的顧問，據傳說，叛軍許多作戰計劃，佛朗哥幷不能自主而是聽着福貝爾的指揮。

除德意兩大法西斯國家以外，幫助佛朗哥政府的還有上文已經提到與西班牙同屬伊伯利亞的葡萄牙國，葡國一方面借口中立宣言禁止西政府的軍火登陸，一方面卻暗中讓德意對叛軍的接濟通過該國領域運到佛朗哥的部下去。

德意葡三國爲什麼肯這樣的出力去援助叛軍呢？其中自有內在的原因。我們知道，自法國左翼政府成立以後，歐洲即形成了旗鼓鮮明的兩大壁壘，一個是德意領導的法西斯派國家，一個是法蘇扶植的人民陣線當權的左傾國家。法西斯主義以反布爾什維克主義爲中心，一旦西班牙人民政府握權，則不但法國勢力將在西歐大形膨脹，即蘇俄勢力在歐洲亦必更易抬頭，此自非法西斯國家之所願；若叛軍戰勝，則局勢大變，德在西歐必易於活動，況國社黨在西班牙境內之組織非常完密，則爾時不難以其勢力攫得在西班牙境內之貿易與政治的優勢。又因佛朗哥將軍允許於戰勝後將米諾卡島（*Minorca*）的馬杭島（*Mahon*）與巴列雅爾讓給德國作爲報酬，如此則德在北非摩洛哥可得到根據地，藉以恢復戰前之摩洛哥政策。

在意大利方面，若叛軍得到勝利，則可在西地中海得一盟友，可以增

加其對英之抗力，其在地中海之地位必益形鞏固。況佛朗哥允許於戰勝後將摩洛哥北部與直布羅陀隔海相對之休達港（*Ceuta*）和巴列里克群島中之米諾卡島讓給意國以爲報酬，如此則英屬直布羅陀失了牠的重要性，而地中海內的霸權意大利將要駕於英國之上了。

意德皆是具有「殖民地慾」的國家，意不滿大戰後的殖民地分配，雖然已吞併了阿比西尼亞，但似乎還沒填足她的慾望，德國則竭力想法恢復戰前的原狀去掠奪殖民地和原料，她們主張對外侵掠都是一致的，一旦遇到這樣好的機會，自然不肯輕易放過。

至於葡萄牙，她並沒有什麼領土利益的野心，不過因爲她本身是法西斯政治體系的國家，一旦她的唯一鄰國中人民陣線組成的政府掌權，則她一定要受到威脅而不能高枕了。這是她幫助叛軍的唯一理由。

民主國家雖爲當代歐洲各國的兩大壁壘之一，但她們對西亂的態度總是畏縮不前，沒有法西斯國家那股蠻幹，硬幹的精神。

先就法國說罷，她是非常同情於西班牙政府的，因爲一旦西班牙叛軍勝利，則德意法西斯國家在西歐佔優勢，以法蘇爲創導的西歐集體安全制力量，便被削弱無餘了。況法西接壤，法與德意相連之邊疆皆設有雄厚之防禦工程，而在法西邊境之比里牛斯山則絕無設備，若西班牙變成了德意集團的法西斯國家，則法國必須於法西交界處新設邊防，從此南疆更將多事，此點決早爲法人所預見。但法之所以對於西班牙政府軍未肯公然予以積極之援助者，其故有二：第一，法恐怕引起了國際大戰，本國被捲入戰爭漩渦，第二，受了倫敦政府的壓力，英法在歐洲的行動向來是標榜一致的，英既不偏袒於西國內戰之任何一方面，那麼法國也祇好保持不干涉政策了。

蘇聯視德意爲仇讐，法西斯國家在歐洲越得勢，則反蘇陣線越堅强，還是盡人皆知的，但蘇聯何以仍然抱着不干涉的態度呢？其中原因當自莫斯科內部求之。蓋因蘇聯政府方埋頭努力於第二次的五年計劃，對外力主和平，決不肯因援助西班牙政府而惹起重大之國際糾紛。此外，年來反幹部派之反革命運動以推倒莫斯科現政府攫取其政權爲目的，使蘇聯方集中其注意力於內部之淸黨，故能屢次破獲託派的陰謀，是蘇聯頗有內顧之憂，亦不失爲其不干涉政策原因之一。

其次，對於西班牙內亂感到最苦悶因而陷於矛盾境地的要推英國了。她既怕西班牙政府的勝利愈加强了左傾分子的壁壘，又怕叛軍勝利後則德意諸國大肆猖狂，奪去了她在地中海及葡萄牙境內的霸權，她既左右爲難，所以祇好仍然採用了保守政府對外傳統的慣技——靜觀局勢的發展，預備戰事告一階段雙方勝負顯着後，臨時再定有利於己的外交政策。故英國雖勉徇法國之請加入了不干涉委員會，其目的不過是在和緩當前的國際局勢籍以避免各國間的正面衝突，至於不干涉能否成爲實際，兩交戰團體是否能得到公平待遇等問題，在倫敦政府還是視爲次要的任務。

四　國際不干涉協定和監察計畫

在去年七月二十五日，西班牙內亂發生一星期之後，法內閣即決定不干涉政策，並自即日起任何軍用品不論直接或間接一槪不准運往西國境內。於八月二日，法政府向英，意，德，蘇，比，荷，捷，葡，諸國政府送交照會文件，主張地中海沿岸各國成立協定，對於西班牙內亂互約嚴守中立，各國皆在原則上接受，法政府乃於八月十五日，正式提出不干涉協定的建議，歐洲主要國家都先後贊同，於是再經法政府提議參加不干涉協定各國設立國際調整委員會於倫敦，參加的二十六國中只有葡萄牙未派代表列席。

就法國本意而言，誤認爲不干涉協定對西班牙政府有益，以爲藉此可以禁止德意對叛軍的幫助，則西班牙政府雖無外國的接濟，其自身力量亦

足以消滅叛黨。但自調整委員會成立後，意德蔑視不干涉協定，對叛軍仍繼續接濟，因此叛軍方面並未受不干涉協定之影響，而政府方面反得不到他國的援助。本來，根據國際公法而言，一國發生叛亂，別國儘有權以軍火接濟該國合法政府，幫助她平靖亂黨，不干涉原則卻使西班牙合法政府和叛亂團體受了同樣的待遇，即已顯失公平，何況法蘇諸國雖遵守協定，而德意諸國則陽奉陰違，這無異於對於西班牙政府施行不公道的行為。十一月七日，西班牙政府根據國聯盟約第十一條，申請國聯開會，討論德意干涉內政問題，在同月十九日，德意竟公然承認佛朗哥所組織的軍政府為西班牙國合法政府。形同虛設之國聯雖於十二月十日開會，通過了承認西班牙請求理由為正當的決議，但對於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行動仍然是毫無辦法。

調整委員會對於德意之違約行動，坐視三月之久，又提出了西班牙海面監察制度的一個具體辦法，但此項建議因沒得到西班牙政府與叛軍的答覆，便無形中歸於停頓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英法兩國關於禁止志願兵赴西投効問題共同籲請俄，葡，意，德，四國表示合作意見，經各該國政府表示同意後，英國乃於本年一月九日，提出監察西班牙海陸邊境之計劃，其主要目的為使禁運軍火擴充至禁派志願兵，監察軍火擴充至監察志願兵。各國雖多有保留條件，然在原則上則一致接受，卒於二月十五日又成立了禁止志願兵前往西班牙并監察西國海陸邊境的協定。當時蘇聯並建議立刻施行監察制度，但因各種難關，祇好先使制止志願兵投效的辦法於二月二十日生效，而監察制度又拖延下去，直到四月十九日，西班牙海面監察計劃方見諸實施。（陸地監察制度係於三月六日生效）。

海陸監察計劃固然同不干涉協定的本意略無軒輊，但就事實而言，要是監察計劃能夠澈底的履行，則斷絕了交戰團體志願兵和軍火的來源，也許可以藉此早日結束殘酷的戰爭。然而事實上當監察計劃實施後的第二天，意兵五萬又在西班牙登陸了。

此後監察計劃之實施與德意之行動，似兩不相關，但她們仍不願受這層形式上的拘束，德國乃借口「德意志」號軍艦被炸的報復，於五月三十一日，以五艘軍艦轟擊阿美利亞港（Almeria）之後，突然退出了不干涉委員會和監察西班牙海面工作。意大利亦採取同樣行動，幸英國出任調停，於六月十二日成立四國協定後，德意又重新加入這被她們視同兒戲的國際團體。英國方在慶賀她這努力的成功，不料德國又進一步的製造了「萊比錫艦事件」（*Leipzig Incident*）因要求英法派艦向西政府海口示威不遂，於六月二十三日，又將退出海面監察計劃的通牒送到了倫敦，同時意大利為表示「德意軸心」的行動一致起見，立刻又步了德國的後塵。

自德意第二次退出監察計劃後，英法協議以英法兩國的海軍來担任以前劃歸德意的那部份西班牙海岸的監察工作，以免西國海陸邊境的連環有脫節之處，徒使陸地監察有名無實。但德意對此則堅決反對，主張將西班牙海面監察制度根本作廢，祇保留陸地監察制度，並提出承認西內戰雙方為交戰團體之提議。法政府為報復起見，乃自七月十一日起，停止法西邊境之陸地監察，於是不干涉委員會之進行又陷於僵局。

現在慣於出任調停的英國又提出新的折衷方案了，其辦法是（一）廢除海軍監察制度，另在西國口岸設立國際人員監察團，（二）凡參加不干涉協定之各國政府承認西內戰雙方為交戰團體，（三）外國志願兵在西境內者須一律撤回。還有附帶的條件是先實行第一及第三兩款，俟行之順利，然後承認西內戰雙方為交戰團體。但德意則聲明如不先行承認西內戰雙方為交戰團體，則撤退志願兵問題無考慮之餘地。據七月二十四日路透電，英政府以為實行折衷方案之程序問題，不應為進行頓挫之原因，如意政府堅決反對，則英國將認意國對於英國力求迅速打破此僵局之志願，不予

贊同，英政府至是不得不拋棄其提議，而另採對於不干涉問題的新態度。由此看來，倘德意仍繼續其强硬主張，則英法之遷就程度也並非無限度的，不干涉政策的命運也許就要「壽終」了。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德意決無遵守不干涉協定之誠意，已昭然若揭，然而她們又不希望不干涉政策的停止，這可於她們第一次退出不干涉協定後又重新回來加入，及第二次則祇是退出了監察計劃而仍然參加不干涉委員會看出來，因爲這樣，她們可以打着不干涉的招牌而進行單獨干涉的職務。所以不干涉協定無異於是延長西班牙內亂的工具。但在另一方面看，則不干涉協定支持了近一年來因西班牙內亂而引起的歐洲危險局面。英，法，蘇，諸國之所以擁護牠，也許就是因此一端。

最，讓我們把未來的因西班牙戰爭所牽動的局勢加以分析，那不外乎兩方面：第一，英國的折衷方案通過了，或者英國的方案雖沒有通過，但因尋得了其他的途徑能使不干涉政策繼續下去，則西亂於短時期內在國際上或尙不致引起嚴重之影響，但就西國內部而言，戰爭更恐不易結束，叛軍更恐將要繼續的佔優勢。第二，不干涉政策被推翻了，但又沒有一個更合適的國際組織去代替牠，國際間失去了這樣一個緩衝機構，那時候伊伯利亞半島上的砲火也許有蔓延的可能。

五　內戰中的政治設施

末了，讓我們看一看西政府與叛軍在政治方面的設施罷。

在去年七月十九日，即戰事爆發之明日，西政府原任內閣總理加西利亞同盟黨領袖吉羅加即提出辭職，阿柴那總統於是降組閣大命於民主聯合黨領袖巴里奧斯，但巴氏所組成的比前任略帶右傾色彩之內閣因不能滿足左傾各派的要求，祇能維持了八小時的壽命，而另由左翼民主黨員海軍部長柏來拉担任了組閣重任。

柏來拉內閣的壽命，一共是四十五天，他們受命於叛軍初起的時候，對於統一內部各派意見以集中於消滅叛黨的目標上，應付得尙算不錯，但因爲抗叛軍的原動力是工農大衆，尤其是政府恃爲長城的勇敢民團全是出身於工農，而此輩工農則全係分屬於社會黨，共產黨，總工會和無政府派全國勞動協會等各派，爲了軍隊的組織完密，指揮統一，必須於左翼各派中擁有工農大衆之最多數的一黨派出而組閣，乃於九月四日，柏來拉內閣辭職而由社會黨的最高領袖加巴萊洛（*Largo Caballero*）起而代之。加氏新內閣與前任內閣不同之點，即前任閣員中無社會黨員與共產黨員，而新閣員中則有社會黨員六人，共產黨員兩人，共他尙有左翼民主黨員三人，左翼加泰隆黨員一人，民主聯合黨員一人。

新內閣成立後，得到左派各黨一致的擁護，在反法西斯的旗幟之下左派各黨結成了膠固的集團。但政府仍恐不足以應付非常時期之環境，於是又組織成了一個全國國防會議，由社會主義派工人聯合會五人，工團主義派工會五人和共合黨四人聯合組織之，人民政府下的團結陣線可謂像鐵一樣的固堅了。

到本年五月中旬，加巴拉洛內閣又提出辭職，其原因有兩點：第一，加泰隆邦（*Catalonia*）巴薩羅納城無政府黨於五月五日曾發生暴動，雖不久即用調停的辦法，內訌宣告平息，但加巴拉洛內閣與無政府黨之間總不能釋然。第二，內戰曠日持久，必須加强內閣組織，以資應付。

繼加氏起而組閣的，爲前財政部長尼格林，（*Juan Negrin*）尼氏爲溫和的社會黨員，其新閣員中有社會黨員三人，共產黨員兩人，左派共和黨員一人，統一共和黨員一人，巴斯克民族主義黨一人和加泰隆自治邦左派一人，凡屬人民陣線所屬各黨派均已派員參加了。新內閣成立後，宣佈大政方針時首先說：「人民陣線所屬各黨，互相聯合，以剷平叛逆而維持本國獨立，新內閣即係各該黨的合法代理人。」可見人民陣線的西班牙政府眞是名符其實。新內閣閣員中雖無政府主義黨及社會主義派的勞工聯合會並未佔有閣席，但他們也不至於起來搗亂。尼氏雖爲溫和的社會黨員，但他對於消滅叛軍的努力卻非常勇敢，在其宣佈大政方針之內容有這樣的話，「新內閣主要任務，端在領導民衆，克服叛黨，叛黨一日未肅清，則戰事即一日不能中止。」足徵其對於消滅叛軍之努力較前任內閣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叛軍方面的國民軍政府由佛朗哥將軍担任「西班牙國家元首」之職，掌握軍政大權，實行獨裁政制，其組織爲元首下設國務會議，其下並設財政，司法，工商業，農業，勞工，敎育和建設七個委員會。

我們看到一年來西內閣雖經過幾次的更迭，但沒有一次是出於內部的倒閣運動，而每次改組無非是爲了加强抗戰的陣線，他們這樣團結禦侮的精神是頗値得重視的。



道光末年之廣西教匪會匪土匪

—太平天国前紀之四—

老長毛

洪楊興起，與之最有關係者，一為廣東耶教，一即廣西匪患。道光末年，廣西因天災逼迫，土客鬥爭，致遍地皆匪，大股數千人，小股數百人，稱號旗幟，光怪陸離。洪楊等所組之上帝會，不過股分中之一，讀當時疆吏京官之奏報，及清廷屢下之上諭，已可概見地方潰決情形，即無洪楊，亦必有人揭竿興起。其時勢力最大，惑人最深者，厥為「教匪」，如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報當時教匪蔓延情形云：（道光三十年六月三十日）『查教匪會匪，他省情形，臣等未知其詳。而廣東廣西，則數年以來，悉心采訪，尚能知其情偽。該匪等祖孫習傳，師徒授受，雖遇案懲辦，而由來既久，根蒂過深，頑梗不化，竟若性成。惟莠民妄言禍福，煽惑鄉里，成羣結黨，玩法營私，誠為罪不容誅。至良懦之民，無能畏事，或薄田自種，或微貲營生，既慮其尋釁滋擾，復恐其犯案仇攀，名為入會，實以遠禍。若持之過急，真匪譸張為幻，多術藏身；而良懦者蠢然無知，每易戈獲。不但激而生變，且恐多所株連，是查辦之時，既未便輕率，而推原其始，似應有區分也。』所論教匪良民之關係，極為透闢，其造匪原因，實由地方官吏不能盡保護之責，致所謂無知良民，自謀保衛身家之路，於是人民皆匪化矣。又：（咸豐元年正月初十日）喬用遷奏報廣西土匪情形云：『拏獲粵西匪犯瞿召保等四十名，據供稱：所有廣西各處股匪，均係隨地糾聚，並聽人自投入夥，由廣東糾來者謂之「廣碼」，在廣西糾合者，謂之「土碼」。其有槍砲器械，並跟隨多人者，為大頭目，隨時自投入夥者，擇有膂力膽量之人，派為小頭目。平樂，思恩，柳州，潯州，太平等處，均有股匪滋擾。立有大勝，福義等堂名，各鐫圖章，以為記認。匪頭有陳亞潰，大頭羊，大鯉魚，覃香晚，鄭廷威，楊撈家，黃晚，鍾亞春，顏大，陶八諸人，約有二三十股，姓名不能盡知，各股人數，多寡不等。每股各有暗號，或用竹牌布旗傳信，或於衣帶用紅布紅線作記。又據差探南寧太平二郡，蔓延最甚；來賓，貴縣，賓州，宜山，皆有賊匪竄擾。其餘武宣，上林，平南，鬱林，及所屬之興業縣，尚有另

股賊匪，自千餘至數千不等，沿村勒索搶刧。此外則潯州桂平縣屬「金田村」一帶，有尙弟會匪，嘯聚萬人，皆係烏合之衆。其「大黃江」一股，船多匪衆，聚泊江中，攔截商船，與金田村會匪並不聯絡各等情。臣查探報係得自傳聞，亦不能遽信爲實，而查覈各縣所報，大略相同。……』是股夥名目之衆，當時已不勝枚舉，而洪楊等（即尙弟會匪，或稱金田村匪）不過數十分中之一。當時蔓延滋擾，幾遍八府，所稱大勝堂，福義堂，及大頭羊，大鯉魚等，皆屬於秘密社會之三合會，（按太平天国中如羅大綱，秦日昌，皆三合會頭目，而與洪楊合流者，大頭羊等因與上帝會教義不合，中途離去。）故與尙弟會之洪楊，「並不聯絡」。此皆道光末廣西教匪會匪分布各地之情形。至土匪蠭起原因，因爲鴉片戰爭後十餘年來天災人禍之所積。（見夏燮粵氛紀事卷一）而直接原因，則爲廣西巡撫鄭祖琛老邁昏聵，誤以仁慈爲懷，先釀成「法斂民頑」之俗，繼演至不可收拾之勢，及匪勢浩大，更不敢報，日事彌縫，甚且官軍亦須求土匪之保護。如（道光三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徐廣縉參劾鄭祖琛摺」，中有：『查廣西盜賊充斥，原非一年，始而勤加捕除，尙不至十分猖獗。自撫臣鄭祖琛抵任後，專事慈柔，工於粉飾，州縣亦相率彌縫，遂至釀成巨患。即如本年七月酌委道府分路查辦一摺，臚列歷次捦獲賊匪名數，謂外盜均已分竄，土匪亦漸能解散。曾不踰月，而修仁，荔浦，遷江之失事踵起，賀縣知縣鶴年，實係畏難自盡，並非被戕。至於陣亡營弁張文華等十一員，則係爲賊分路襲抄，以至敗北，實非爲山水漲發漂沒。此共聞共見之事，何敢稍爲掩飾。若招撫張亞祥一起，則由於前左江鎭總兵盛筠苟且貽誤。即護送船隻，亦由河路梗塞，行旅皆有戒心，託其保護，初非官爲號令，而官亦竟有時賴以伴送者。……』可見當時地方官吏製造土匪，與應付土匪之經過狀況。蓋初僅搶刧商賈，繼且戕官據城，始僅行旅不便，後且社會滋擾，地方官吏既不可恃，於是善良百姓，遂無法自存。道光三十年，廣西各府紳民，乃有航海赴京，叩闕請願之舉，而京朝人士始得詳聞廣西匪情，清廷之重視廣西匪患，亦始於此。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九日都察院轉奏廣西紳民報告地方土匪猖獗情形，謂：『據廣西南寧，柳州，潯州，梧州，思恩等府舉人李宜用等，遣抱告何達，以逆匪蝟起，到處攻刧，現在民不聊生，紛紛逃散等詞，赴臣衙門具控。據稱近年以來，慘遭匪毒，自上年四月至本年五月，匪首張家祥（即張國樑）楊撈家等，搶刧南寧府左江，柳州府右江等處，以及桂林灕江一帶地方，均受毒害，首領數百人，內有廣東湖南等賊，皆用紅布包頭，所竪旗幟，上有「替天行道」等字樣。各項槍砲器械馬匹俱全，到處焚刧村莊，搶掠財物，淫汚婦女。稟報各上憲，不過委員一二人察看情形，或發兵一二百名探賊蹤跡。以致匪勢愈張，官員被戕，居民先後被刧，共有數萬餘家。又據慶遠

府紳士莫子升等，遣抱告莫有發以逆匪肆刼，連日擾亂等詞具控，據稱匪首陳亞潰，暨黃四，張亞珍，文亞英，嚴亞汶等，均各擁衆數千，刼掠村墟典當，殺斃男婦八口，不計其數。雖經宜生縣率團生捦匪首生員詹德剛一名，現因兵少匪多，屢禦屢潰，公請設法剿滅。又據南寧府宣化縣生員何可元，以逆匪絕產斃命等詞具控，稱於上年十一月間，被匪刼擄四次，燒屋斃命。兵差畏緝，現在外匪勾連土匪，日甚一日，縣內被刼者二百餘村，被殺者二百餘命，婦女被掠者一百餘人。所到之處，旗號悖逆各等語。臣查該舉人等，各遣抱呈訴，案關逆匪橫行，延及七府一州，種種不法，罪不容誅。若不及早剿除，恐脅從日衆，滋蔓難圖，大爲邊省地方之害。』蔓濫之廣，至七府一州，被刼之衆，至數萬餘家。以一府之地，亦搶刼二百餘村，殺二百餘命，掠婦女一百餘人，蓋已決非小股土匪所敢爲。以「替天行道」相號召，又已含政治意味，當時社會擾亂，人民恐怖之情狀，可以想見。文中謂廣東湖南之匪，以紅布裹頭，據湘撫程矞采調查奏報，實屬於朱九濤李丹等一股，爲三合會正宗，勢力最盛。黨徒遍於湘粵，凡紅布，號衣，令旗等物，均由廣東分散各地。按自道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數年之間，廣西匪患，由醞釀以至於成熟，吾人一讀專記載彼時會匪土匪等之「堂匪總錄」，「股匪總錄」二書，眞有羣盜如麻之感。洪楊在當時反抗運動中，乃後起之秀，而成功亦最速。蓋惟其後起，乘社會不可收拾之際，人心思亂匪化之時，糾合更易，又加以宗教，政治等信仰，則一般匪民，難民，又何樂而不從之耶？忠王李秀成供狀，叙彼投入洪楊之經過，謂：「寒家無食，故而從他」，凡注意政治及研究歷史者，應重視斯言。

（本文請與國聞周報第十一卷第二十四期拙著「道咸時代之反清運動與洪秀全之清黨」一文：「乙：西南社會與官吏」一段合看。）

大公報記者長江著



定價　每册壹元　郵費　一角三分

七版

本報記者長江先生所撰西北紀行，內容包括成蘭紀行，甘陝形勢片斷，祁連山南的旅行，祁連山北的旅行，和賀蘭山的四邊各篇，附有詳細地圖及西北各地景物照片多幀，自刊印單行本以來，各界爭購連印四版，未及三月，即已售罄。此書銷行之廣，爲空前所未有，現第七版已出書即日發售，印行無多，惠購從速。

天津大公報出版部出版

上海大公報代辦部發售

各地大公報分館及國聞週報代銷處均有經售

新書介紹

介紹『五十年來的德國學術』

李長之

北平中德學會編譯第一冊定價二元
商務印書館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一

這是件多末為難的事，要我在簡短的千數百字之中，介紹這末部六十餘萬言的大書，而且我所要的急于向讀者過說的還並不止這書的著者，這書的緣起這書的內容，史密特，奧特（*Schmidt-Ott*）先生的人格和事功；也不止是本書的譯者，主持本書編印的機關——北平的中德學會；我乃是除此之外，更不能不說到我所見到的德國的眞精神是什末；介紹德國文化以後，對中國將有什末影響；同時我又不能壓抑地略一談及中國文化的前途；還有，我不能放過了談翻譯事業，我不能忘了特別介紹張君勱先生那篇序文！

二

那末，怎末辦呢？我只好在儘可能的緊縮的形式之下，對我所要說的諸端，一一加以三言兩語的交代了。

我首先要說的，是史密特，奧特先生。本書是因為他的七十歲生辰，德國第一流的專門學者，都總動員，各人在各人的範圍以內，報告了近五十年來德國的學術推展的，其內容是自廣泛的德國與世界學術的關係說起，說到了圖書館事業，神學，教育學，哲學，法學，經濟學；說到了人類學，地理學，歷史學，種種語文學；說到了算學，物理學，化學，地質，礦學，海洋，生物，以及醫工農業，種種技術，種種專門學。打開全書，就不啻對當代的德國專門學者會晤一堂，就不啻對世界文化上極其燦爛而充實的地帶——德意志！作了一個詳盡的巡禮，這是多末值得的事！（中德學會為顧及讀者購買分四冊出前二冊屬於精神科學後二冊屬自然科學）我說到這裏，恐怕對近來德國教育文化稍感糢糊的讀者一定要問了，為什末特別為史密特奧特先生才寫這樣的書呢？是的，讀者一定要問。我只說一句話就夠了，史密特奧特是在德國從歐戰起，到德國革命為止的艱難困窘的時期中的教育部長，在歐戰之後，他退休了，但是以個人的力量組織了德國學術救濟會，使那更陷在困窘時期的德國學術界打破了難關，扶助了德國學術中各部門的事業，恢復了國際學術界和德國人士的合作，總之，他作了德國風雨飄搖的時期中學術的保姆！沒有他，德國學術不會有今天！因此，各位專門學者便不認為他們的成績是各人的成績了，却應該歸之於史密特，奧特先生，因此，遂以他們的總貢獻，數算了一下，作為史密特，奧特先生的壽禮了。

據種種記載上看，史密特，奧特的人格是堅毅和虛心，處處以民族的命脈之衞護與發揚為前提。這是在非常時期中所必不可缺的人物。德國的種種困難次第克服了，德國是恢復了，其中最大的助力之一，得要算是史密特，奧特先生！

三

我對于德國文化不能說是有什麼研究，只是就浮薄的一點觀察和感想來說，我覺得德國人有一種精確性，神秘性，澈底性，熱狂性，這是他們一切學術，思想，文藝，技術的基礎。

大家熟悉德國的自然學科學，工藝製造的，一定可以知道德國人是多麼精確了，但却彷彿和這愛精確的性格相反，

德國人却又有一種神秘性，他們喜歡深沈的冥想，他們喜歡形而上的探求。在淺薄的理智主義流行的國家往往以『玄學的』爲貶詞者，在德國人却以爲『缺少玄學的成分』爲美中不足。大小事，他們都澈底。他們又最熱狂不過，就像他們對於古典時代的人物多末崇拜，而古典時代的人物又多末向往希臘，這是任何民族比不了的。

總之，這是一個堅實而有活力的民族。他們很有青年氣，坦白而直率，這都是從他們的語言文字，文學著作而可感到的。

在這裏，我不能不背一背德國語言學家洪波（W. V. *Humboldt*）的話了，他說一種語言的獲得，乃是一種世界觀的獲得。這說明了翻譯事業的價值和意義。想到這裏，就知道中國多末需要翻譯德文書了，不只是內容，就是表現方式也極其重要，因爲我們需要從那裏得到一種堅實而有活力的文化姿態！

什末時候中國民族能夠同樣熱狂了，能夠同樣熱狂于吸收，熱狂于創造，熱狂于認識自己的文化傳統而善爲發揮了，那就是中國文化史的新頁的開始。我遙望着，而又覺得積極介紹德國文化是一個決不可忽視的助力！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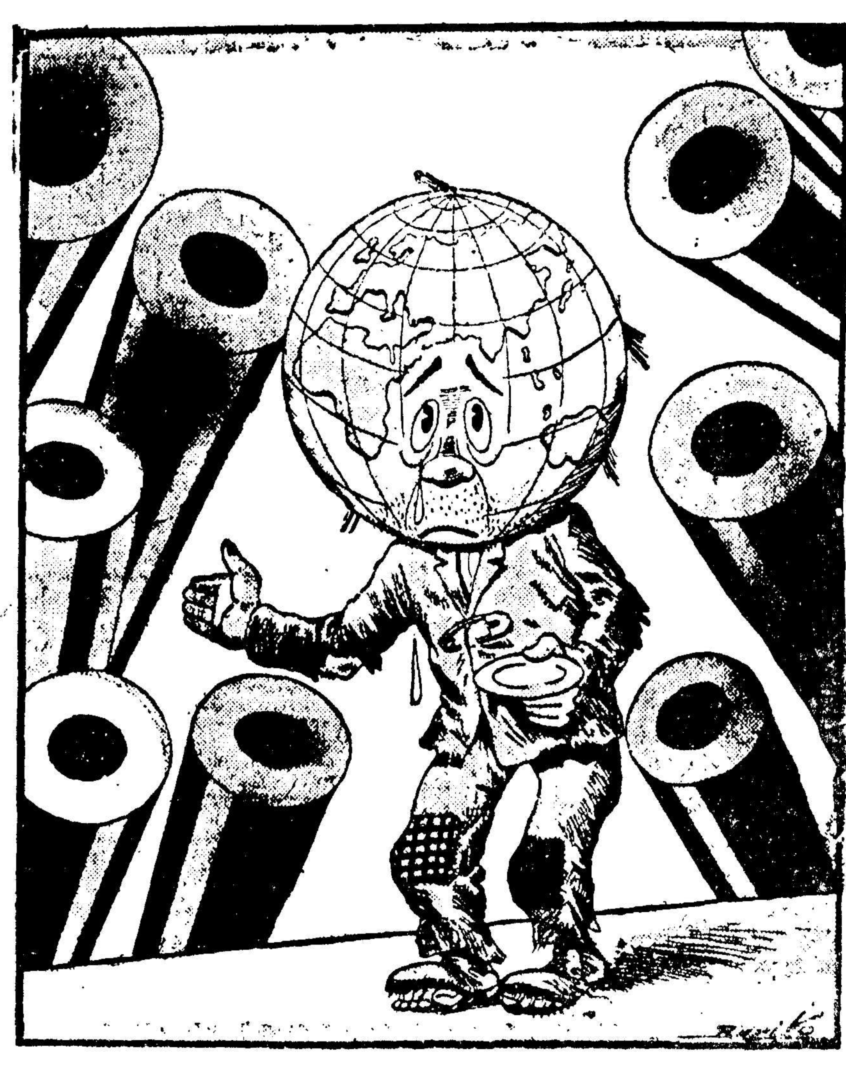
中文的譯本，也是由各種專門學者（只有我算是例外）執筆，更難得中德學會在種種困難之中却作出了許多像這樣有意義有價值的成績。張先生的序文，對德國文化了解甚深，所以我也願意讀者特爲注意。爲篇幅所限，只介紹到這裏了。

★　★　★　★

國際諷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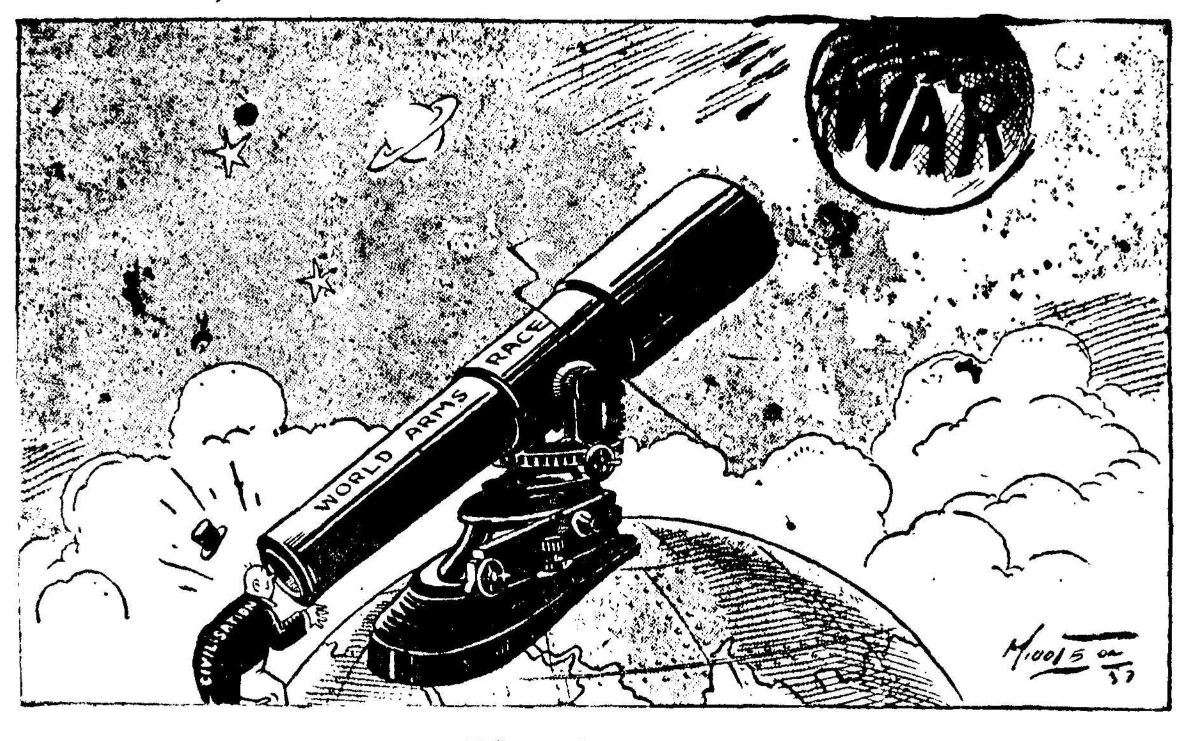
大戰危機

一觸即發



戰爭的威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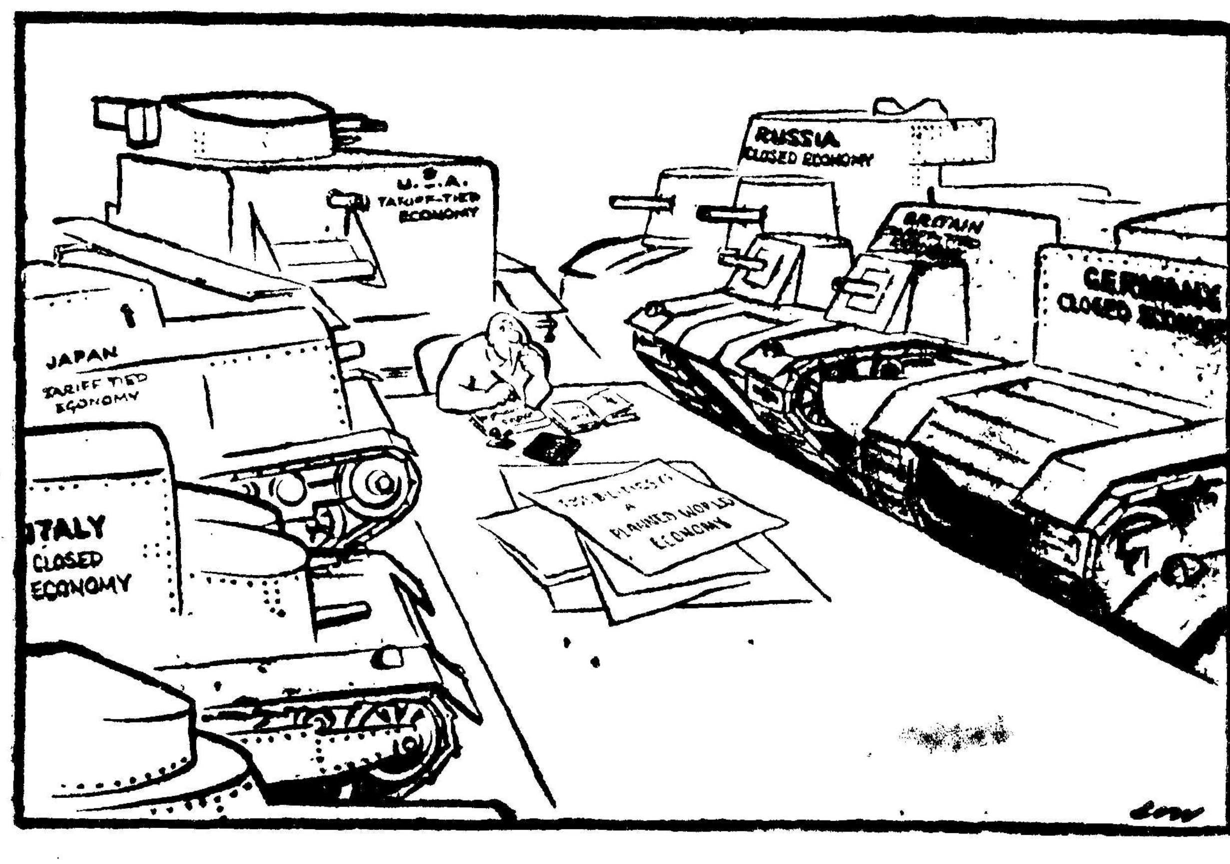
義大利 *Il 420. Florence* 報



火星與地球

火星（*Mars* 即戰神）今年與地球距離最近，所以戰神光顧到地球上來了。

Birmingham Gazette



世界經濟會議的展望

在各國的鎖國主義下，高談經濟合作，實無異癡人說夢。 *Low* 氏繪。



和平的泡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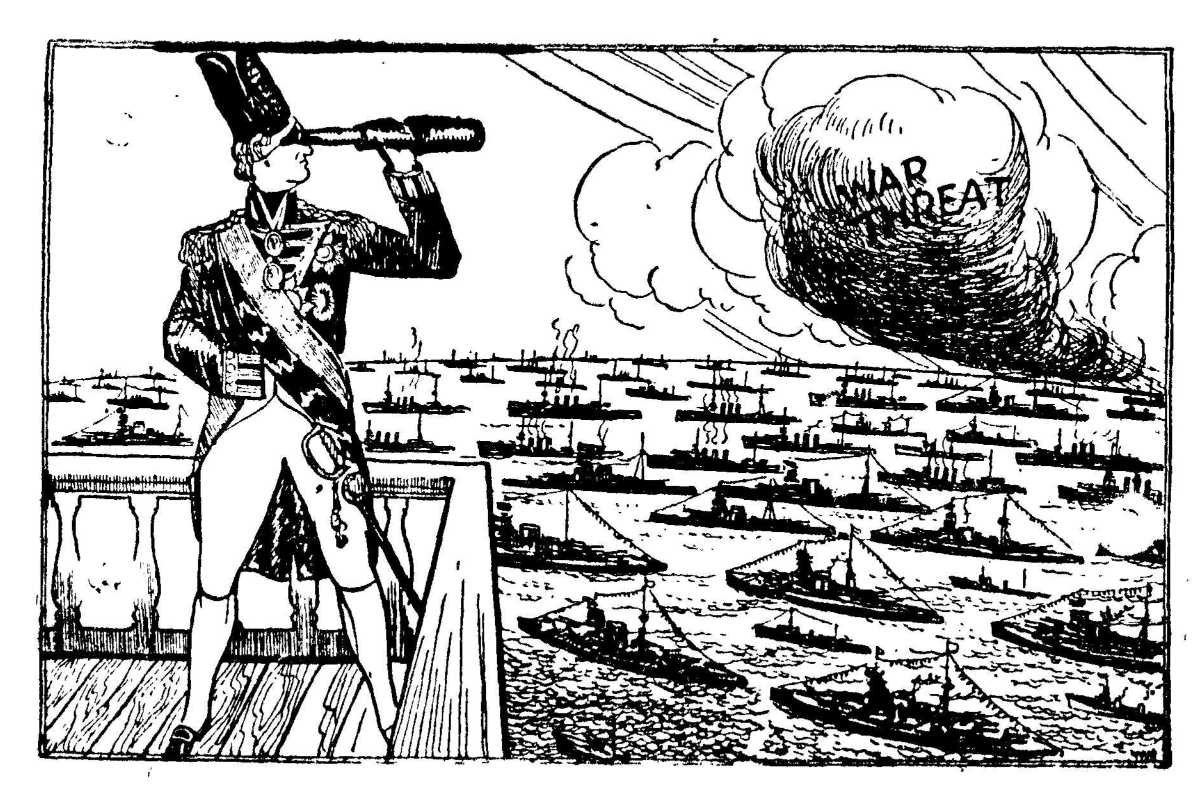
巴黎 *Le Rire* 報



狼與羊

歐洲的「有」的國家披上了民主的羔皮而「沒有」的國家就披上了法西斯的狼皮。

United Feature Syndicate



戰雲瀰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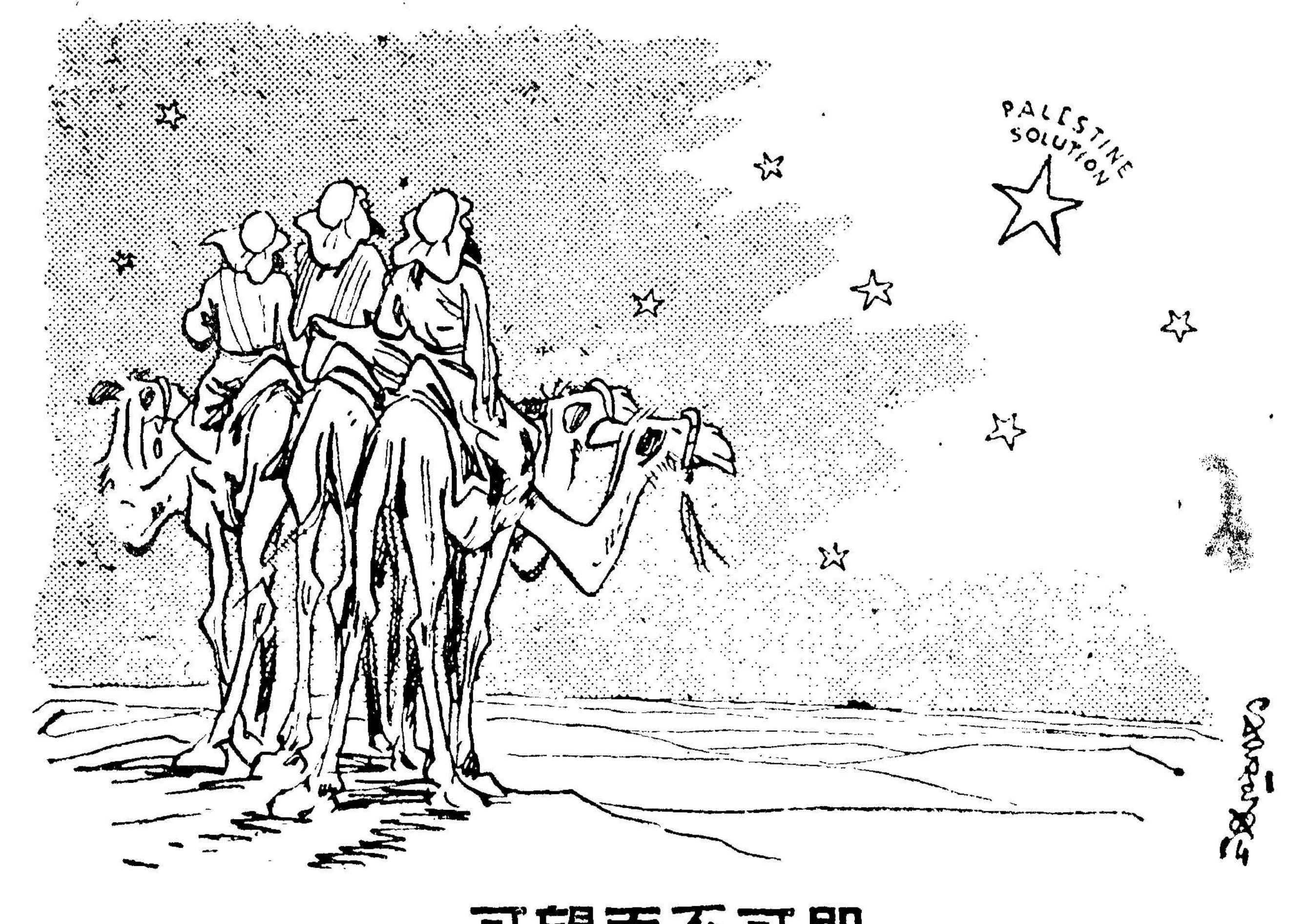
Glasgow Bulletin

國際的棘手問題

軍備的競賽

到底是誰也不會勝利的。

United Feature Syndica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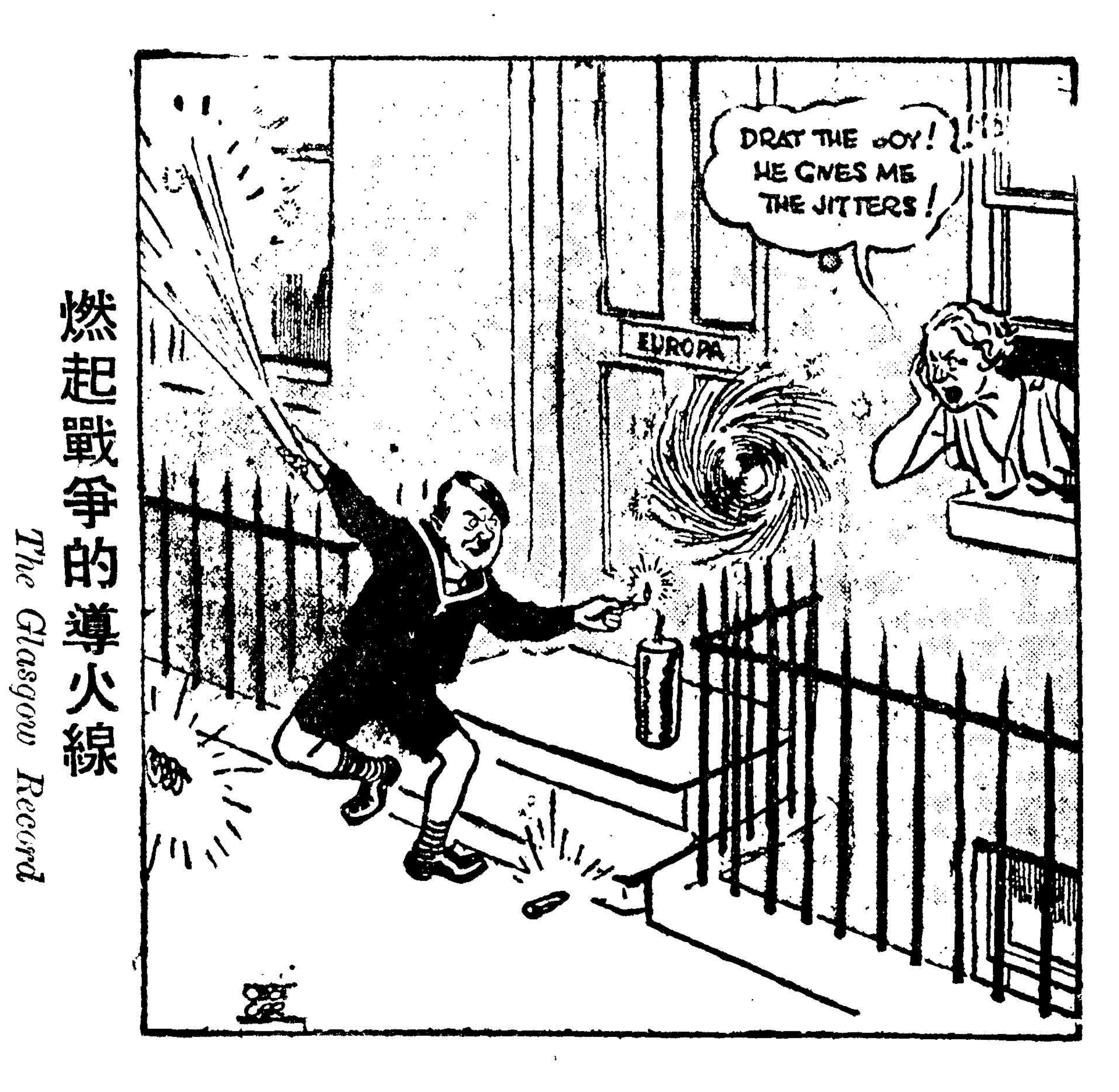
可望而不可即

東方學士對於巴勒斯坦問題解決的星，還沒有能追逐到。 *Sapajou*繪



美國黃金汎濫

在世界缺少黃金的時候，美國却想把這汎濫的洋水吞下去，以免溺死。 *Low*氏繪。



燃起戰爭的導火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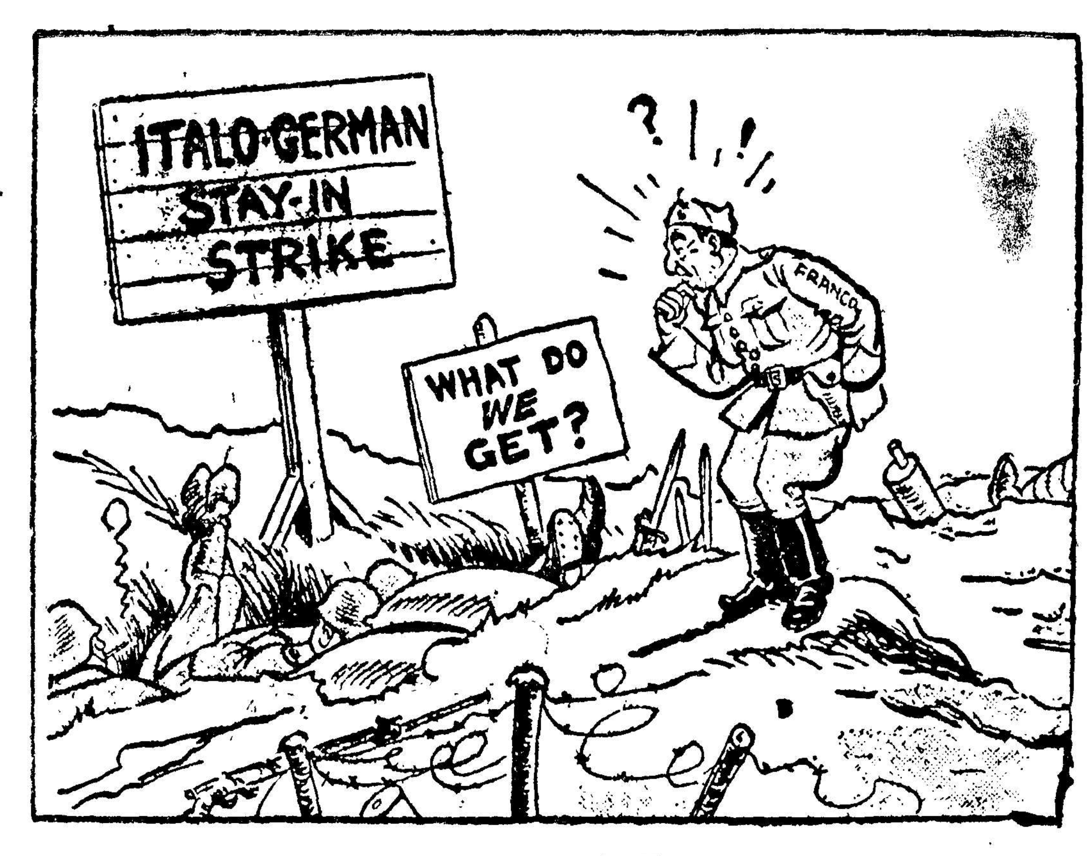
The Glasgow Record



英帝國兩大苦悶

承認義大利併阿和承認温索公爵夫人的兩件事，使得英政治家絞盡了許多腦汁。

The Current History



弗朗哥的難題

德義因索報酬不遂，所以作戰怠工。

英國 *The Birmingham Gazette*



日本侵略華北與國際

European Intrigue in the Sino-Japanese Cri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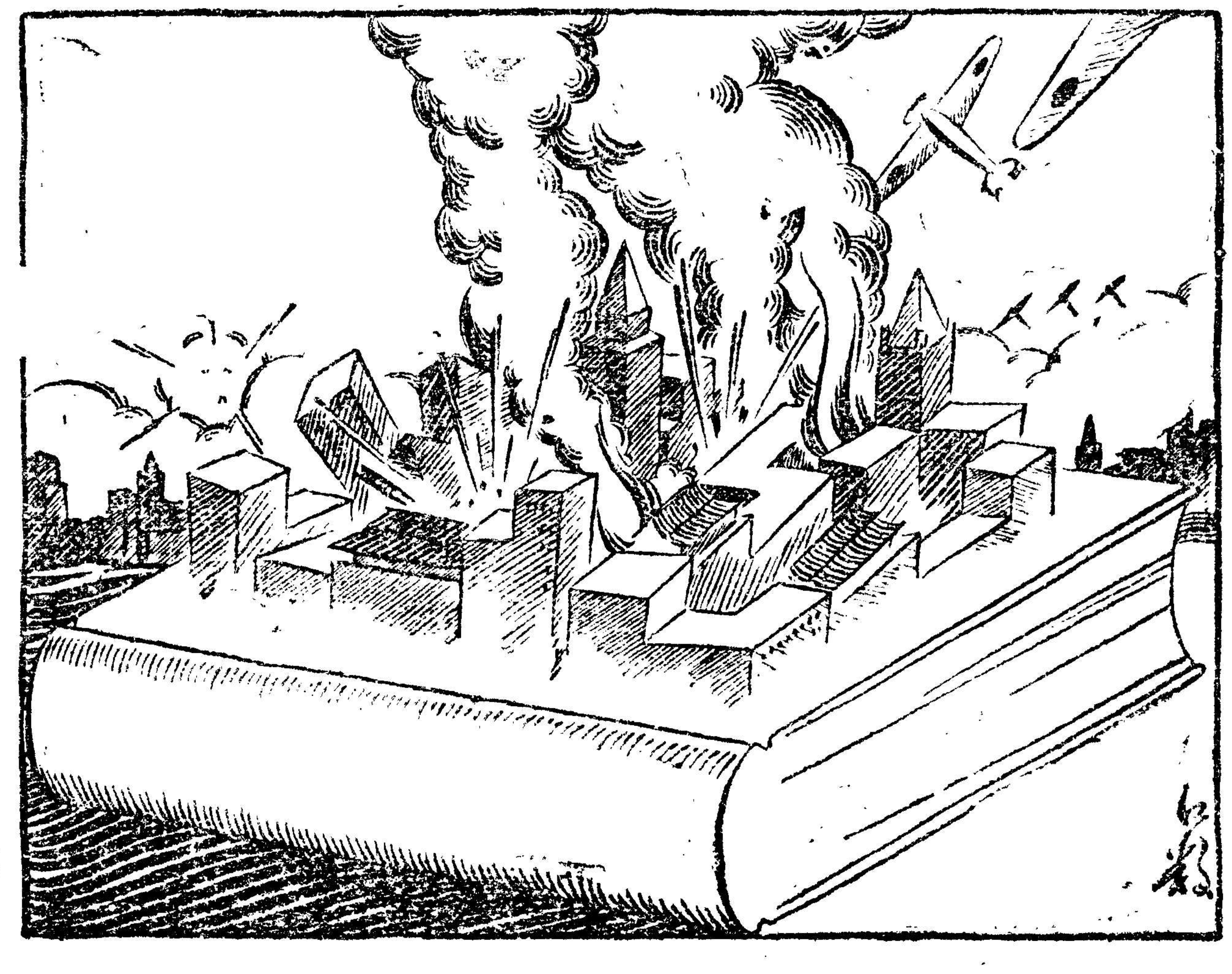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July 31, 1937

在上一期的「密勒氏評論報」裏，曾經轉載過一篇前任法屬印度支那總督伐賴納（*M. Alexandre Varenne*）所作的討論美國中立法的文章。作者在那篇文章裏曾經說過，日本現在的所作所為，都是在替德國行事，因為在日義德三國軍事同盟中，日本的責任，就是在歐洲發生衝突的時候，日本要在遠東牽掣蘇俄一部的兵力，使她不能用全副力量來應付歐洲的時局。同時法國哈瓦斯通訊社也曾發表過一個消息，說史太林對於日本，傾向於採取比較溫和的政策，「蘇俄對於中國抵抗日本的侵略，雖然表示同情，但據消息靈通方面相信，中國之能得之於蘇俄者，除道德上的援助而外，其他恐無希望。」這裏所謂「消息靈通方面」，有兩個解釋，一指蘇俄當局，一就是法國自己，因為法國雖不願遠東發生任何衝突，那樣蘇俄勢必要調集大軍於遠東，而使法國在義德法西斯聯合之下，陷於孤立的地位。

七月二十三日的字林西報上曾經登載過一篇通信，說許多人都相信日本最近在華北的發動，是有來由的，至少其中的一部分是因為和德國有軍事同盟的關係，或者因為預備和蘇聯開戰。同時這篇通信的作者還說根據日軍官本間遊俄後所發表的文字，認為自史太林肅軍運動發生以來，蘇俄陸軍的實力，為之減弱不少，這正是一個不可失之交臂的好機會，將由黑龍江至綏遠的左翼防線鞏固起來，以抵抗蘇俄的攻擊。

由於這個說明，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推論，就是這次日本在華北的軍事行動，無非是想打開一條通綏遠的路，同時更可由綏遠再往西去。我們可以回想去年十二月間，日本利用蒙古人及所謂「滿洲國」軍隊，向綏遠進攻，結果因為

侵略者對中國文化之摧殘　江牧作



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將軍的奮勇抵抗，終未得逞，反而將經營好久的根據地

百靈廟，給中國軍隊奪回，這可以証明日本對於綏遠的處心積慮了。

如果北平眞的受日本人統治，而成立什麽傀儡組織的話，未來的局面，就要大改舊觀。綏遠及察哈爾南部之入日方掌握，固無疑問，而且因此門戶大開，日本更可迅速侵入蘇俄管轄下的外蒙，佔據庫倫及貝加爾湖一帶。目前日本已經陰謀與白俄聯絡，並且允許帮助他們在庫倫貝加爾湖一帶地方，成立一個俄國人的傀儡組織，這更可証明日本目前的軍事行動，含有另外的目的。

再進一步說，日本在華北的舉動，是想威迫中國，加入反共集團，一致對付蘇俄，這也是日德軍事協定的目的之一。德國駐美大使曾於數日前訪晤國務卿赫爾，聲明德國對於遠東時局，和美國所採取的「不參加」態度一樣，這個聲明，是針對着上面所說的消息而發，明眼人當然可以看得很清楚。

現在，華北日本陸軍當局，又在高唱推行「土肥原政策」，那不啻將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擴大，而將冀察兩省完全包括在裏面。所以今後華北局面如何開展，要看日本軍人怎樣做法，才能決定。（蔭恩）

華北事變與日本的內政

日本「改造」八月號

寺池淨

自華北事變惡化後，政府卽於十一日招開緊急臨時閣議，對於帝國的態度有重大的決意，是晚政府復招集貴衆兩院各派代表與新聞界實業界中人於首相官邸，請求舉國一致協助政府。當時首相近衛說明政府之方針云：「日本政府本想對於此次事變，極力不使擴大，而謀地方的解決，不過中國方面態度，從來的排日侮日情形近更加甚，故決定派遣相當兵力，以促中國之反省，一面仍在進行和平交涉，並不是因爲和平絕望而進兵。現在是取的一面派兵促其反省，一面進行和平交涉的方針，此際由關東軍，朝鮮軍與國內派遣相當兵力，實萬不得已」。同時在其發表的聲明書上又說：一，中國的態度是計劃的武力抗日，二，維持華北治安，是日本帝國與「滿洲國」的緊急事，要求中國道歉，保障此後不至再有排日侮日行爲，實爲當務之急，三，但爲維持東亞和平計，仍不放棄局面不擴大與和平折衝的希望，故望中國急速反省。而當時國民的代表町田忠治則謂希望政府用舉國一致之力，迅速處理事變云。綜合政府的聲明，近衛的說明及各方承認舉國協助政府的談話看來，似乎日本之出兵華北，乃出於促使中國反省而謀事變之圓滿解決的決心，並不是想戰爭，而日本國民也是在這種意義上支援政府。不過旣謂中國的態度是計劃的武力抗日，則中日國交關係，只有陷入最惡的事態，且政府自十一日以來，卽大規模的要求國民各層的協助，這已是在考慮萬一的場合。近衛在其內閣成立之初，卽謂國內之對立相尅，實爲招致外侮的原因，故擬設法使之緩和，因爲是這種方針，所以借了這次事變的機會，請求全國人民舉國協助政府，這是很有政治的技巧，適合機宜的處置。

率直的說，華北事變，並不是七月初頭幾天內發生惡化的。九•一八事變的中日關係，恰如德國統一前之普魯士與奧國的關係一樣，而德奧戰爭的結果，普魯士表示了新興國家的威力，並借此機會完成了德國的統一與德奧的提攜。但是九•一八事變經過了七年，中日關係，不特沒有得到德國對奧國的結果，反而回到九•一八事變以前的狀態，這雖然是因爲中國抱的以夷制夷的傳統政策，一方面也是因爲日本沒有俾士麥那種大政治家，很望青年宰相的近衛氏能夠當此一角。國民自然願意支持政府的方針與政策，不過我們要問近衛將以何種形式解決安定這種事態與中日關係的將來到什麽程度？其胸中有無充分的成算？而外相廣田，從前曾說過：「在我任內，決無戰爭」，現在處此重大事

態，不知還有沒有這種確信？此次華北事變今後的發展如何？能不能得到根本解決？茲不具論，不過這個事變，更將增長日本政府對於政治的形式主義的傾向，而法西斯化的傾向，亦將因此而得到飛躍的基礎。華北的中日問題，不是華北局部的問題，對於日本國內的反響也很大的，從來的準戰時體制，恐將變爲純粹的戰時體制。日本國民對此有無充分覺悟與認識？（子修）

華北時局的險惡化

日本「改造」雜誌八月號

鈴木茂三郎

華北事變，如旋風捲沙般的勃起了。此次事變的性質，與滿洲事變，上海事變，同樣重大。近衛首相向政黨，財界，新聞及其他各方面，請求協力，把舉國一致形成了。除新聞外，關於事變的性質眞相，無從洞悉，當然有令人不能滿足之點，但在被首相邀請協力的各方代表，於報紙所記載者以外，事變的性質與眞相，當已聽到政府當局豐富的說明。於是他們都不遲疑的，分別宣言擁護政府，報紙所傳如此。

華北事變，完全是突如其來的！

然而試一回想華北問題之癌，橫在中日兩國間，事變近前的事實；卻又不能把這次事變看做是突如其來。事變的性質，也不是不可了解。

如衆所週知，在滿洲事變後，中華民國與「滿洲國」的中間，造成了冀東政權（殷汝耕）和冀察政權（宋哲元）這兩個不可解的政權。它是怎樣造成的呢？我很少知道，即算是知道，也不願說！

總之，以此兩政權爲中心的華北問題，自綏遠事件的前後起，成爲中日間之癌。使日本的華北工作，陷於僵局。土肥原賢二中將，於本年三月號「文藝春秋」雜誌上，有一文論「對華工作的再建」，他說，「逢着重大僵局的中日關係，如何打開？首先有對中日兩國民的感情何以惡化至此的原因，加以探究的必要。自滿洲事變以來，日本的行動，中國人一概視爲帝國主義的領土侵略，這種思想，經企圖中國統一的國民政府視爲便利，而加以是認，便是最大的原因」。

土肥原雖有「中日兩國民感情的惡化」之言，但依我看來，中日間感情的惡化，似尚未發展到兩國國民的感情上去。但中國國民，於日本的行動，視爲帝國主義的領土侵略，卻完全是事實。繼「滿洲國」而生的冀東和冀察這兩個東西，成立的過程和發展的方向，固然互不相同，但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兩者卻都是日本行動的產物。

爲打開僵局計，土肥原主張：一，東洋民族和衷協力的宣傳，二，經濟的提攜之兩途。他又說，「從來中國的國民，若能名利兼收，必可引動，但若只有利而無名，則難動也」，所以他主張以利與面子兩者展開對華工作。

這樣工作方針，軍部和外交當局，能否予以採納？殊不可知。因國民政府統一中國工作的進行與對日陣形的強化，地方政權的冀察，加入統一與對日的陣翼中。於是日本的對華外交工作，陷於無術可施的狀態。冀察政權中央化問題，固亦包含有所謂面子的意味在內，但卻與日本依外交工作所建的面子，有點不同。

關於冀東政權，頃因殷汝耕之妻與乃弟的來日，於是冀東政權解消論與非解消論兩者，沸騰一時。從可知，日本外交工作上，對於冀東政權，沒有把方針統一起來。

於是，盧溝橋事件這樣一個國際的不幸，發生了！

華北事變的勃發，可謂具有當然的條件！

事變將怎樣發展呢？

近衛首相，於七月十日夜由葉山歸東京的車中談話道，「這次的事變，是

否有成爲誘發大戰的原因之虞？我還不十分明瞭，恐怕一樁不得開交的事情」。

誘發大戰與否？爲關繫日本運命與國民生死的重大問題，首相尚不十分明白，未免令人惶惑。但退而設想，近衛的腹中，或者看透大戰不至引起，亦未可知。如當面的問題，在於蘇俄取何態度，則依最近的黑龍江事件，已可窺知肅軍工作過程中蘇俄的態度了。近衛或者估定了：蘇俄不至援助中國，以阻日本對華的進出。

成爲大戰與否，暫視爲另一問題。但日本方面最低要求的限度在那里？中國方面之抵抗如何？華北事變的規模，當因此而決定。若依我看來，恐怕更展開比上海事變規模爲大時期爲長的事變。

此事自然應照政府所聲明，「在和平折衝裏解決」。事變的發展，不僅爲中日兩國民間的不幸，是無待言的。

日本有一應予考慮的問題，即使得在在和平折衝裏解決，但仍不無使中國人更加深日本帝國主義的領土侵略的印象之虞。東洋民族和衷協力的精神與經濟的提攜之友誼的解決，將更加困難。

關於財政上之問題：賀屋藏相說是，赶緊由第二豫備金一千五百萬元內支出事變費。但滿洲事件費，已如下面所列，逐年增加，且變爲經常的歲出，成了過大的國民負担。現在又要加上華北事變了，玆列出滿洲事件費逐年的數字如次：（單位千元）

年度	陸軍	海軍
一九三一	六〇、一五二	二二、七六七
一九三二	一八三、一三二	七五、八〇九
一九三三	一四五、九九〇	一五、五七四
一九三四	一三三、八三四	一一、六三七
一九三五	一六二、三五九	九、六一二
一九三六	一八三、二七三	九、四六一
一九三七	二六九、六一三	一〇、三八九

在經濟上的問題：則事變費中的一定額，須向海外支出；華中華南好容易踏入恢復途上的貿易，又要壞了。於國際收支適合上，加增一條裂痕！

在國民生活與軍事費相尅的調和問題，近衛雖曾說是，「國際的情勢尚未到非蹂躪國民生活不可的程度」，但現在已經不安的國民生活，不知政府果有決心實行予以安定之具體政策否？

以上所說的問題，是政府關於華北事變要求協力的時候，所不容不加以考慮的。

其次，是與「滿洲國」的關係怎樣？照日滿議定書，兩國有共同防衛的關係，對於華北事變，「滿洲國」方面，自不能無所表示。「滿洲國」受蘇聯的威脅已減輕，境內治安亦漸好，現在建設期的事業計劃，是很忙的。情勢雖不詳知，但因華北事變可能的種種波及，在該國內將引起怎樣的反響呢？

總而言之，對於事變的展開，國民是應該以冷靜的沉着，與明哲的理智，加以注視的！（紫曛）

今後的一幕如何？

What Next?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July 31 1937

北方戰事的展望，似乎要看日本是否有意照他們自己所說的，或是照中國所說的他們的做法，去做。

日方說，他們此次的行動是僅爲剪除二十九軍，並無意再造成功一個僞滿，倘使此話果具誠意，那末縱令中國已經下動員令，大戰的趨向，仍舊是可以挽回的。反之，則日本的軍事行動必將擴大到平津以外，而遇着中央軍的抵抗。我們相信日本對於這等情勢，有充分的認識，必已予以審慎的估計，而不會掉以輕心。

中國人對日本意願的觀察，當然是與上述完全不同。但是我們相信，日本

現前已經達到作戰的暫時限度了，這種情勢，雖則不能立時產生和平，但預料在近期內，至多只會發生些零星戰事。

保守的有經驗的人士，自始就懷疑中日兩國是否即欲作大規模的戰爭。一切的延緩，談判，雙方的不欲發表正式宣言，以及雙方的企圖使事件局部化，這一切都足以增強上述的信念，不過今後事件的演變如何，是沒有任何人敢加以武斷的。

在目前要作甚麽預測，非常危險。但是立時不至於就發生大戰的一點判斷，似乎還有一些理由。我們並沒有把中央下動員令之舉，不曾估計在內。倘使這種情勢，果然發生，它於中國，日本和全世界的輿論，將發生何等影響？

關於中國方面，雖有政府的鼓勵，人民是不能不感到深刻的沮喪的。首先因傳聞失實，而引起了人民的空望。其次有日本將要大舉的聳動信息。所以最後倘使日本不作這樣舉動，那末一般的反響，將感到甚深的苦痛。

另一方面，我們不相信日本對於這種事態，能得着許多的滿足。日本軍方的舉動，不論拿甚麽法律的理由去辯護，但是日本以演習而挑釁，事實俱在，心理上終久是齷齪的。他們雖盡力的向國內作種種宣傳，但是他們宣傳的成功，却很可懷疑。日本人用那一套昧心的宣傳方法，因之也許可以得到某程度的滿足。但是他們對中國人對日方敵視的增強，是不會毫無所覺的，他們並且還要懷疑到日本的大砲，飛機，坦克車的政策，是否爲促進中日貿易最良好的使者。

就全世界講，一般人對於這一切經過的意義，大概很難作正確的估計，他們的結論，大體是：日本又攫取了平津，在他們準備作進一步的侵略前，將暫作休息，日方無論如何，不欲立時就引起大戰，各國的當局與人民，雖則對華如何的同情，對日如何的憎惡，但是他們亦將以能暫卸應盡的責任爲得計。

此次事件最令人疾首痛心的，就是這次事件的完全破壞性。建設和商務被退阻了，國際的親善被妨害了，前途遇到了新鮮的危害，惟有憎惡的心理得到眞正進步的。凡以上一切的嚴重結果，其責任完全須由日本負之。（敏甫）

天津市浩刦

Tientsin's Ordeal

N. C. D. N., July 31, 1937

天津戰事現已過去，但生命的損失，和財產的摧殘，不可謂不巨。日本政府對於它的代表的作爲，似乎沒有發生甚麽特別印象。據日方最近的表示，覺得奇怪，張自忠的三十八師會突然的阻撓日方的軍事行動。他們的奇怪是很自然的，因爲日本官方一向把張自忠看作是他們認可的人。但是張氏的部下，沒有整個的和張氏沆瀣一氣。換一句話說，該師中有些單位還沒有忘掉他們是中國的軍人，負有保護國家，抗抵侵略的職責。通州駐軍就秉着這種精神，拒絕日本軍官的繳械請求，而犧牲於日軍飛機的轟炸之下的。他們因此樹立成新的紀錄，爲中國主權，提出了永久的抗議。該師另有一部分人，也在腹誹他們的領袖的態度，甚至將不論生命，表明他們的態度。北方的情勢，今後也許會平靜下來。但是此次的暴行，已經產生了於日本不利的影響，日本的侵略結果，將逃不出固定的因果律。對於這種機爲問題的措置乖謬，東京方面對於天津日當局，或將予以某種的譴責吧。

（歷樵）

北極探險的科學意義

Secrets of the Pole

From "*Moscow Daily News*"

F. Miklashevsky 著

蘇聯政府所派遣的航空探險隊，由施密脫氏領導，於本年五月杪飛抵北極，在該處樹立蘇聯國旗，並在浮冰上設帳居住，進行科學考察工作。這事的意義是很重大的。第一，在航空事業上，這是一大成功。第二，因北極站之建立，使俄美越北極飛行得告成功，益足增進兩國間的睦誼，對於整個世界大局亦有不少的影響。第三，在純粹科學的立場上說，蘇聯的征服北極，對於氣象學水文學地理學貢獻極大。下文作者為蘇聯航空無線電局北極科總工程師，對於北極的科學意義有扼要說明，特加介紹。

蘇聯北極探險主要目的之一，是在研究極區的氣象。以前蘇聯雖曾在魯杜爾夫島（*Rudolf Island*）設立氣象台，挪威也曾在北部斯匹次柏根（*Spitzbergen*）地方設立氣象台，但是這兩處距離北極，均達六百二十五哩左右。所以我們可以說，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對於北極區眞正的氣象情形，幾無所知。

我們要澈底了解整個北半球的氣象，必須先征服北極，並在極區建立若干氣象觀測所。近年以來，蘇聯北海道中央管理局已在俄屬北冰洋區，半圓形地沿北極建立了若干氣象觀測所；但是在對美國的那一面，則此等觀測所比較稀少。至於眞正的北極點上，則以前從未有氣象台建立，始終是一個「氣象的迷宮。」

在北極區設立氣象台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整個北半球氣象的變化，都受到北極的影響。此等氣象台成立後，則任何發生於極區的氣象變化均可立即有所報告，其對於北半球氣候的影響亦可先事預測，氣候預報的可靠性亦可增加。而在航空方面，飛機突遇暴風雨或霧或低雲而發生意外的禍事亦可減少。即對於農事方面，亦甚有益。不過此等目的的達到，須經較長時期的試驗，非旦夕間能成。

單在北極區陸地上建立氣象台是不夠的。為預測天氣及輔助航空起見，則空中觀測實為首要。幸而藉科學之進步，我們可以利用無線電氣球（*radio balloons*）來自動紀錄空中觀察。

北極科學站對於北冰洋水文的研究，在科學上及實用上亦甚關重要。北冰洋中的水和冰是時時在流動的。據目前所已知者，北冰洋中的浮冰，常沿自白令海（*Bering sea*）至斯匹次柏根及格林蘭島間之方向流動。但我們對於北冰洋內部水流的情形，則尚無所知。所可知者，北冰洋的洋流及浮冰之移動，對於蘇聯北海道的冰凍情形極有關係。倘使能將北冰洋研究清楚，則對於北海道航行利益極大。

蘇聯北極站將附設若干水文觀測所，考查極區冰的移動，性質和結構；並觀察各種不同深度的洋流；研究極區海水的溫度和鹽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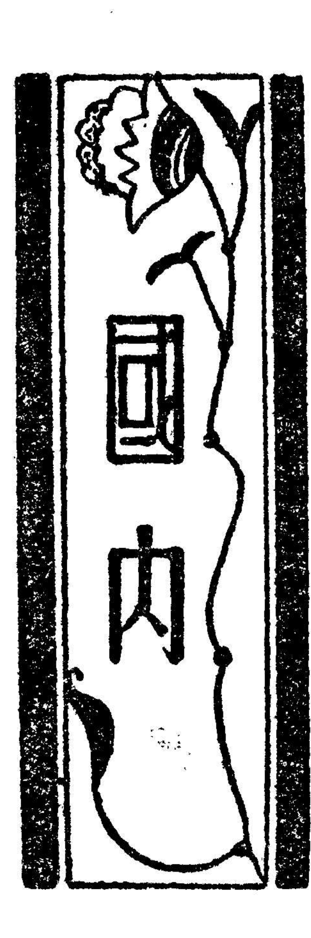
自從一九二八年義大利號（*Italia*）飛船失敗後，歐洲各國早已放棄征服北極的企圖。目前她們實無暇及此。只有社會主義的蘇聯不斷向北極前進，北極的科學主人翁自然屬於蘇俄。（丹楓）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起至二十六年八月三日止

本週國內外視線，均集中於中日危局之開展；國內方面，此外幾別無可述。國外則英德義間關係，日見密切，歐局澄清，因此漸露曙光，此亦受遠東嚴重局勢之影響。西亂不干涉問題，本週無顯著發展。



第二藏本事件經過

七月二十四日晚，上海日本海軍陸戰隊忽稱有日本水兵一名，不知下落，以搜查爲名，派兵多名在天通庵橫濱路方面設立步哨，並在越界築路搜查行人，形勢異常緊張。二十七日江蘇省靖江縣八圩巷江面義渡，忽拗獲日人一名，形跡可疑，經該縣府送由江蘇省政府，於二十八日午轉送外交部。該日人自認爲宮崎貞夫，並親叙述此次行動經過，略謂因出入於未經日本海軍陸戰隊所指定之妓院，爲某日本水兵發覺，以致恐懼，未敢歸隊，嗣乘英船圖逃，二十七日在靖江縣江面投江被救等語。現該水兵已由我方送交南京日本領事館查收。

宮崎在京親筆自述

廣島縣賀茂郡鄉原村七九九番地戶主宮寶貞松轉司令部大隊防空中隊第三小隊一等水兵宮崎貞夫，因前往日本陸戰隊所指定以外之妓館，被某水兵發現，以致恐懼，未能歸隊，即向上海和平塔方面前行。經過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之夜，至二十六日上午八時左右，即搭乘英(國船)。惟此舉除欲逃遁外，別無他項目的，至二十六日下午一時左右，在靖江縣警察所附近投入江中，而達靖江縣，二十六日夜在山中過一夜，二十七日上午一時左右又投入揚子江，將達靖江縣對岸時，被某某船所救，送往靖江縣警察所，以後均服從警察官之命令。妓館在靶子路，於二十四日下午九時左右一人前往，玩至九時半左右，（妓館爲中國人）付洋二元後，正將返還之時，有形似中國人三人追來向余索欵，互有爭執，終未給予，余即乘黃包車向和平塔方面而去。從妓館出來時，被一水兵發現，但不知該水兵姓名，前述爭論係在被該水兵發現之後，余於爭論時，曾着軍服，在爭論之中，將軍帽領章棄掉，當即乘人力車而去。還和平塔後，即用報紙將軍服包起，乘船時猶曾携帶，投入江中時甚覺痛苦，因拋棄之。所以投江之理由，因余曾寢於最上層之甲板上，嗣被船員發現，謂將帶往船長之處，因無票乘船，深感恐怖，乃投入江中。昭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宮崎貞夫（指印）。

吳盛案竟如此結束

因紗交風潮被交法院偵查之盛昇頤吳啓鼎二人，三十日經第一特區地方法院檢察官決定不起訴處分，茲錄不起訴處分書原文如次。

被告盛昇頤。（男，年三十七歲，江蘇武進人，蘇浙皖統稅局局長，住靜安寺路五百二十六號。）

吳啓鼎。（男，年四十六歲，浙江慈谿人，財政部稅務署署長，住馬斯南路五二號。）

右開被告等，民國二十五年度偵字第十九號瀆職嫌疑一

案，業經偵查完畢，認爲應不起訴，茲特敘述理由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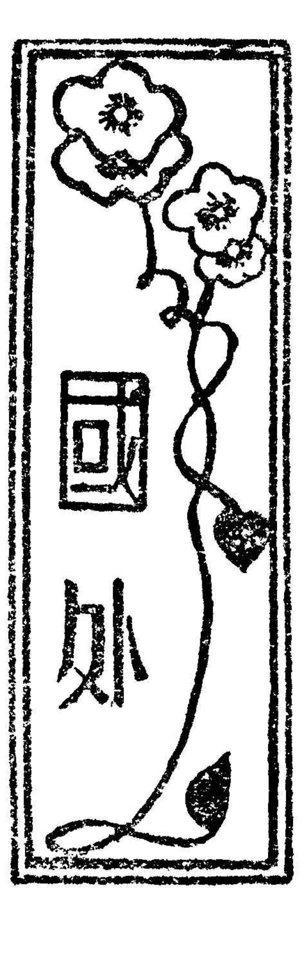
緣二十六年五月間，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市場紗價飛漲，月底交割，發生風潮，六月八九兩日，復因價格激增，市場混亂，以致停拍停市。嗣經實業部吳部長會同中央黨部及監察院代表等蒞所澈查，認有公務員勾結操縱漁利情事，並以現任公務員之被告等涉有觸犯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及交易所法第四十九條第五十二條之嫌疑，由實業部檢同證據清單等件，函由本院轉送到處。經縝密偵查，該被告等之犯罪嫌疑均屬不足，依法不應起訴，茲分別說明於左：

吳啓鼎部分：查實業部檢查經紀人商號等有關賬簿時，發現元大證券號客戶留底簿內「元記甲」戶名下，載有「戴行驊代表」「吳啓鼎」等字樣，是吳啓鼎與該「元記甲」戶名，自具有相當關係。雖據證人戴行驊供稱，「元記甲」係其本人戶名，而元大號經理楊元愷亦謂於戴行驊之下附記吳啓鼎名字，意在便于調查等語；然該證人等之陳述，或則與簿載不符，或則悖於情理，皆不無故爲被告解脫之嫌，均無足採取。惟查元大號係證券交易所之經紀人談，「元記甲」戶名係記載於證券客戶留底簿內，戴行驊楊元愷所稱「元記甲」係買賣證券之戶名，並提出元記甲買賣公債通知回單呈案爲證，（見偵查筆錄及附券證件第二號）尚堪置信。是該「元記甲」縱係被告吳啓鼎之戶名，然所做交易既係限於證券，而非棉紗買賣，充其量亦不過發生是否違反交易所法第四十九條上半段規定，應否受行政處罰之問題，而與此次紗布交易所風潮顯無關涉。檢察官偕同會計師，赴各銀行調查票據時，並未發現不利於被告之事實，此外又無其他證據足以認定被告有直接或間接散布流言或行使詭計，意圖變動交易所市價情事。其犯罪嫌疑不足，甚爲明顯。

盛昇頤部分：查實業部所指被告盛昇頤係此次紗布交易所風潮中重要之人，要不外以市場上均如此傳說爲據。而證人穆湘玥，王曉籟，虞洽卿到庭，亦均謂有此傳說。該證人等均係社會上有聲望之人，所言當能取信，可見市場上確有此項傳說，並非虛罔。第按風聞傳說，其證據力本極薄弱，不足爲認有犯罪嫌疑之根據；且經向證人穆湘玥等追詢，盛昇頤究竟委託某號經紀人代做買賣，買賣數額若干，傳說者係屬何人，除穆湘玥謂係由聞蘭亭所說，復經聞蘭亭到庭否認外，該證人等均不能指陳明白。證人虞洽卿雖謂傳聞有秘密組織之七星公司操縱交易所市場，盛昇頤與該公司似有關係等語，然經詰以七星公司係何人組織，內容如何？盛昇頤與該公司之關係如何？虞洽卿則謂七星公司係近來傳聞之名詞，何人組織及其他詳情，均不明瞭。又謂因傳聞盛昇頤爲多頭大戶，故推定其與該公司有關係各等語。復據證人邵文楣在偵查中述稱，傳說第廿七號經紀人代盛家做交易，五十七號大約也有等語。又實業部於七月四日派員調查時，據元茂永經理王綏之述稱，市場傳說第廿七號第五十七號第三十五號各經紀人，均代盛家做過買賣等語。經查閱上開各號經紀人買賣客戶往來帳簿及客清帳簿等件，均無盛昇頤及其所用堂號（述善堂）之記載。檢察官偕同會計師李鼎就該交易所收票簿所載本年四五月份及六月八日以前數額較大，及有代盛昇頤買賣棉紗嫌疑之經紀人交付之票據，赴本埠各中外銀行錢莊分別抽查各該票據之來源，結果均與盛昇頤無關。（見會計師李鼎報告書）又第二十七號經紀人之客戶盛英記，慧記，係盛五小姐所用之戶名，買賣收欵均係與盛五小姐直接交涉，第五十七號戶名中之瑾如記，愛記，玉如記，康瑾記，瑾記，係盛七小姐及其夫莊瑾所用之戶名，經第二十七號經紀人陳康山及第五十七號經紀人代表孫煜峰分別述明，（見實業部傳詢第二十七號經紀人陳康山及第五十七號經紀人代表孫煜峯紀錄及偵查筆錄）。查盛五小姐與盛七小姐雖均係盛昇頤之姐，然均出嫁多年，其買賣行爲，自不能謂與盛昇頤有關。至於英人安得臣委託成大號經理董再孫代做交易一節，實業部參事陳郁，司長龐慎予，科長曠運文等於六月十九日七月六日先後分別調查時，該安得臣自稱六月八日買進一萬一千五百包，係其本人所做，以前未做過紗布交易，六月九日裕大所收之證金三十萬元，係成大墊付等語。核與七月六日實業部在社會局調查時董再孫所述「六月八日安得臣所做一萬包是與盛五小姐合作的，安得臣交來支票由上海銀行虹口分行支出」各語，不盡相符。其中雖不無疑竇，然既未發見被告係假託安得臣姓名私做紗花交易，且經檢察官偕同會計師李鼎就該交易所收票簿本年四五月份及六月八日以前所載上海銀行虹口分行付欵之支票赴該分行抽查，該支票又非被告所發，自不得以案外人所述之不符，爲被告不利之推定。綜合上述各情以觀，除所謂傳說風聞外，並無足資認定被告有犯罪嫌疑之證憑，是被告部分，依偵查中調查證據之結果，尚不能認爲已達於應行起訴之程度，綜上論結，被告等犯罪嫌疑均屬不足，爰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一條第十欵第二百三十四條爲不起訴處分如右。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江蘇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檢察官宋根山。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江蘇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檢察處書記官韓述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三十日。



英義關係日見密切

倫敦二日哈瓦斯電：義大使格蘭第今日午後三時謁英首相張伯倫，當將義首相墨索里尼之復函面交張氏，談話歷四十分鐘始畢。英國政界人士，以為此項談話性質極關重要，日內非英國閣員前往羅馬聘訪，即當有義國閣員前來英國修好。又據英國負責方面消息，墨索里尼復函中對于英國願與義國增進睦誼之意，加以備案，並謂義國方面亦具同一願望云。英國方面人士則謂，英義兩國首揆往返之函件，具有一般的性質，但因係私人函牘，故一時不致發表。又謂張伯倫與格蘭第本日談話時，曾將張伯倫致墨索里尼函中所載各點悉數提出討論，英國方面主張義國政府應將最近派往北非洲里比亞殖民地之軍隊兩師召回本國，並將里比亞與英埃蘇丹交界處集中之軍隊予以遣散。果爾，則英義兩國接近即可實現，此在格蘭第則答稱，英國海陸大臣賀爾爵士最近往地中海巡閱一舉，亦足使義國感覺不安云云。大抵里比亞軍隊兩師撤回義國之舉，一時恐難實現。此外，格蘭第對於義國各報與該國巴里城無線電台之反英宣傳，大約已允予制止，最後維持地中海現狀之問題，尤其是關於西班牙屬瑪卓爾加島者，（按該島現由義國軍隊佔據），亦曾提付討論。關於此層，格蘭第僅提出空泛諾言，謂當俟西班牙內戰結束之後，始可實施，此在英國官場方面，則以為義國所提出各種諾言，即應付諸實施。總之，西歐未來公約能否成立，英法德義四國能否於十月間在倫敦開會，以緩和西歐局勢，胥惟義國態度是覘矣。

德國方面表示歡迎

羅馬二日路透電：英義邦交日親，此以墨索里尼答覆數日前所接英相張伯倫個人聯交函一事可為明証，墨氏覆函今日由駐英義大使格蘭第伯爵在倫敦送交張伯倫，其內容未經公布，惟衆信措詞友善。此間人士視英義關係已漸回至舊日親善之程度，人民現紛紛詢問總揆交換書信後是否將有切實之步驟以為之繼，同時柏林對於英義日親表示滿意。各報皆希望所獲結果能於國際大局有安慰之效果，此蓋由於張伯倫進行積極外交政策故也。柏林某報謂歐洲今日，現由有權力的新國與其他各國政治家代表，彼等皆承認歐洲之前途不繫於各種不同的統治制度之相爭，而繫於新舊制度之合作，該報又評論因西歐公約問題致列強之牒文，謂此足証明各國力圖勿容西班牙問題左右歐洲之利益云。又柏林二日哈瓦斯電：德意志總匯報頃登載社評，對於英國外交政策之新傾向加以稱道，而對於英相張伯倫個人亦備加揄揚。謂英義兩國之接近，足使歐洲愈益脫離「蘇聯之干預」，至於英政府最近送出關於西歐未來公約問題之照會，足証西班牙問題已不復成為歐洲注意所集中之唯一目標矣。該報又謂「英國此種舉動，乃由遠東局勢之所致，目前英國對於其在遠東有關生存之利益，並不認為業已遭受威脅，英國之所願者，或在與日本成立最後之協定，至於英國政府與日本所進行之談判，並未決裂，不過暫時停頓而已。此外，英國同時亦力謀穩固其在中國之經濟地位，職是之故，英國他日或將應允在中日兩國之間出任調處，亦未可知也」云。

英願解除一切誤會

倫敦二日哈瓦斯電：英國首相張伯倫與義國首相墨索里尼互通音問之後，此間各報均以為英義兩國頗有接近之可能。「泰晤士報」並發表評論云，「墨索里尼首相致張伯倫首相函，殆已表示英義兩國前于本年一月間所簽訂之地中海君子協定，宜使之發生效力。此外，艾登外相前於一月間所發表宣言，亦宜依據之以解決地中海暨歐洲一般問題，至張伯倫首相所致復函，自係表示同樣願望，以為英義兩國現行誤會當可以解除」云。「每日郵報」載稱：英義兩國所由未能相互接近者，英國不承認義國征服阿比西尼亞一事，要為其理由之一。關於此層，英國首相張伯倫最近業已告知義相墨索里尼，謂國聯本年九月十日舉行大會時，英國政府對於在「法理上」承認義大利帝國一層擬表示贊成云。「晨郵報」載稱：「自阿比西尼亞事件發生以還，英義兩國間懸案，不一而足，此際既有解決此項懸案之機會，如果交臂失之，殊屬可惜；至外傳艾登外相行將聘問羅馬說，據吾人所知，當局自前「尚無此項計劃也。」「自由黨「孟却斯德指導報」則稱：「張伯倫首相現以私人

資格作友誼之書函，並致義國首相墨索里尼，藉以重行確定本年一月間英義兩國地中海君子協定所載之原則；目前情形正與本年一月間相同，英國期望消除與義國意見紛歧之點，然無論倫敦方面或羅馬方面，對于英義兩國君子協定之看法，則與一月間已大不相同。蓋當英義兩國君子協定簽字之初，義大利遠征軍開往西班牙，源源不絕，君子協定之簽訂，即欲解決此項問題，然今則義國軍隊在西班牙境內助國民軍作戰，已成既成事實，且爲英義兩國最嚴重糾紛之一矣。爲今之計，欲改善英義兩國關係而求其持久有效，則必於西班牙戰爭之外求之，此在倫敦與羅馬傾向固屬相同也。」

蘇聯又發生肅軍案

莫斯科三日哈瓦斯電：謠傳蘇聯海陸軍高級將領又有多人被捕，計有海軍人民副委員長奧爾洛夫上將，太平洋艦隊司令羅斯多洛夫上將，北高加索軍區前司令凱塞林將軍，烏克蘭邦坦克車團團長波羅森戈上校諸人在內云。又電：關于蘇聯清黨運動，此間「晨報」頃載稱：「該國軍官近頃被捕或宣告失踪者，共有軍區司令兩員，軍長五員，旅長十二員，上校二百餘員，下級軍官二千餘員。軍事人民委員長伏羅希洛夫上將雖在政治上勉強接受獨裁者史丹林意旨，但對於此種有組織的破壞工作亦未能加以贊同，其對於此種屠殺手段，既已稱病而拒不予以主持，即紅軍清黨委員會委員長一職，亦予以擺脫，遺缺大抵當由內務人民委員長即政治警察局局長葉喬夫繼之」。「日報」載稱，「史丹林仍進行清黨工作，最近宣告失踪者，計有外交人民委員會第三司即西歐司司長納曼，及其幫辦温培爾」，「斐伽羅」報載稱，莫斯科方面盛傳司法人民委員前任總裁檢察官克利倫戈業已被捕云。又莫斯科二日哈瓦斯電：此間盛傳共產黨青年團及航空界已有多人遭拘捕，或畏罪自殺，據悉「獨立航空團」團長席里平將軍暨空軍學校校長勃木南才夫將軍，已遭拘捕。共產黨青年團執行委員會秘書李勃克昂諾夫暨蘇聯共產黨青年團駐國際代表范伯兩人均已畏罪自殺，烏克蘭共產黨青年團執行委員之被開除黨籍者，達二十六人之多，此外並有共產黨青年團團員多人被宣布爲「人民公敵」，其中以新聞記者佔多數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六年七月廿八日起至二十六年八月日三止

七月廿八日　星期三

〈宋哲元率部離平赴保

〈南苑被日軍攻陷

〈趙登禹佟麟閣陣亡

〈我軍曾一度克復廊坊

〈平綏路被日軍阻斷

〈津保安隊攻日租界日兵營

〈通縣僞保安隊反正

〈宮崎在靖江發現

〈陳紹寬返抵京

〈英義交換時局意見

〈日正式承認義併阿

七月廿九日　星期四

〈蔣委員長發表談話

〈天津竟日劇戰

〈平奸民江朝宗等組織維持會

〈日機轟燬南開大學等校

〈塘沽亦有劇烈衝突

〈我駐歐使節在英會議

〈英致牒法德義比各國謀推進西歐公約談判

七月三十日　星期五

〈日軍繼續轟炸天津市區

〈我保安隊撤出天津

〈長辛店以北均失陷

〈日海軍武官本田訪陳紹寬

〈英下院討論遠東問題

〈汪主席離廬

〈義對英提出覆文

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汪主席抵京

〈宋哲元辭職慰留

〈國府明令褒揚佟麟閣趙登禹

〈沈鈞儒等出獄

八月一日　星期日

〈鄭州等地均發現敵機

〈津沽安維持會成立

〈魯豫蘇皖各地地震

八月二日　星期一

〈日機猛烈轟炸南口

〈津俄領館被搗劫

〈日軍佔入津市特一區

〈南昌市政府成立

八月三日　星期二

〈日軍又佔楊柳青

〈青島形勢轉緊

〈津俄領署案俄向日嚴重抗議

〈法外長延見顧大使

論評選輯

關於時局的幾點說明

這幾天因爲平津淪陷，軍訊沉寂，社會各界焦燥煩鬱，議論紛紜。本報迭接讀者來書，質詢種種，囑爲宣示，以慰衆情。茲就環境許可範圍以內，對於時局，略加說明。

我們首須聲明者，國難期間，新聞應受統制，事涉軍事外交，報人不但在職責上沒有逕情發表的自由，在良心上也不容其隨時宣洩，這一點希望讀者了解。

說到政府的時局方針，我們希望各界先注意詳察蔣委員長兩次談話的內容，再拿來和日方最近軍事推進的情形來對照一下，就可知道政府的環境如何，與夫所以自處之道。同時更須知凡事說『應該做』是很容易，而計劃到『怎樣去做』與夫實行到『這般去做』，却是非常複雜。中國國民向來專談『應該做』，而不講計劃『怎樣去做』，和實行『這般去做』，以致一切主張總免不了浮躁疏淺的毛病。要知道大局變到如此地步，政府今後舉動，眞是關係國家民族整個的運命，決不能像一人一家的事情，可以簡單痛快地去決定和處置，而需要在計劃上實行多下功夫，縝密肆應，假如因此而顯著一時的沉寂，絲毫不足奇異。況且目前國難，正如同舟遇風，全船人的生命和安全，託付舵師，除了諄囑他謹愼操舟設法出險外，別的人縱然著急，也是於事無濟，甚至反而有礙，這是國人今日應當認識明白的一大要點。

關於平津陷落的因果，我們還有許多不能痛快說明的地方，但是大體說來，可得以下數點：（一）因爲有辛丑條約和塘沽協定種種關係，我們在軍事上根本不能有強固的防禦佈置，人家却儘可縱橫自如。（二）宋哲元和平念切，習於妥協，平時既不敢亦不肯妥籌防務，盧事發生，據聞中央連致十數電至樂陵促宋速赴保陽治軍，他却逕回天津，談判和平，以致延失時機，待至敵軍齊集大舉進攻，既以武器見絀，更以工事缺乏，因此一日一夜之間損兵折將而退，爲時過促，應援也來不及。（三）宋因心存妥協，不願援兵大集，刺激對方，以致後方相距甚遠，軍隊急切間不易開上前線。（四）因爲主將無作戰決心，於是將領中意見不盡一致，如張自忠其最著者，此於全軍動作上亦很不利。（五）天津抗戰，係出臨時動作，非有預定期約，所以不但他部援軍不能呼應，即二十九軍亦未有切實聯絡。總之，平津軍事失敗的原因依然在祇曉得『應該做』，而沒有計劃『怎樣去做』和實行『這般去做』。這實在是我們大家應當痛切反省改正的極大癇病。

我們認爲現在全國國民祇有鞭策政府去計劃著做，督責他去好好價做。政府方面應該不折不扣地對國民眞正負責，同時坦白開明，請求國民信任，抑且也必須眞正能將全國提挈得起人心把握得任，然後無論怎樣應付時局，都有眞實的力量。眼前烈風怒雨相逼而來，舟師的責任實在太重了，我們希望他亦勇亦愼，勿負國人信賴！

（錄八月二日上海大公報）

人道的嚴正抗議

這幾天日本軍人又燃起了兇暴的狂燄，在平津戰役中，對無辜市民大舉殺戮。天津的情形尤慘。自二十九日以迄於今，日軍在天津市區內肆意燒殺，飛機轟炸，砲火肆威，和平民衆陳屍塞途，文化機關慘被摧毀。日本飛機對無辜之逃難市民追踪掃射，轟燬南開大學之後，又復至南開中學放火。迄昨我軍已退出市郊，而日軍的殺戮焚燒如故，全市爲烟

發所包，城厢一帶遍陳血屍。這種殘暴行爲，既背絕人道，尤不容於公法。即使天津已成佔領地，日軍也不應隨意加害佔領地的無辜民衆。對於這種殘暴行爲，我們特提出人道的嚴正抗議。

我們時時接到由天津拍來的血淚電報，我們在這裏遙弔天津的灰燼，同時想起中日歷史上的幾次殘暴殺戮。甲午戰爭時旅順陷落之後，日軍在旅順市內殺戮四日，非戰鬭的婦女幼童也均不免，全市華人僅有三十六人倖免。這三十六個人的倖免，是爲埋葬他們的同胞死屍而被殘留的。這件事遍載於當時的歐美報章，美報批評日軍的暴行，說：『日本是蒙文明皮膚具野蠻筋骨的怪獸。』又說：『日本人現在脫掉文明的假面具，顯露野蠻的本體了。』這是一件事。民國十二年東京大地震時，日人乘機大殺中國僑民。在那次事件中，第一高等學校畢業生王希天的被害，已爲世人所共知，同時還有多數華工被虐殺。據中國外交部給日本公使芳澤的照會說：『大島町自一丁目至八丁目，有華工約二千餘人，九月三日震災後，有日本自警團，間有警察及軍人在內，至各日人家嚴囑閉門，不許出外，旋誘迫一部分華工將所有金錢一概交出，並迫至八丁目附近曠土聚集，用刀棍等兇器概行擊斃。旋將屍體用煤油焚燬，以滅其跡。』這又是一件事。第三次便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撫順平頂山的屠殺。那時是九一八翌年，撫順一帶毫無軍事，日軍聚無辜村民，上自七八十歲的老太婆，下至懷抱哺乳的小兒，共二千七百餘人，一律以機關槍射殺。這幾次慘史還存在中國人的記憶裏，現在又來了天津的大殺戮。日本近年高唱『東亞門羅主義』，按她這種殘殺行逕，她的門羅主義是不是要關起東亞的大門來殘殺同洲同種的人民？日本更自詡是『東亞安定力』？這個安定力的本質是不是便是在東亞執行野蠻的殺戮，日本古代沐浴中國文化，現在何以一變至此？日本國民不少富於理智之士，要知道軍人們這種殺戮和平民衆摧毀文化機關的行爲是暴露日本的罪惡於全世界，是與中國四萬萬人結世仇，應當趕快起而糾正；否則寃讐固結，中日兩國必有同歸於盡之一日！

（錄八月一日上海大公報）

弔南開大學並急告教育當局

黃炎培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下午，我擁有四十年文化先驅歷史的南開大學，竟犧牲於從「九一八」散下的「不抵抗」種子所發榮長養出來的兇惡的敵方飛機大砲之下。

報紙還載着，敵機先在南開上空飛翔很久，投一紅旗於南開大學秀山堂樓頂，以此爲目標，連續砲擊，證明敵方是有預定計劃的。

我敢正告敵人，儘你們的兇狠，能毀滅我有形的南開大學的校舍，而不能毀滅我無形的南開大學所造成的萬千青年的抗敵精神，更不能毀滅愛護南開大學的中華全國億萬民衆的愛國心理。我南開大學現在和未來的師生，祗有因此而激進他們的抗敵救國情緒。他們有生一日，定將每日晨起，端默想像某年某月某日衝天價這慘酷而壯烈的文化火焰。

我更正告敵人：你們既然有計劃的毀滅文化機關，我願在人類文化大歷史上，大書特書，曰：日本帝國爲企圖滅亡中華民國，於某年某月某日，用預定計劃，毀滅華北著名文化機關南開大學，這是「一二八」焚燬上海東方圖書館後第二回毀滅文化機關的暴行的鐵證。

依我們所認識，文化的生命同牠的價值，是超出政治之上的。今敵人發於政治上的兇慾，有意毀滅南開大學，適足以證明被毀滅者不但在文化上有偉大貢獻，致惹起敵人的妬恨，並且牠所養成的青年，他們的思想和能力，足給國族前途以重大保障，使敵人發生不容並立的感覺，致出於最殘酷的一種手段。在這種意義之下，不惟我南開大學全部師生以及辛苦經營四十年之張伯苓校長，不應有絲毫悲喪，只有加倍奮激，並且足以大大安慰創辦人嚴範孫先生在天之靈。

我南開大學全部師生，我全國愛護南開大學的民衆，惟有躍起來合力重創，使南開大學，不惟精神不死，並軀殼亦不滅，我中華民國有一寸土存在，我南開大學存在。

眞教育本不在形式而在精神，平時一般人不免有種錯覺，見巍巍大厦，才認為最高學府，今大可趁此時機，給人們心理上的糾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可以興邦；有若干間茅屋，若干條板櫈，何嘗不可以聚集起來，講論人類生活的意義，民族興亡的眞理，或者和眞實的人生，眞實的社會，實際的事物，反較親切些。這一問題，我願改日另為文詳論一番。

我所急欲告教育當局的，須趕快用種種有效方法，將各學校教師和學生，從危險地帶裏救護出來。戰事發生，婦女和兒童應儘先救護，爲是民族種子關係的緣故。教師和受過教育的青年，不是國家的文化種子嗎？尤其是受過軍事訓練的學生們，對國家所負使命，特別重大。今後慘酷的局勢，將一步步開展，萬不可做無謂的犧牲。我們是預備犧牲的。但是要有意義，有計劃，才有價值。諸位先生！諸位青年！我們歡迎諸位，快快走出危險地帶，來幹共同有效的工作。

我所急欲獻議於教育當局的，計下列五事：

一，凡危險地帶各學校，應令首先將學生名籍和照片設法保存帶出。

二，戰事發生應指定戰區以外較近便，較安全地方，設法集中收容各校教師和學生，尤注重大學和中學。既入非常時期，此費用可從教育費項下非至急者或減或緩移充之。

三，設法勸導各校教師及學生自動退出危險地帶。

四，通知辦理救護救濟的機關，對於教師和學生須特別重視，首先救出危險地帶。

五，凡受集中收容的學生，設臨時課程訓練之。

前方作戰，後方須加緊訓練，從危險地帶出來，予以非常意義的訓練，尤為相宜，此點更值得注意。

非常時期的教育

南開被毀第二日在上海

（錄七月三十一日上海大公報）

日本進攻中國，越來越兇，看來範圍還要擴大，時期還要延長。人家既然不許我們和平，則實逼處此，祇好走我們不能不走的路。此際牽連的問題自然很多，而教育實居最要，我們現在請簡單提出一點意見，供當局和國人考慮之資。

一：平津淪陷，最可惜的是文化事業，摧毀停頓。連日各方確訊，除天津南開大學全部被毀，南中亦遭破壞以外，清華北大等校尙屬無恙，師生並各平安，堪稱幸事；惟轉瞬暑期終了，應當開始上課，而事實上平津能否如期規復，目前殊難斷定，當軸方面似不宜僅以『決不遷移』表示決心，而應為在學青年安籌安全讀書之計。此時似宜將平津各大學及專門學校之臨時開學計劃，統籌解決，一面與國內同等同類學校磋商借讀辦法，一面籌欵招致平津各校學生教授暫時遷地為良，設法繼續教學，免誤學業。

二：沿江沿海各地，已漸入危險時期，維護學校安全，繼續學生學業，並應統籌辦理。似宜向內地諸省接洽擴充辦法，聯合設備。中國近年高等教育，疊床架屋，本不經濟，學生教員，程度非常不齊，課程繁複，章制多不合理，若干學校，學生起居太過舒適，尤於青年前途，有害無益。趁此國難時期，從學校本身以至學生生活，全盤改造調整，未始非因禍得福的道理。我們希望當局者通盤檢討設計，或可把平日認為萬辦不到的事找出一條道路來，也未可知。

三：近年來國難教育的呼聲，雖然唱得甚高，實際有名無實。現在國家捱打，國民遭難，處處顯示著吃了智識不夠能力不強的虧。我們相信此時講國難教育，庶幾可以切實而有效。祇要青年們澈底換一個環境，沒有明窗淨几，洋樓大

處，到處都同陝北的所謂『紅軍大學』一樣，在低簷陋室之下艱苦讀書，心境亢奮振作，意志頑強勇決，一定比在繁華都市大學教育的成績要好。並且學校調整之後，壞的教員儘可淘汰，集中各校的良師於一處，成績必更可觀；同時因爲實際需要和客觀環境的要求，關於個人身心的鍛鍊，軍事智識的修養，政治外交的研究，都可比較更切實，更深刻，這又可不待煩言而解。

四：不但專門以上教育應就時局形勢，設法維護改造，就是中學小學也宜一並規劃，不許因國難影響青年求學，因爲救國建國是永久的工作，有繼續的性質，鬥士們前仆後繼，不容間斷，對於第二代人的訓練教育，當然不可有一天停頓。歐洲大戰的時候，法比戰區中小學生都在地窖中每日上課，便是榜樣。我們希望當軸對於各地非常時期的中小學教育，趕快制定方案，指示各省市準備，以免臨事張皇。

我們於教育是門外漢，以上四點，明知粗略，若可供政府與國人萬一的參考，卽是望外之幸。

（錄八月三日上海大公報）

天津大公報發行轉移之聲明

天津昨日發生街市戰，報紙不能寄遞，故決自今日起，除津市及附近區域外凡寄遞全國各地之天津本報，概由上海發行，其詳見廣告欄。本報同人，玆謹謝全國讀者諸君多年之厚愛，希望今後仍與以護惜同情，並願乘此機會，聲明數點。

第一：本報同人，分屬國民，守法愛國，覺悟此渺小之民間事業，亦完全與國家民族同其休戚。今者國有大難，本報及本報同人，義應對國家盡其忠誠，而甘受一切犧牲與禍害。本報源爲天津舊報，與北方各省同胞，有三十餘年之友緣，津平兩市，關係尤深，非至萬不得已，不應停止津版。故目前在天津市內，仍勉力發行，惟爲各省讀者便利之計，津市以外者，改由滬社寄遞。本報津滬兩館，原爲同一事業，言論主張，向來兩報同見，敢信此改寄辦法，定能荷愛讀者諸君之援助與諒解。

第二：更願聲明者，天津本報，決與中華民國在津之合法的統治，同其運命，義不受任何非法統治之干涉。萬一津市合法官廳有中斷之日，則不論其爲外國軍事占領或出現任何非法的中國人之機關，本報將卽日自動停刊，待國家合法的統治恢復之日，再繼續出版。伏念本報有三十餘年之歷史，現時服務本報之同人，亦十年以上之經營。幸承全國各界厚愛，得以成長發展，至有今日之規模。自去春起，雖在滬同時出報，惟經濟基礎，實在天津，當玆絕續之交，自生惋惜之感。惟國家民族，方經重大犧牲，則一報之成毀，實爲瑣小之事，所望全國讀者，在此非常之時，對於本報滬社多加援助，則幸甚矣。

第三：本報同人對於今後國事之主張，願乘此再一述其原則。本報同人，平時對於政治或外交問題，與朝野各方，皆不必見解一致。自九一八以來，國難日深，思索日苦，然亦或未必盡能表現。惟時至今日，則眞陷於國家存亡關頭，已不容躊躇瞻顧，多所議論。現在吾人之信念，消極的願隨全國同胞，受任何艱苦與犧牲，並以爲在此民族掙扎生存之大過程中，國中現有之事業，或組織，必有許多遭受破壞，或者其事業或組織自身性質上，本不適於非常建國，而應遭淘汰。如本報之事業，或亦其中之一，但吾人認爲此等破壞或淘汰，不必惜，亦不必悔。同時在積極方面，則深信中國民族，在受盡困苦之後，必能成復興之偉業，其惟一條件，只需全民族團結奮鬥，去盡一切私心，拋棄一切私的顧慮，此爲現時非常狀態下所必能達到者。本報同人，惟期隨全國同胞之後，共同宣揚民族國家之大義，以求禦侮建國最後之成功。

（錄七月三十日上海大公報）

艱苦犧牲的起點

老實說，除非日本相逼，中國是永不會與日本戰爭的。而且尋常的逼迫，還打不起來。這個理由，極易容了解。因為交戰是整個在我們領土內，一切的戰禍，都是我們受。所以即使我們國防充實，也當然要盡力避免破壞。

這二十天的盧溝橋事件，證明對方逼着要打，怎樣迴避，也避不開。試回想十一日成立三條件，表明中國地方當局絕對要和。宋委員長赴北平，無疑的是為解決問題而往。至於中央呢？則蔣委員長的四點，簡單說，只是維持宋及二十九軍的職權地位，所以宋如以為可了，中央自然贊同。但是事實上，訂了條件，還免不了捱打，怎樣執行，也趕不及。宋到北平，接着就是日軍大舉攻宛平。此蕞爾小城，竟受慘虐的轟擊，死了多少軍民，而我方仍然忍受。宛平部隊，仍然與保安隊換防了。最可憐的，是三十七師部隊，已紛紛調開平郊，而廊坊三十八師部隊又被轟炸。日軍接着提最後通牒，限二十八日將三十七師退盡，這條件當然十分難以接受，但事實上彼方並不等候答覆，而二十六夜又攻打廣安門。接着慘轟通州部隊，同時在平郊各地轟炸。所以事實的表現，彼方乃並非盼待我方接受最後通牒，而是一味進逼，想逼得宋哲元拱手讓北平，同時想把二十九軍各地部隊，都個個擊碎。

所以今番的特色，不是條件問題，而是任何條件換不來免於捱打的問題。宋哲元氏因慮地方犧牲，竭力謀和，因此誤了多少軍事利益。這充分證明我方之求和不求戰，同時證明宋委員長二十七日之通電，便是眞到了最後關頭。我們軍隊在忍無可忍退無可退之後，昨天只有悲憤應戰。因為中國今天整個是背水陣，要想獨立自由，就必須拚命，不然，就必須降服，並且降了還不給留餘地。在日本是侵略鄰國毫無不得已的理由，中國是生存問題，只有澈底犧牲，纔能自救。我們當此歷史上重大的日子，除慰勉前線的軍士外，望國民全體，注意下列幾點：

（一）大家要覺悟，今天纔是艱苦犧牲的起點，任重道遠，勿怯勿驕，更一致守紀律，做工作，隨國家需要，準備任何犧牲。

（二）大家要知道，這眞是非常時。中國要成為一個堅牢靈活的機器，大家要全力擁護國家中心，而聽中心的指揮。

（三）眼前各地人士，應當迅速有大規模救護組織，幫助救護前線的傷病官兵，這個工作，比甚麼都要緊。大家捐錢捐藥，男女智識青年，去慰勞，去看護。

（四）各地官民，要十分注意保護日僑，尤其注意日僑婦孺，我們反對的，是日本軍人的政策行動，不敵視日本人民，他們以暴，我們以仁。

（五）政府的軍機，不必問，國家大計之運用，在於領袖，我們大家要完全信賴，而各盡其能。

（錄七月二十九日津滬大公報）



江安傅增湘

唐劉拾遺集跋

唐長沙劉蛻撰。舊題文泉子集。凡六卷。天啓甲子有吳郡問靑堂刊本。言得桑悅所藏殘稿。次第成卷。即與孫樵經緯集同刻行世者也。此爲烏程閔齊伋刻本。文字與篇數及先後次第與吳刻同。惟不分卷。第半葉九行。行十八字。改題劉拾遺集。以咸通時曾授左拾遺也。蛻集自吳刻外。別無傳本。楊惺吾藏黃燁然黃也剛合訂本。似即以吳氏原刻改題。非別行開版也。此刻後於吳氏十六年。卷幅寬展。刻版工整。各篇均加句讀。蛻文字務爲艱澀。得此頗便披覽。又於篇中字句異同者。注一作某於下。更取文粹及英華所錄。旁爲考證。似閔氏於蛻文特有癖嗜。故勤於訂正如此。吳氏本行世頗稀。然尚有傳鈔者。此本乃更爲罕覯。且諸家藏目俱未及載。因倂錄其序而存之。丁丑三月二十日。藏園老人識。

按全唐文錄復遇文爲一卷。篇數大率相同。惟刪去禹謗一篇。而增入論令狐滈不宜爲左拾遺疏一篇。禹謗似據唐文粹以爲皮日體作。故不複錄。疏則從唐書補入。觀此則復遇之文。其存於世者。殆止此矣。沅叔又識。

明本阮嗣宗集跋

此集爲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范欽刻本。半葉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單闌。分上下卷。上卷賦六篇。論三篇。奏記各傳一篇。牋一篇。下卷詠懷詩八十一首。又四言二首。題魏步兵校尉阮籍撰。鄞范欽吉陳德文校刊。前有陳德文序。言大梁舊刻籍詩。南來少傳。郡伯鄞范子。取而刻之宜春。是此書乃江西刻本。天一閣書目載此書二卷。下注云。閣中

刻本。即是書也。所舉大梁舊刻。殆指朱子儋存餘堂一卷本而言。第有詩無文。其詩文合梓者。當以此爲最古矣。嗣至萬歷程榮刻本。即由此出。其後有天啓三年尉氏令及朴本分爲四卷。閩漳張燮本分爲五卷。皆以意重編。非舊第也。第有可疑者。此本下卷末有詠懷四言二首。下留墨版三行。程本則增爲三首。以程本校之。前首合程本第二三首。只四韻。後首采程本第一首首尾。只六韻。意范氏刻時。尾葉殘蝕。文字不全。故留墨版以待。至程氏覆刻。乃補成完篇耳。此本極爲罕覯。有舊人評語點識。咸抉深旨。收藏有吳嵩衡印。陳氏西昀草堂藏書印。西昀草堂。平江陳氏西昀藏書。各印。知前人固已珍秘視之矣。魏晉人集。難得古本。適涵芬樓徵書入叢刊。因寄付之。以廣傳播。而識其源委如此。丁丑三月二十三日藏園記。

鈔本山村遺稿跋

山村遺稾一卷。元錢塘仇遠著。舊寫本。八行二十一字。首律詩三十八首。依墨蹟錄出。後有近仁自跋八行。次盛季高。俞希魯。蘇霖。王洪。胡儼。瞿佑。諸人跋。次雜詩三十一首。又書與士贍上人十首。有東皋釋妙聲。中吳釋弘道。吳僧守道。釋道衍。韓奕。梁用行。姚性。顧應祥跋。又雜詩二十一首。次雜著六首。次雜詩三十二首。凡詩一百三十首。文六首。似依先後所得輯錄而成。故與刻本古今體詩分編者不同也。

按山村集。有乾隆庚申古歙項夢昶刻本。光緒丁未錢塘丁氏刻本。皆就遺稿重編付梓者。其詩文視此較增。然亦非金淵集之舊第也。金淵集。乾隆時自大典輯出。刋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今亦家有其書矣。至傳鈔舊本。余曾爲沈子培收得一帙。較項刻增文四首。詩一首。挽詩二首。後又於廠市文友堂見吳郡顧維岳輯本。以丁刻較之。補詞六首。附錄詩詞等四十二首。可知山村遺集。歷來傳錄多寡。正自不同。文字亦參差殊異。未可執一以爲定論也。此帙文字雖少。而字蹟極精雅。視前見二本爲舊。暇時當取以合較之。丁丑三月藏園記。

藏印。有玩此芳草古懷堂。吾師老莊。游戲三昧。不薄今人愛古人。逍遙游。紉秋蘭以爲佩。濃陰醉海棠。坐花醉月。隨菴道人。文殊師利弟子。黃絹幼婦。隨菴圖書。靜觀樓印。松齋。閑官養不才。青松白玉。凡十七方。皆何義門藏書記也。別有善耕顧楗。淸白吏子孫。爲顧氏印。餘爲雲間韓熙印數方。不具錄。



哭石遺師三首　秋岳

不寐鬱煩汗攪問哆以悲悲哉十日別永與函丈辭歸里歲銷夏北颿秋為期今年獨詣送逆旅還說詩回思凍梨色神彩猶植鰭乘化了無朕窮肌良有疑所疑煩敲頃即是彌留時無分啓手足咽淚酸自知

斜街拜蒼顏夜雨洗修竹春服吾初成朱芷青梁衆異共熏沐卅年此芳尊畢世味在腹中間相篤意悉記筆當禿老為過江人還啟鶴市屋每要車中譚輒恨驛路促壞牆見西山此景謂不復豈知造化妬萎哲嗟更速載醪後無期臨寢餘一哭

論詩隘非隘立身伉最强心筆晚相適自近白與楊先生詩晚爲樂天誠齋體小兒勿輕疑試覗囊中方無隱即三昧豁微攻膏肓熟觀歸自求何體非同光近人好分別文字稱

國風社選

吾鄉馬知萬人傑八九皆彫亡平生學句法淺短子貢牆泯泯閉門老誰復栽予狂

石遺先生輓詩　衆異

冠年入京校北面受諸學鏗鏗說經人視我獨嶽嶽斜街盛花事招飲亦頻數朱生每同游芷青公謂得一珏說詩如說法了義無追琢平生氣蓋世獨立意何卓謂公當百年誰信夢已覺地下滄趣翁積疑待揚榷公并世不數人我里見尤罕誰能治樸學着眼到文苑公兼惕園長每繩左海短死生真細事吾恐書種斷國危兵又起一去宜不返神游定八極笙鶴偕道管蕭夫人道管早卒人間處禪蝨禮法困嵇阮從游三十年私憐聞道晚公我詩懶寄人詩話勤見搜時時譽無鹽益我引鏡羞公醉顏如花鉛槧老不休杯酒身後名于我胥浮漚迴思

歲。辛。亥。社集。從。春。游。存者。今。幾。人。諸老。皆。山。邨。詩魂。往。不。復。禊事。誰。更。修。賸持。徹。泉。淚。併入。家。江。流。聞歸。未。浹。旬。閱報。驚。不。起。彌留。果。何。狀。道遠。無。由。揆。心頭。別。時。面。神王。語。殊。旨。私慚。論。徵。獻。于我。屈。一。指。筍河。武。夷。主。事誕。義。則。史。期公。踵。其。後。魂氣。終。不。死。別時以米筍河爲武夷君事見詢哭寢。今。未。能。于義。何。敢。誄。作詩。寫。我。哀。同聲。有。黃。李。秋岳拔可

寄懷散原翁　鶴亭

賦盡。江。潭。託。命。哀。晚依。賢。子。舊。燕。臺。似人。已。歎。交。游。少。動。地。驚。傳。鼓。角。催。滄海。信。難。量。世。變。黑雲。何。計。避。城。摧。胡。床。便。說。能。安。坐。誰送。晨。餐。菜。把。來。

輓石遺　董卿

青。芝。攜。酒。夢。猶。縈。笠澤。浮。家。歲。幾。更。詩教。太。邨。元。自。廣。食。單。尼。父。不。嫌。精。蓋棺。早。定。藏。山。業。透網。真。成。縱。壑。行。料。為。世。紛。妨。佛。慧。磔車。愁。望。海。雲。生。

次韻纕蘅使君丁丑元晨得雨感賦　曉浦

紀。程。版。燬。諱。行。成。士論。虛。憍。久。未。平。前六十年丁丑玉池老人使西紀程被劾燬版庚子拳禍謂非受此種清議之賜可乎橫決。便。同。孤。注。擲。綢。繆。敢。謂。

一。絢。輕。鬼方。西。去。憂。羹。沸。召伯。南。行。愛。雨。聲。見說。希。文。有。封。事。草。宣。烏。昧。遍。嵩。京。

哭石遺四首　山腴

海。內。知。交。盡。愴然。又。哭。君。期頤。數。未。得。枯淚。欲。何。云。祇道。前。期。易。甯堪。此。路。分。同昏。慨。八。表。無處。賦。停。雲。疆耗與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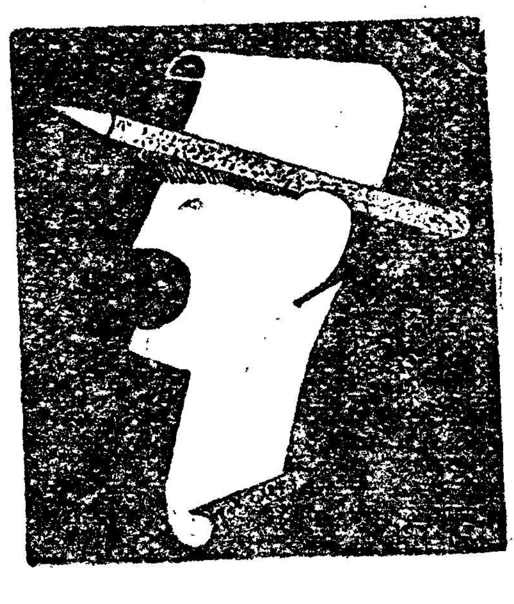
迴首。斜。街。路。談詩。三。十。年。重逢。過。吳。下。留命。話。桑。田。老滿日難同時至喜。文。章。富。人推。湖。海。傳。網羅。心。不。勸。親切。對。時。賢。君方續選近代詩鈔

健。蹠。從。來。負。看山。興。最。多。石遺矜健蹠蠕蠕山根林畏廬詩也西高吟。滿。南。北。收。脚。到。岷。嶓。秀句。瀸。眉。雪。歸帆。巫。峽。波。明明。酒。闌。語。後。會。竟。蹉跎。

書到。纔。三。日。還。家。能。幾。旬。曾克耑君來成都相訪尚携君書致予三日聞事耳如何。奠。楹。夢。偏感。釣。游。身。賸藁。閩。中。記。尋仙。梅。子。真。吳門。栖。隱。地。從此。失。詩。人。

玉樓春　公渚

紅。芳。墜。地。燕。支。溼。坼繡。園。林。風。習。習。梨雲。遮。夢。不。分明。柳。絮。搏。愁。無。氣。力。斷腸。只。在。闌。干。北。燕子。不。來。疏。雨。泣。明。朝。春。去。又。天。涯。作計。千。金。留。一。刻。



淩霄一士隨筆

咸豐五年湘軍水師在湖北沙口沌口之役，楊岳斌彭玉麟情事，前引王闓運「湘軍志」水師篇並所爲玉麟行狀暨俞樾所爲玉麟神道碑所叙。（見本報第十三卷第十六期及第二十一期。）近閱吳光耀「慈禧三大功德紀」，卷一有云：

王闓運湘軍志，體裁宏簡，叙議平實，司馬子長後無兩之作，唯水師篇言楊載福彭玉麟交惡事，不無曲筆。先是彭以五萬金設船山書院於東洲，聘王主講，以爲終老之地，以故不能無所偏也。杜少陵悲陳陶，悲青坂，不能爲房琯曲筆，韓退之順宗實錄，不能爲柳宗元曲筆，古人父子君臣朋友之間，自有相處中正之道，何必曲筆，反兩失之？楊學術弗逮彭，彭樸勇弗逮楊，兩人分領水師，同心戮力，以平大亂，要皆一時名將帥。彭偶有諱敗攘功之事，實未嘗有小人傾陷賢能之心，所以爲君子之過，日月之食也。彭呼救，楊不應，宜有恨者彭耳。彭曰：『風急水溜，呼固宜不聞。』彭果有此語，是彭已自爲和解，楊何深仇積怨更不樂邪？安得言載福先已不樂玉麟？漢水南入江，西岸迫近漢陽縣城，東岸迫近漢口馬頭，西東兩岸，人烟緐盛，築大堤以束漢水，故入江處廣不過十丈，不敵江水十一。寇陷武昌，三岸犄角駐重兵，安得言載福之出也寇無備？言寇無備，故載福幸而免礮邪？下文於玉麟之張帆先行也，又安得言寇先已密備？言先已密備，故玉麟不得免礮邪？當玉麟呼載福，是兩船同時在一江中，何以載福往來自如，獨不懼礮？則載福勇玉麟怯之情見矣。非載福所處地易，玉麟所處地難也。地逼窄難避礮，唯漢水入江處爲甚，安得言玉麟攻漢陽寇舟岸發礮不得近？江水中流最湍急，但可言寇船中流游弋，安得言檥舟傍中流？師行不戰則無礮，但戰何處無礮？由漢入沌迂遠避礮，是了未經行陣之言，彭亦不應有此議。託諸衆議不如託諸或議，衆多而或少也。況漢口兩岸逼窄，避礮更難。此全不識漢口地形之言也。與其出入漢水，不如當江中流上下，反得自在。玉麟以小船迂遠由沌入漢攻蔡店，蔡店在漢

口上游六十里西岸，小於長江上游九十里之金口，非財賦要區，非嚴險重地，在所必爭，當時或以武漢寇嚴無可下手，乃圖小逞於蔡店，亦無聊之舉耳，不得誤認為奇兵。桐城陳澹然為光耀言：此事不直實在彭。楊彭約會戰，彭先發敗走，遇楊舟來呼救，楊以為寇勝而驕懈，方當乘其驕懈奮擊之，鼓風縱流而前，慷慨應彭曰：『怕甚麼！』追寇至泥汊未返，彭泊舟內湖，聞勝搶以為功，先報帥府。楊武人質直，以是輕彭文儒使詐，怒不與言。胡林翼憂之，明年春，特宴兩人太湖軍中，曰：『平寇賴湘軍，湘軍賴水師，水師賴公兩人，兩人不協，奈大局何！』奉觴進兩人，痛哭伏地拜不起。兩人慚謝，交驩如初。陳所言時地微異，情事較近。

光耀籍江夏（今武昌縣），所敘或於地理較稔，因錄之，以備讀「湘軍志」水師篇者參閱。（闓運與玉麟蹤跡較親，或不免有稍私於玉麟處，水師篇成，曾寄玉麟商定也。惟主講衡州東洲書院，事在湘軍志成書以後矣。撰湘軍志之前，曾應玉麟之請在衡修衡陽志。）胡林翼調和彭楊一節，與方宗誠「柏堂師友言行記」所云，（本報第十三卷第十六期所載拙稿亦引之。）大致相類，惟言在太湖軍中，則未諦，以其時未治軍太湖也。至韓退之柳子厚云云，論史不離俗見。

光耀此書，間有可采，而大端多謬，於孝欽與德宗之際，恣為不根之語，閱者當辨之也。王小航「方家園雜詠紀事」卷尾戊辰初夏（民國十七年）自記有云：『方家園雜詠紀事成稿後，擱置經年，未付剞劂。因近日見吳某印行其所著之慈禧三大功德記，識見卑陋，滿紙皆市井之讕語，顛倒是非，甚至謂恭王奕訢謀簒，李鴻章賣國於日本，光緒帝讓位於康有為，種種怪謬，而人或信之，不得已刊印此編，以破其妄。』蓋深惡之。光耀敘戊戌政變事有云（見卷一）：

太常寺卿蒙古岳梁，神機營帶隊大臣兼管電鐙公所，供奉內廷四十年，光耀昆弟交也，為言：袁世凱報秘回宮，德宗王大臣羅跪，慈禧徐問德宗曰：『爾何故改民主？』曰：『自心願。』曰：『爾知民主是何事？』曰：『教康有為做幾天我看。』曰：『爾何故令袁世凱兵圍頤和園？』曰：『康有為言：變法先變服，變服從皇太后始，兵圍皇太后乃肯先變服。』曰：『爾何故置刀床上？』曰『康先生言：爸爸不變服，殺爸爸。』慈禧聞至此，無言墮淚，以為自家兒生不慧為人所愚，夫復何說，於是復訓政。

書中可令人噴飯處，大抵類是。

戊戌新政，李端棻由倉場侍郎擢禮部尚書（先命署理，旋予眞除），迨政變，不自安，以「濫保匪人」等語自行奏請議處，奉諭：「實屬有意取巧，未便稍從末減。李端棻著即革職發往新疆嚴加管束。」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卷一紀其事云：

……新會某孝廉，乃尚書典試粵東所得士，繼之以婚姻。戊戌會試，寓尚書宅，地近則言易入。當變政之前數月，新政逐日舉行，朝野震駭。尚書時爲倉場侍郎，封奏獨夥，均係變法維新，與平素舊學宗旨，大不相符。門生故舊，紛紛訕議。余目覩黨禍已成，竊代憂之。七月杪禮部堂官不爲司員王照代奏事件，奉旨六堂同日褫職。尙書超擢禮尙。八月朔，由通還京，余謁之於邸第，謂公曰：「交非恒泛，不作諛詞。今日爲公賀，恐明日將爲公弔耳。」公愕然。時公門人貽司業穀亦在坐。公曰：「然則何以教我？」余曰：「時局如此，成敗利鈍未能逆料，祇有謝病辭官，尙是保身一法。」公曰：「初三日到任，已傳知闔部曹司，並發諭帖，此事豈能中止？」余謂：「從前乾嘉時代，和珅擅權用事，閣中某中丞時爲蘇撫，與和素通聲氣，後知和將敗，恐罹黨禍，亟思請疾而又無詞可措，爰於大朝會時觀瞻所繫，故作失足昏暈狀，具摺請假開缺，卒免於禍。公盍仿而行之？」公躊躇未決。貽君曰：「此計甚妥，師座若肯棄此官，門生亦願棄徵職，從公優遊林下。」越日公赴部履新，部中土地祠祀唐韓文公愈，例須行禮，公於行禮時故爲失足不起，衆目共覩，忽忽扶歸，即繕摺請病假二十日，貽君亦同日請假，風義可佩。此假期內，波譎雲詭，幸在旁觀。迨十五日張侍郎蔭桓奉旨遣戍，南城外士大夫羣相議論，全集矢於公。公不得已，具摺自行檢舉，奈是日適有內監他案發生，東朝震怒，閱公奏疏，謂爲有心取巧，仍從重論發往新疆効力贖罪。……

端棻以政潮坐新黨獲譴，本自光明，乃輕徇人言，託病請假，作觀望之計，弄巧成拙，博得「有意取巧」之惡評，甚爲不值，良可惋惜耳。張蔭桓與端棻之獲譴，係八月十四日十九日先後發表。「新會某孝廉」，指梁啓超，端棻己丑典試廣東所得士，妻以女弟者也。「夢蕉亭雜記」彙敘李張發遣情形，前已引錄。（見本報第十三卷第四十期。）

合理化的衛生

用海王牙膏

吃久大精鹽

海王老牌



久大精鹽化在水裏，是透明的。普通粗鹽化在水裏，變成黑湯。諸君！出同樣的價錢，自然是吃久大精鹽，衛生而且經濟。

請將下角贈券剪下貼在信封上內附郵票五分寄即奉贈樣品牙膏一支

科學製造　選料最精
不攙皂質　絕無硬粉
消毒滅菌　去垢防病
黏度適宜　經久不變
品質超過舶來
售價反較便宜
諸君，用同樣的護齒品
自然是買海王牙膏
經濟而且衛生。

海王牙膏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公司　天津法租界
工廠　河北塘沽

經理處　天津　上海　杭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岳州　長沙　湘潭　常德　等埠

海王牙膏華南總代銷處〈上海法大馬路中匯大樓一一一號　電話八五〇三七　電報掛號四五八〇〉

品券

久大副產品華南總代銷處
中匯大樓一一一號

由　省　縣　寄

反抗（三）

葉鼎洛

十一

但是東家忽然也愛起藝術來。在我們那城裏有一個沒有人去理他的老名士，是前清的舉人，會做詩，也會畫石頭和松樹。但那時候已經八十多歲，住在一個破院落裏，出來走路是顫顫巍巍的，好像家裏並沒有兒子和女兒，早被人家遺忘了。據傳說，在前清，曾有過朝貴來請教他的畫，又有過道台到他那裏去投過門生帖子，所以人們知道他畫得好，並且知道他是有聲名的人。但據傳說，朝貴們拿了整段的洋錢來請他畫，他不願意畫，卻偏和剃頭師父們來往，常把畫去換鴉片吃，就是別人來投門生帖子的時候，他也只是坐在茶館裏和賣茶的說話，並不立起來施禮，所以人們又知道他是古怪的人。但那時候，這些故事和他的人一樣，早被人們遺忘了。然而我們的東家，卻忽然和他來往起來，用東家的胞兄作引線，常常請老畫師吃麵，吃餃子，少奶奶又特別做些菜送去。東家的哥哥一手托着楊柳青，一手扶着那老頭子，穿前落後的招呼他。

「老先生好好地走，這是下橋了！」

「老先生把這幾條鮮魚帶回去，做湯吃罷！」

「新韮芽上市了，等我們做些餛飩送到老先生那裏去！」

他們常常對老畫師說。

東家是摸着了那老畫師的脾氣，知道他的畫不是錢可以買得到的，（假使要用錢買，這畫東家自然又不要了！）又知道老年人和小孩子一樣，除了吃以外，已沒有別的慾望，所以常請他吃東西。又知道老頭子寂寞，所以做出兒子般的和他親近，這麼一來，縱使東家是個市儈，並非名士，也不會畫畫，也頗打動了老畫師的心，老畫師心裏一感激，一高興，東家便趁勢送上了上好的夾貢紙。於是一年到頭，老畫師的畫，那出了名的松樹和石頭，全到了東家手裏。東家便又叫個人來一裝璜，——但是東家要這些畫做什麼呢？我們的東家一年要走一趟上海，這些畫便在上海推銷了。

東家在綢緞商之外又兼充了畫販子，假使家家戶戶把畫當作衣裳穿，這買賣更比綢緞生意好，但靠了這畫，東家一年到頭在鴉片上的浪費，大概可以塡補過來了。但東家原是市儈，連字的好壞都不懂，所以又必須叫我將這些畫送到十里

書報簡評

宗珏

「鷹之歌」

麗尼作　文學叢刊之一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　一九三六年八月　價三角　頁一五一

對于麗尼的散文，我一向有一種偏愛，我讀過他底「江之歌」和「黃昏之獻」，如今，我又在讀他的「鷹之歌」了。其實在「鷹之歌」里有三篇散文，還是從「江之歌」里抽了出來，重新編進這個集子里去了。那是：——

「夜店」，「鬧市」和「青蠅」。——「青蠅，」在「江之歌」里的原題是：「我們全都做了一隻青蠅」的，如今則删去了上面的幾個字。

在「鷹之歌」里，作者把三十四篇散文，分爲六個部分，他用小標題標着：「鷹之歌」，「原野」，「鬧市」，「簷鈴曲」，「歸來曲」，「夜間」。一如「黃昏之獻」那部散文集那麽編排。……

讀過「江之歌」之後，我忽然有所感觸，我也好像有點「自負」，我該是看到作者底作品里的「世界」了。我說：「他觸着了這黑夜中蠕動着的人們的靈魂，從憂鬱的，陰暗的宇宙中，透露着這悲苦的時代底受難者們的足音，而且，他在隱示着對黎明之期待和頌讚。」不想這幾句話，居

外的另一個畫師那裏去品評。東家所以給了我這差使的，別人都以爲我是喜歡畫的人，但我卻猜到了他的心，他只因爲那一個畫師，是我小學校裏的先生的原故，因爲我和那畫師有師生之情，所以東家不必請他吃麵吃餃子了！商人原是最有算計的。

於是在最冷的冷天，最熱的熱天，我又流着汗，害着凍瘡，挾着那一卷一卷的畫，在毒日中，在狂風中，十里十里的，一蹓一蹓的走起來。

但別人並不知道我流汗和害凍瘡，全店的人都以爲我得到了東家的寵愛了！朝奉們便發了議論說東家歷來一共有過兩個心愛的學生，一個早已出了店，在南京某某字號中，一個就是管外賬的，第三個心愛的學生，大概是輪着我了！他們便說我寫的字和東家一樣，那個在南京的人寫的字也和東家一樣，因此大家說我是天生的聰明！

師兄們對於我卻分外不舒服起來。起初，有一個姓姜和一個姓鄒的和我拜把子，我們買了梅紅帖子，上面寫了「義結金蘭」等句子，也曾到關帝廟裏去磕頭。然而不久，那姓姜的卻第一個扯碎了那帖子。從此他便特別注意了我的行動，一有錯兒，便故意在東家在的時候教訓起來，有時候，還特別大聲和我吵架子，甚至用許多卑汚，下流，齷齪的咒罵和舉動來侮辱我了！

舖子裏最快樂但也最苦惱的是過年節。快樂的是大年初一有一天完全的休息。苦惱的是除夕通宵的勞碌和年初二的盤貨的事，但這也只是指我個人而言。

除夕舖子裏是不做買賣的。原因人家都忙着過年，已經沒有人來買穿的東西了。所以吃過晚飯就把櫥門都上了起來，只讓燈光輝煌地照着空落的店，這晚上，二奶奶拏出渾身手段，做了酒席送到店裏來。東家也趁早過了癮整晚捧着水烟袋立在櫃台裏。外賬先生，那小胖子不息地打算盤，開條子。朝奉們都點了燈籠出去收賬。我就終宵來來往往的打電話，送莊款，冲茶，送點心送飯，也得收零碎的賬，總之是別人不願做的事就給我做，別人乏了的時候，就是我去代理，店裏的人很多，事又很多，誰都有使喚我的資格，所以我是終宵的手足不得休息了。

到天明，我去上上門，人們都乏了，都去睡覺，而我卻必須各處去收拾了預備新年。等到勉力把諸事做完我便只得像死了似的躺在地板上。然而元旦日，有一天的休息，朝奉們，師兄們惦着賭博的事，又都一骨碌爬起來。他們在天棚底下推天九，趕老羊，我在睡夢中聽得骰子在碗裏響亮，人們大聲吆喝，卻有人把我死拉起來，叫我去冲茶，這就好像將我蜷曲了的血管神經猛地拉直似的，這一忽兒熬刑般的痛苦，我永不會忘記的！

第二天就得盤貨，即是說要把全店的貨物，盤査所剩多少，清理一番，成千疋綢緞，散了開來再重新紮起，成千疋花標從頭量到尾，重新捲在板子上，成百個包，成千疋花旗布，竹布，斜紋布，也得打開之後再捆好，其餘絲線，羽緞，顧綉，花絨，洋毛繩，都得重新費一番整理的手續，這都是在東家的監察之下，朝奉的度量和外賬先生的登記之後一一做好，捆好，疊好，包好，捲好，這樣繁重的工作就在一天之中都得做完，便可想見我那一天的勞苦了。

然無意中說中了他的未來，在「鷹之歌」的「後記」里，他說出了自己的供狀：——

在黑色的翼上，我飛翔着；在昏暗的林藪里，我休息着。然而一樣地，

我懷着一顆企望黎明的心。

這顆「企望黎明的心」，在「黃昏之獻」里也已經生了芽。作者老早就意識着要結束他個人的悲哀，他說道：「個人底眼淚，與向着虛空的憤恨，是應當結束了。一九三二年以後的兩年間我不敢再寫一個字：我已經沒有眼淚爲自己流出，我的眼睛也不能祇向着虛空，而稱我自己爲『一個烏有』」。讀了「黃昏之獻」之後，我也說過：「他的心和『無數萬萬』的心合成了一道河流。我覺得這好像是一株新芽在春雨後滋長。這是作者從個人的悲哀轉換到對殘酷的現實的呼籲」。我以爲，他是預備撇開了個人的悲哀，走向現實的路上去了。由于這個原故，我才敢說：「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作者對于未來的期待，他在『恐怖』的『死城』中『掙扎』，『向前進』，『在黎明之前的時候，我們底拳頭又在血液之中揮舉了』。……這，更說明了繼着『黃昏之獻』之後的『鷹之歌』，作者如何在掙脫了他個人的悲哀」。

在「鷹之歌」里，作者這個意識

經過這樣的一天，又正在勞瘁的除夕之後，所以我的渾身差不多腫脹了的疼痛，然而東家却不肯犧牲一天的買賣，第三天就開了門，於是一年的忙碌又開始，在我的意識中，死心塌地，永沒有休息的希望了！

這樣的店徒生活，精神上的苦惱，肉體上的痛苦，使我心中鬱悶，偏生我又是身體孱弱，經不起摧殘，而且生來是受了壓迫看不慣諸般醜態的性格，資本家的凉血的殘酷，朝奉的愚蠢的諂佞，師兄們的鬼祟的下流。全店的人處於一人的威脅之下，可是却把什麼規矩看做天經地義，習慣於一種奴隸性中過着自譽自解的牛馬生活，却又都希望一朝交運，自己能做東家，將別人的傳授再去壓迫別人！在同一淫威之下，朝奉們，師兄們却又彼此妬忌，傾軋，兕咀，彼此找尋彼此的錯兒，很奇怪的是他們從來不會妬忌東家，兕咀東家，身受壓迫而不自知，這完全被「規矩」兩個字蒙住了！除了在羽緞角洋標包皮等等細小的物件上打算外，朝奉們是不知道什麼叫做「反抗」的！商人會壓迫別人，却不會反抗壓迫，所以商人是不知道反抗和革命的！

朝奉們彼此希望別人倒霉，希望別人被東家辭退，同事中永遠彼此存着幸災樂禍之心。有一次管貨房的穆先生做了一筆花賬，將染坊裏的布做了幾十疋的手脚，忽然被外賬先生查出，又被那和他因爭洗浴水而結怨的劉先生去報告了東家，於是被東家請了薦頭來，辭退了。穆先生好幾天沒有到店，那一天，臉子落了肉，拖脚掛手地來取舖蓋，全店竟沒有一個人再去睬他，都漠然望着他出去，然後大家再來議論，每人都說早知道他有一天要做賊的，這件事也很使我暗中不平而且難過。

撇着一肚子悶氣，我只想離開那舖子。但我既沒有自立的能力，家裏又是過分的窮苦，而且父母還在我身上築下了衣食的希望，所以在鬱悶之外，又加上幾層苦惱，常常在病乏之後通宵不寐，思前想後想我的出路，這裏面又常隱隱含着想報復的心，雖然毫無把握和辦法，但心中總只是湧動着一股怨毒的厲氣，想怎麼能有一天，將那受了我四個頭的那小子踹在脚底下來踏遍，將那橫行霸道小兎崽子用手來撕破，而且想怎麼能够來警斥那些猪狗似的恬不知耻的朝奉們，怎樣來懲戒那些愚蠢無知的師兄們，有時候却又想怎麼能够使一旦握有商業上的權力，設法來改革這商界中惡濁和黑暗！這當然都是當時我的由於滿肚子委曲而起的小孩子見識，但是也寔在就是使我終於脫離了那舖子的原因。

我又想一個沒有殘疾的人，以天下之大，那裏不能去得，天高地厚，四面八方，要想活着很容易，什麼事情不能做，同樣靠自已的力氣，到那裏都能維持生命，何必定要在壓迫之下受別人的欺侮？如果窮人在世界上到處免不了受欺侮的話，那我寧可離開了一切人羣，到荒山野地，鑽木取火，構木爲巢，像野獸般吃樹根草皮，也總是獲得天賦的自由！而竟使一個人失去本來的自由，離開天然的快樂，忘記原來的根本，却偏是無可奈何地在火坑中煎熬的原故，只是因爲受了別人的包圍，受了身外的一切的牽掛，我這樣的想着，我內心越受壓迫越是加强反抗，越受折磨越變孤僻，所以從那時候起，對於社會，家庭便

着要掙脫個人的悲哀，並沒有使他失望。這新芽已經漸漸地成長了起來。在「黃昏之獻」里我們看到作者底積極的一面：是「紅袍」。如今，我們已經看到他投在「行列」的巨流之中了。你聽吧：——

行列如同旋風，如同怒浪。我如同被拋擲在暴風雨的海里。

然而他不是沒有猶避的，他自己是一個小布爾喬亞，是一個知識份子，當他看到這個偉大的「行列」，這隻「巨長的獸」的時候，他發覺自己似乎太「脆弱」了。你聽他的自白吧：——

我爲什麼是這樣蒼白而脆弱呢？我爲什麼還不能湧起慚愧的血色？我需要一點血色，使我能合着這行列底步調，使我能和牠不致現得太不合適的。

他察覺隊伍是「增大着，增強着——人們手挽着手，在向前進」而自己却「落在了行列底後面」。這，對于他不能不說是一個最大的刺戟和鼓勉，終于：他的「手也被挽着，在向前進了」。而且，「那挽着我的手我發覺是漬滿油污的」。他看到行列的「嘶吼」，也看到：——

毛瑟底皮囊響着，厚重的皮鞋囊着，鞭抽着，人們呼叫着。

他不能安靜了：——

我戰慄着，我不能諦聽。似乎

存着敵視的心，而最可惱的，便是人們的愚蠢！好像那些朝奉們，又好像我的父母，明明展轉於窮困的泥塗，却全不想一點辦法，最可惱的是成天只在無濟於事的鬼祟事件上操心，而把根本的道理拋開，徒然在「運命」和「老例」的見解之下，害了自己，又害別人，受別人壓迫，却又準備去壓迫別人！

由於許多鬱勃的堆積，有一次我竟起了一個無賴的念頭。那時候我正在提三百洋到錢莊上。我想最好在這樣的機會，先將洋錢藏了，（那時二三百洋可以算得一筆數目，在我的心中更是一筆鉅大的數目，）然後用刀子自己將大腿上，胳膊上不致命的地方剁上幾刀，然後血淋淋地走回去，說那洋錢給强盜劫去，因爲爭鬥，挨了幾刀，這樣一來，可以使東家吃一次小虧，又可使全店全地方震動，而我又掩去了偷盜的劣跡，而且我的父母便可去向東家說話，要求一筆養息的費用，我自己就可以攜了那藏銀逃走他方。這誠是一個悲壯巧妙的計策，可是不用說我並沒有能够寔行。然而就此一種念頭的起來，也可以想見我當時的鬱勃了！

十二

這樣的店徒生活，我過了兩個年頭，起初只是忍耐，後來只是鬱勃，一天天堆積着這鬱勃，已有一觸即發的形勢，起初我是被那所謂規矩制挾住的，見了東家，朝奉，師兄們，東家的兒子，只是害怕，到最後幾個月，不知怎的漸漸的橫了心，不顧受那箝制了，非但不見他怕，反而蔑視起他們來了。這是因爲一個人受壓迫到極點，怨恨到極點，只要不是全無性氣，全無知識的人，他自然會走上最後的準備犧牲準備肉搏的路的！當時我想即使做滿了三年，出了師，前途也是同樣的沒有希望，同樣的未必能養活我的不負責任的父親和沒有能力的母親，倒把我這清白的身體，可貴的青春，宜于做別的事情的資質，或許另可發展的希望，在一羣勢力的，愚蠢的，卑汚的自甘屈伏的豬狗似的人們的訶斥，譏笑，擠軋，辱駡，磨折之下犧牲，那我何不索性鬧他一次禍，給他們一點兒震驚，出一出我胸中的惡氣，同時也給許多卑劣的朝奉，徒弟出口氣，做個榜樣給他們看看，或者許能在他們麻木的心中喚起一點覺悟來呢！

主意已定，在最後一次決裂之前，我先神經病似的示起威來，第一步是對于所有的人表示倔强，絕對不服從命令，次之是凡有惡聲一概的反答，再次是故意毀壞東西，又故意和別人吵架，將該做的事情不做，堂皇地到外面去閑逛，往往一去半天不回來，回來時候便故意在天棚底下大聲說我因爲受不了悶氣，到那裏去玩兒了。並且自言自語的大聲批評一切事情的不對，又表示看不起所有他們那些沒知識的人。起初朝奉們大不以爲然，師兄們又暗他裏高興，以爲我自己在那裏作賤，討苦吃，很有幾個人板着臉子來訓戒我，但我只是瞪着雙眼，挑最大胆的話去堵他們的嘴。很奇怪的是那幾天東家竟不注意這些事。（我猜想他是打定主意，可以藉口將我趕出，便吞沒了我那飯錢）最後站頭櫃的看不過去，便以他的責任來鎮壓我，但我却一變歷來馴良屈服的態度，對他絕不含糊地說：

有熱淚要流出我底眼眶！我不能張目觀看。

只這一點，我們已足夠証明作者不是在向着「虛空」「憤恨」。而是堅定了自己的腳步，走入另一個現實的境界了。

自然，在這里，也並不說已經完全沒有了過去的陰影，那陰影依舊是纏綿在作者的邊沿，只要是孤獨的時候，它就悄然出現了，在「獨感」里，他憶念着：那鷹：——

我看過鷹飛，也聽過鷹底歌唱，而如今，鷹是乏了。

鷹乏了，想息于山岩之上，沈默着，垂着雙翼遮住他的爪子。

疲乏麼？是的，有一日我也會變得疲乏起來，感覺得山路底崎嶇不再適于我底脚步了。

到那時，我將默坐在陰峻的岩上，雖有深壑在前，也無畏懼的心思。

山雨會來的。我將不自主地流出感激的眼淚。

另外的兩行！——

想一想長途的跋涉，千重水和萬重山！但是，那些留下了什麼痕迹？

日以繼夜的煩惱祇是將心靈剝蝕得更爲貧困而且破落起來了。

使我想起了「黃昏之獻」里底眷戀的辭藻：——

我比不了有些賤胎子，我受不了這些規矩，用不着別人給我發愁，有甚麼事，我一個人來拚了！」

這種話一出去，果然使全店的人震撼了，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撒潑的學徒，而他又永遠想不到什麼「反抗」「革命」等名辭，在衣食上計算得很利害的他們，也永遠不會存下犧牲的心，又不懂什麼神經錯亂，什麼變態等等花樣；所以他們怎麼也不明白我的意思，對於我的行動只是覺得迷惑恍忽，並且害怕起來，躲閃起來，幾天之中誰也不敢來沾惹我，他們也斷定我不能在店裏存在，便再不願和我發生牽連，免得連累了他們自己。看了這種懦怯躲閃，我心裏只覺好笑，又是可憐！

東家的不動聲色，我知道他是一定在進行把我擠出舖子的手續，他有他的聰明，看見我來意不善，也不來兜搭，他是怕失了自己的身分，在大衆面前吃眼前虧。的確那大烟鬼，只剩下一把骨頭，我是準備趁個機會揍他一頓的，會打算的他竟如此以柔綏的手段避免了，直到現在我還引爲一件恨事！

但我又打定主意，我以爲既然是店裏的人，即使你想擠，也得讓我放肆到心滿意足了走，並不犯什麼法律，諒來不能叫巡警，士兵威逼我，所以很可以索性放肆幾天，門也不上了，一切的事都是師兄們代理，白天我搶着吃飯，晚上搶着睡覺，喝人家冲好了的茶，用人家洗好了的碗，原來人只要把心一橫，在適當的範圍裏面，倒可以逍遙自在，對反弱爲强，受壓迫的人，只要下决心，便可以把對方壓下去。這話，我特別要請人們記住！

於是事情的爆發漸漸開始：有一天下午，吃了飯之後，我照常將堆積如山的貨物置之不理，只躲在招牌後面那小衖堂裏睡覺（因爲那裏直通貨房，黑暗中拼着幾張板舖，還本是被幾個老資格的朝奉佔據着的），只聽得外面潮水般忙着的做買賣的熱吵的聲音。東家的抽水烟的聲音，就在這裏面進進出出，我知道他正是以全副精神走來走出監督着的時候。不多時，便聽得他忽然發覺了似的高聲問道：

「某某呢？」

就聽得暫時是誰也不敢多管閑事的沒有回答。後來其中便有一個師兄的出尖的聲音道：

「怕在後面睡覺吧？吃過飯就不見了！」

於是不多久，就聽得東家的水烟袋聲音吱嘍吱嘍地向貨房裏走來，走到床邊立定，黑暗中翹着了我的腿，低下頭來朝我的面孔一端相，說：

「不是某某嗎？」

「是呀，」我說，睜着眼睛躺着不起來。

原來我的進店由于我的舅父介紹，而我的舅父原是本地紳士之一，所以這時候東家雖然充滿了我意想之中的盛怒，因爲想起了我的舅父，便又將這盛怒壓下去，既不想失去他的尊嚴和店裏規矩，便只得替我造出一種理由來說道：

「怎麼？你今天大約是有病罷？」

但我却報以惡聲，乾脆說：

「我沒有病，很康健！」

這話可把他氣炸了，他於是大聲問：

「既沒有病，爲什麼在這兒睡覺？」

「我想睡覺，正和你想睡覺一樣，誰也管不着！」

「原來你是到這裏來享福的嗎？」東家一發怒，水烟袋的頭子也掉到地板上去了。

「我不想享你那樣的福，可是也不願受我這樣罪！」我說。

事情已成僵局，下不了場的東家，只得拾了

說是你應該在夢中歸來就我，
然而，這崎嶇的山路，就是你底
夢魂也將不堪其艱難的跋涉呀！

然而，在這里，這些「自艾」大抵都已經帶着一些咀咒，而且是含蓄着對未來的期待了。比方，在「鷹之歌」里，他唱：──

南方是遙遠的，但我憶念着那
南方底黃昏。
南方是有着鷹歌唱的地方，那
嘹唳而清脆的歌聲是會使我忘卻
憂愁而感覺興奮的。

他咀咒着自己，也咀咒着那殘酷的現實，那「廢圩」。他雖然流淚，然而他也期待着那黎明：──

『一整個世界變成了黑暗；新
的希望是一個艱難的生產』。

我們不能深怪這位熱情的作者。他還年青，他不能絕對沒有一絲毫的眷戀。他自己說：「我有過一個憂愁的故事。每一個青年的人都會有一個憂愁的故事。」這話是非常確實的。在新和舊的交替之間，我們底熱情的星火，也常常會在舊夢之中，──那一堆殘餘的灰燼里，燃燒起來。我們會絲毫不自覺，在那個陰影中流出了熱淚。……

這也許是一種酸辛而苦澀的酒，可是一當酒醒了時，紅紅的火焰，便將燒起自己底新的期望，那是黎明。

──

水烟袋的頭子走出去。我們的衝突未必被外方的人聽見，但是全店的人也彷彿覺得我的事情格外嚴重了。一個人要在羣衆之中，存心闖禍，心理上寔在不大舒服，也可以說是十分的窒悶，在那店裏，我覺得完全已處孤立之地，成了他們的局外人，許多人的眼光，無論是惡意的，好意的。都已不再落到我的面上來，誰的臉上都是一種怪模怪樣的表情。我的面孔也是無可伸縮地板着了。

朝奉們的胆子都是曾經被壓扁了的，所以就是看見這麼一點兒事，而且都是和他們無關的，也竟都是戰戰兢兢惟恐大禍臨身的一個個格外變得拘謹起來，每個人好像都在心裏警戒自己說：「當心點！他原是自作自受，趕緊遠遠地離開他，別讓連累了自己！」這裏面是否也有兎死狐悲的感想，我寔在不知道，但我看到這樣子，却格外的氣憤，格外的嫉恨了。

但要不是那不知好歹的東家的兒子，我的離店或者還不至于那樣爽快。原來那少不更事的小壞蛋，還不知道我已存下預備撒潑的心，依然把我當作馴羊般的欺侮。隔了兩天的晚上，我照常在櫃台上做我自己的工作，許多人都遠遠地離開了我，他却仍然居心不良的來兜攪我，在幾句吵架之後，他便兇暴地毀了我心愛的器具，我發誓說要他賠償，而他却更進一步的扯開我的抽屜，將我所有的東西全丟在地板上用小脚踐踏，並且到賬台上去拿了墨筆塗抹我的衣服，這一來將我二年來所有怨氣一朝提起，不得不借他那細小的個兒來報復我平常受的，我却把他引到櫃台外面的那天棚底下，便將他扭結起來，任他拳打脚踢，只是將他的小腦袋向櫃台不絕地撞去。

那小東西雖然兇惡，再沒有想到一個當學徒會使出這種威風來，不用說吃了很大的虧。而最奇怪的這時候那些朝奉們也只都在遠遠的站着，並不來拉扯一下，我知道他們一則因爲怕連累了自己，二則平素都受過他的欺侮，所以樂得袖手旁觀，三來又可以如此擴大我的過失。然而我全不計較這些，我把他撞到適可而止，讓那小東西去嚎啕大哭，去告訴他的父親，他的母親，我只是靜等我的東家把我攆出去！

那晚上，很奇怪的是我睡得特別安靜，這只因爲我諸事早已打算，而且只因爲將一肚子的氣出完了！

第二天，東家一乘轎子抬到我舅父家裏，而那晚上我便被舅父叫了去，我記得那是個清整的秋夜，皎月當空，舅父坐在葡萄棚底下喝酒，我便低着頭坐在他的旁邊。舅父不知道一切的經過，還只以爲我是一時的感情的衝動，頗有願意竭力給我挽回的意思，但我却表示不願再去做奴隸了。

我的店徒生活便這樣爽利的告了結束，一禮拜後，在許多朝奉們的瞪視之下，我去取了我的簡單的行李，一具板箱，一個舖蓋，把我吞了下的那店又把我吐了出來。當時我的前途雖然毫無把握，雖然回到我的貧困的家裏，想到許多人生的困苦，免不了下淚，然而我覺得已經重新生活在自由空氣之下，重新得到了我自己的一切了。

你聽，在鷹飛翔着的時候，他們曾說：——

……『在火焰之中煅煉着自己』；……由廢圩之中會生長出新的生命，……

是的，我們要「在火焰之中煅煉着」我們自己，要克服了個人的悲哀！我說過，在「黃昏之獻」里，作者已經漸漸「把視角轉向『祖國』，轉向『世界』」了。他的眼淚不是個人的眼淚，他是爲了『祖國』而流淚的」。可是到了「鷹之歌」，這部新的集子里，他的視角就擴得更爲廣大了。他「同情着生活在他周圍的一羣，這一批在生活圈中奔撲着的受難者：死去了年青的兒子的老婆婆（『夜店』）失去了土地的農民（『鬧市』），生活在『潰爛的都市底邊沿』的人（『我們全都做了一隻青蠅』）。……」（節錄我底「江之歌」評）等等。

在作者，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新的開端。可憐這開端，還有點不太統一和連貫：不論是題材，或者文章的格調和情緒。頗使人不期而然地覺到有些零亂之感。——說一個肯定的字眼，是近乎「駁雜」。

讀了「黃昏之獻」，我們覺得作者的情緒是非常貫串的，我們幾乎爲那些悱惻的詞句，感動得要流淚。在「鷹之歌」里，我們則如進了五光十色的陳列館，或者百貨商店，得不到

小砦（五）

沈從文

本地吃碼頭飯的女子，多數是有生意時應接生意，無生意時照例有個當地光棍，或退伍什長，或稅關上司事一類人，由熟客成爲獨佔者，終日在身邊燒烟談天。這種塌茸男子當初一時也許花了些錢到女人身上，後來倒多數是一錢不出，有的人且吃女的，用女的，不以爲恥。平時住在女的家裏猶如自己家裡，客來時才走開。這種人大多是被烟毒薰得走了型，毫無骨氣，但爲人多懦而狡，有的且會周張，遇碼頭客人生事鬧亂子，就挺身出面來說理，見客人可以用語言嚇詐時，必施小做作，藉此弄點錢。有時花了眼睛，認錯了人，訛人反被人揪住了把柄，就支支吾吾迯開，來不及時又即刻向人卑屈下流的求饒。挨打時或沉默的忍受，或故意呻吟，好像即刻就要重傷死去的樣子，過後却從無向人復仇的心思。爲人儼然深得道家「柔則久存」的妙旨，對人對己都向抵抗極小的一方面滑去。碰硬釘子吃了虧，就以爲世界變了，兒子常常打老子，毫無道理，也是道理。但這種鼻涕似的人生觀，却無碍於他的存在。他還是吃，喝，睡，興致好時還會唱唱。自以爲當前的不如意正如往年的薛仁貴，秦瓊，一朝時來運來，會成爲名聞千古的英雄。唱武家坡，唱賣馬，唱到後來說不定當眞傷起心來了，必斷着個嗓子向身邊人嚷着說，「這日子逼死了英雄好漢，拖隊伍去，拖隊伍去！」其中自然也就有當眞忍受不了，下山落草，跑了幾躺

一個整個的體會。這——，也許是編排上的原故吧：有時我們反覺得好像「江之歌」那部小集子還連貫一些。我把「江之歌」當作那部小集子底「全書的序曲」。在「黃昏之獻」里底「漂流呈獻曲」，也是很現成的前奏。然卽在「鷹之歌」里，則已完全兩樣了。……

作者的意思，大抵是把寫慘淡的農村的描寫收集在「原野里」，把都市的描寫集在「鬧市」里，其餘大部份都是在寫自己個人的情緒。我嫌他這樣的排列不很一致和統一：比如「五月，」「噩夢，」這兩篇底「瘋狂」的情緒，和「歲暮」底「茫然」，而且悠閑的筆調放在一起，讀起來就有點不大合適。……

這也許是無謂的哆嗦，但是，我想至少總該不是多餘的話。

空洞的情緒和現實放在一起，常常會感覺到一種莫名其妙的空虛。我是說，作者要是和現實隔離，或者不很深切，在作品里面的「嗥叫」，就不免變成空洞。在「原野」里，我有些這樣的感覺。我知道作者是有很深邃的寓意，投放在這幾篇作品里的。比方：——

天上沒有片雲，有的祇是繁星和一鈎鐮刀月。

不下雨的日子，從繁星到火熱的太陽，輪廻了六十五次。

生意，或就方便作坐地探子，事機不密，被駐軍捉去，經不住三五百板子，把經過一五一十供出，牽到場坪上去示衆，臨刑時已昏頭昏腦，眼裏糢糢胡胡見着看熱鬧的婦女，强充好漢，勉强叫着，「同我相好的都來送終！」沾點口上便宜，使得婦女們又羞又氣，連聲大罵，「刀砍的，這輩子刀砍你，二輩子刀還是砍你！」到後便當眞跪在河邊，咔嚓挨那一刀，流一灘血，拖到萬人坑裏用土掩了完事。

桂枝別有眼睛，選蕚背不和人相同，不找在行人却找憨子。憨子住在河邊石壁洞穴裏，身個子高高的，人悶悶的，兩個膀子全是黑肉，每天到山上去挖掘香附子和其他草藥，自食其力，無求於人。間或興子來時，就跟本地弄船的當二把縴，隨船下辰州桃源縣。照水上規矩下行弄船只能吃白飯，不取工錢。憨小子搭船下行時，在船頭當槳手，一錢不名，依然快快樂樂，一面呼號一面用力蕩漿，毫不含糊。船回頭時，使把

工錢預先支下，在下江買了禮物，戴合記的香粉，大生號的花洋布，帶回來送給桂枝。因爲作人厚道，不及別的人敲頭掉尾，所以大家爭着叫他憨子，憨子便成爲這青年人的渾名。憨子不離家，也不常到河街成天粘在小娼婦身邊，不過上山得到了點新鮮山果時，才帶到河街來給桂枝，此外就是桂枝要老娘去叫來的。人來時常常一句話不說，見柴砍柴，見草挽草，不必囑咐也會動手幫忙。無事可作就坐在灶邊條櫈上，吸他那枝老不離身的羅漢竹旱烟管。一面吸烟一面聽老娘談本街事情。本來說好留在河街過夜，到了半夜，不湊巧若有粮子上剛徬來搭鋪過夜，憨子得退避，就一聲不響，點燃一段廢纜子，獨自搖着那個火炬回轉洞穴去，從不抱怨。時間一多，倒把老娘過意不去，因此特別對他親切。桂枝也認定憨子爲人忠實，有包涵，可以信托，緊貼着心。

鹽客昨晚上在此留宿，事先就是預先已約好了憨子，到時又把憨子那麼打

「是不平常的年頭啊！是不平常的年頭啊！」
號叫的村莊，被恐怖所包圍了。
狼嗥着，在曠野，紅着眼，拖着瘦長的尾巴。
「我們飢餓」！

……………………

瘦長的影子，巨大的羣——喘息，而且嗥叫，移動着，奔跑着，衝突着。
田野里佔據着飢餓的大羣，伸出了瘦長的舌頭，仰望着天上。
天上，有的是星羣，和一把鐮刀。（「狼嗥」）。

所以，我反而覺得作者在「行列」里寫的比之這樣的描述尤爲眞摯，他一點也不掩飾他自己。在這里，有着羣衆的情緒，也有着他自己；因爲是在羣衆的洪流里，所以，他顯得自己是渺小，是脆弱了。這是他之所以動人的所在。一件藝術品的眞摯，並不是如攝影機那樣的攝影，它是從羣體之中烘托出了自我，因之而使我們視爲珍貴。

在這部新集子里，我比較喜歡那首「簷鈴曲」，我輕輕地體會着那種情調，是幽怨，也是悲鳴；作者在這

發回去的。

老娘燒了鍋水，把雞宰後，掐開水燙過雞身，坐在腰門邊，用小鉗子拔雞毛。正打量着把雞身上某部分留下。又想起河中漲水，三門灘打了船，河中一定有人發財。又想起憨子，知道天落雨，憨子不上山，必坐在洞中望雨，打草鞋搓草繩子消磨長日。老娘自言自語說，「憨人有憨福」，不由得咭咭笑將起來。

桂枝正走出房門，見老娘只是咭咭笑。就問，「娘你笑什麼？」

老娘說，「我笑憨子，昨天他說要到下江去奔前程，發了洋財好回來養我的老。他倒人好心好，只是我命未必好。等到他發洋財回來時，我大腿骨會可做棒槌打鼓了。」說了自己更覺得好笑，就大笑起來。

桂枝不作聲，幫同老娘拔雞毛。好像想起心事，吁了一口氣。

老娘不大注意，依然接口說下去，「人都有一個命，生下來就在判官簿籍上注定了，洗不去，擦不脫。像我們吃這碗飯的人，也是命裡排定的，你說不吃了，幹別的去，不是做夢嗎」？

桂枝說，「娘，你不幹，有什麼不成？活厭了，你要死，抓把烟灰一碗水吞下肚裏去，不是兩腳一伸完事？你要死，判官會說不許你死。」

「你眞說得好容易。你那知道罪受不够的人，尋短見死了，到地獄裏去還是要受罪。」

「我不相信。」

「你那能相信？你們年輕人什麼都不相信，也就是什什都不明白。『清明要晴，穀雨要雨』，我說你就不信。『雷公不打吃飯人』；我說你又不信。……

……。

里不止是寫着他自己，我知道有許多青年人都有着這樣的情緒的。聽吧：

——

簷鈴響着，我底計算就在那搖曳的叮叮響聲之中迷亂起來了。輕輕地撫着背脊上被烙印的新痕和舊痕，就知道即使時日不催人老，自己的頭髮也應當已經變得斑白了。

然而，兄弟們總該還是健在的吧？祖父們也許早已不再過着從前那樣苦惱的日子？……得不着一個回答，便想託簷鈴隨着風帶個信去，說羈囚異地的兒子已經在嘴上生出了髭鬚。

我知道，作者今後將要和許多青年去體會更多的可怕底境遇，這些情緒，自然不外一端而已。他說過他有『一顆企望黎明的心』，我想，這顆心正跟這時代的青年們「合成了一道河流」，大家都在期待。我們則更有待于作者：願他「肯定」了自己要學鷹唱，不要「變成了一隻烏鴉」！

老娘恰同中國一般老輩人相似，記憶中充滿了格言和警句，一部分生活也就受這種字句所薰陶，所支配。桂枝呢，年紀輕，神在自己行動裏，不在格言警句上。

桂枝說，「那麼，你爲什麼不相信鯉魚打個翻身變成龍？」

老娘笑着說，「你說憨子會發洋財，中狀元，作總司令，是不是？鯉魚翻身變成龍，天下龍王只有四位，鯉魚萬萬千，河中漲了水，一網下來就可以捉二十條魚！萬丈高樓從地起，總得有塊地！」

憨子住的是洞窟，眞不算地。但人好心地好，老娘得承認。老娘其實同桂枝一樣，盼望憨子發跡，只是話說起來時，就不免如此悲觀罷了。桂枝呢，對生活實際上似乎並無什麼希望，尤其是對于憨子。她只要活下去，怎麼樣子活下去就更有意思一點，她不明白。市面好，不關兵荒匪荒，開心取樂的大爺手鬆性子好，來時有說有笑，不出亂子，就什麼都覺得很好很好了。至于憨子將來，男子漢要看世界，各處跑，當然走路。發財不發財，還不是「命」？不過背時走運雖說是命，也要盡自己的力，盡自己的心。凡事胆子大，不怕難，做人正派，天縱無眼睛人總還有眼睛。憨子做人好，至少在她看來，是難得的。只要憨子養得起她，她就跟了他。要跑到遠處去，她願意跟去。

有隻商船攏了碼頭，河下忽然人聲嘈雜起來，桂枝到後樓去看熱鬧，船上許多水手正在抽纜放到簷上去，且一面向沿河吊脚樓窗口上熟人打招呼。老娘其時也來到窗邊，看他們起貨上岸。後艙口忽然鑽出一個黑臉大肩膊青年水手，老娘一眼瞥見到了，就大聲喊叫，

「秋生，秋生，你回來了！我以爲你上四川當兵打共產黨去了！」

那水手說，「乾娘，我回來了，紅炮子鑽心不是玩的。光棍打窮人，硬碰硬，誰願意去？」

桂枝說，「你前次不是說三年五載才回來嗎？」

那青年水手快快樂樂的說，「我想起嬌嬌，到龔灘就開了小差。」

桂枝說，「什麼嬌嬌肉肉，你想起你乾媽。」

這水手不再說什麼，抗了紅粉一捆條，攀船舷上了岸，桂枝忙去灶邊燒火，預備倒水爲這水手洗脚。

鹽客聽桂枝說話，問「是誰？」

老娘答話說，「是秋生。」

秋生又是誰？沒有再說及。因爲老娘想到的是把雞頸雞頭給秋生，所以又說「姐夫，這雞好肥！」

（未完）



時人彙誌

孟廷秀

孟廷秀，字俊升。年三十一歲，山西淸源縣人。一九二六年夏由銘賢學校高中畢業，是秋入燕京大學生物系，得有理科學士理科碩士等學位。一九三一年復入北平協和醫校解剖系教學，兼研究人體解剖學組織學等科。一九三六夏會赴日考察醫學教育。曾任燕京大學生物系助教。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動物學講師，北平協和醫校解剖系助教等職。現任中央軍醫學校解剖系教授兼主任。著作：一，組織學實習指導，二，組織學之設備，三，解剖學教授法，四，解剖學實習指導。英文著作有：

1. *The Internal Ear of the Shaker Mus musculus.*
2. *The Time and Order of Appearance of Ossification Centers in Mus Musculus*

編輯後記

本週北方戰事，平津發生巨變，震動全世，而日軍殘酷的暴行，尤爲舉世所共憤。本期仍由鑄成先生撰一專篇，詳記本週事件的經過。

× × × × ×

在戰事發動期中，金融和外交全是最值注意的問題，本期刊載的魏友棐與金錚兩先生的大作，全是在討論幾個切實的課題，極有研究價値。

× × × × ×

歐洲列强一年來爲西班牙問題所糾纒，無暇他顧，致令野心國家認目前爲遂行擴張慾望的良好時機，所以敢於肆行無忌。本期刊載的「西班牙內戰一週年」一文，將此問題作一回顧的叙述，可資參考。據本週的國外電訊，英義兩國關係，現時頗是好轉之象，結果或可促成西戰的及早結束，也未可知。

× × × × ×

津變中，南開學府橫受無理的摧殘，侵略者居心之狠辣，由此可見。本期特紹介「義學症武七先生外傳」一文，以勗國人。須知一個民族的文化，不是飛機炸彈，所能根絕的。倘使這種蠢笨的愚民政策可以成功，那末二千年前的嬴政早可以將中華的文化，一掃而空，更不待今日了。

編者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三十一期
民國廿六年八月九日出版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愛多亞路⋯⋯號
發行者　國聞週報社　電話⋯⋯
印刷者　上海大公報館　愛多亞路⋯⋯號

"THE KUO WEN WEEKLY"
181 Avenue Edward VII
Shanghai
China

分發行所

- 天津　法租界⋯⋯號路大公報館
- 南京　建⋯路⋯大公報分館
- [illegible]　馬路街四號大公報辦事處
- 上海　西⋯⋯大公報公館
- 漢口　湖北街漢潤里五號
-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 武昌　大公報分館
- 太原　大公報分館
- 鄭州　大公報分館
- 南昌　大公報分館
- 成都　⋯陽書報社
-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 無錫　茂記大房書報社
- 重慶　機房街一號建華公司圖書部

定價表

預定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國內日本	郵費 香港澳門	郵費 國外
零售	一冊	一角五	一分五厘	六分	一角五分
一季	十三	一元五	一角九分五厘	八角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	廿五	一元六	三角七分五厘	一元五角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	五十	五元	七角五分	三元	七元五角

寄欵以通用鈔幣爲限
郵票代價照九五折算

如須掛號每份另加八分
快郵每份另加一角二分
航空每份另加四角五分